

# 無齒的歌女

鳳子著

長篇小說



正言出版社

一

從晌午到黃昏，淡淡的陽光輕輕地偏向到墳園的西面，烏鴉忽然嘎的一聲劃過天空，聲音分外淒涼。

這是滬西郊外新闢不久的一所墳園，本來是約摸一畝大小的荒地，上海工部局覺得市民有這麼一個需要，便不大管事地圈定了這所公墓；因為是新闢的公墓，管理尚無專人，弄得蔓草沒脛，滿目荒涼，雖然這時候正是百花爭妍的季節，可時春天似乎還不曾眷顧到這一塊人跡稀少的地方來。

夕陽留戀在西邊的天上，黃昏像是無限的長。

在一堆新土的面前，一個穿着翻領襯衫的青年，正蹲在一塊石頭上，他呆呆地

像一無所知，一無所覺，手上拿着一根樹枝子，一遍又一遍地在鬆土上劃着字，仔細辨認，才看出是：

「秦小芹」。再寫也還是：

「秦小芹」。

反復無數次地寫着，忘掉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忘掉了心底裏最大的悲痛，忘掉了一切可以回想的記憶。

他兩眼發着楞，空洞地望着前面。他沒有流淚，眼睛是乾枯地深陷下去。右手還是機械地撥着土，撥着那鬆軟的土塊，就在這一堆鬆土的下面，他親眼看見人們抬起一個黑盒子，慢慢地往下沉，沉到無底的深淵裏去……彷彿整個的世界也一塊沉下去了。盒子裏輪着的一個好性子的姑娘，生來就帶着病，生來就懂得體貼人，才不過十八歲的年紀，就被病魔咽掉了最後的一口氣。……

「她不該死的？她不該這麼年輕就死去……」

送殯的親友們嘆息着，流着淚。「入土爲安」，這一堆鬆鬆的土也就是這位姑娘最後的一個歸宿了。

「小芹！一青年人聽自己的一聲呼喊驚醒過來。「小芹是死了！」這是真的事實！他感到不平，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完了，草草的完了，活着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假如她生長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假如她有一個嫡親骨肉在身邊，她會被好好地照顧着，也許她會健康起來，她聰明，她懂得應該學些什麼，應該做些什麼……可是，竟這麼年輕地死了！」

這青年人又在心裏想着他怎樣和她認識，怎樣廝熟起來，怎樣受到這女孩好心的照顧，怎樣得到這女孩的信任，把身世偷偷地告訴了他。……

想到她在病中。

想到在病中發出絕望的嘆息。

在葉家花園裏，他挽着她散步，她哭着說：「我真怕啊，我不願意死，我還沒有好好地過一天日子呢！」

真的她太年輕了！一個富有進取心的人怎麼甘心年輕輕地就埋進了土裏？

烏鴉叫來了伴侶，在墓園上奏起輓歌來。

青年人用左手狠狠地捶了一下前額，他想忘掉，忘掉潮湧一般擠到腦子裏來的往事。很吃力地站了起來，才意識到兩隻腿已經完全麻木了，他踉蹌了一步，跌到墳的左面，勉強支撐着站住，忽然一束白色的「康乃菴」花奪去了他的注意，順手把花拾起來，花把上繫着兩條白色輕緞帶子，帶子上用黑色的墨水寫着：

「獻給我的小姊姊——芹：祝你安息！」

你的繆傑。」

一個長方臉，大眼睛，兩條又粗又黑的辮子拖到耳邊，整天跳躍如小鳥一般的一個女孩的影子，立即印到這青年人的眼前來。

他苦笑地唸着：

「祝你安息」四個字，便輕輕地把花束放到坟上，不知覺地順手摘下了一朵小白花來。

茫然走出了墳園。

天色漸漸陰暗下來。東邊的天上正展開一幅奇異的幻景，電燈帶來了白日一樣的光明，可是在光色耀眼的世界裏，正是人肉市場的交易所，多少人在擠着，攢着，跳着，女人們扭着腰肢，男人們拍着酒肉填飽了的肚子，……可是在電燈的光芒照不亮的地方，多少人在喘息，多少人在嘆氣，多少人倒吞着眼淚在賤賣着自己……這就是上海，這也就是奇異的幻景的製造所。他厭惡這地方，可是他自己却是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一顆樹苗，一任風吹雨打，却茁壯地活到了二十歲的年紀。他想走，他也下過決心，而最遠他到了南京，火車仍然把他送回母親的懷裏。一切都爲了母親，一個爲了他而忍受一切痛苦的中年女人，他離不開她，不忍讓母親重

過孤苦無依的日子，曾經用十個手指換來的針線錢，撫養他長大成人。十多年的日子不算短，到今天，母親還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他怎麼忍心撇掉她一個人走掉哩。

這青年姓黃，名吉明，浦東人，父親死的很早，然而沒有留下一點遺產下來的這個家，却全靠他的母親辛苦支撐下來。一直讀到小學畢業，他沒有受到一點經濟上的苦痛，進了中學，住在學校裏，精神上，生活上，與同學們比起來也沒有兩樣。偶然放假回家，望到母親一次比一次瘦了，有一次母親竟病倒在床上，舅舅來看他們，談話的語氣中有點責備他母親不該過於自苦，而且也不贊成再讓他在學校裏讀下去。

「小學畢業，也可以送出去學學生意了。讀中學大學，是有錢人家的打算，我們……」

母親沒有言語，病好了仍然撐着起來，凡是吉明在學校裏有什麼需要，一定設

法給他弄妥貼。吉明已經是十四歲的人了，聽到這一次舅舅的談話，心裏自然也罩上一層陰影，慢慢地感到自己同別的同学比起來是有點兩樣，漸漸地明白了母親的苦心，從此也被抑壓的陰鬱起來。勉強在學校混過了兩年，初中畢業後，他便跑去

找舅舅

「我想學生意。」

做舅舅的起初有點奇怪，以為孩子貪玩，讀不進書。問他為什麼想學生意，理由又說不出。他只堅持的：

「我说不讀書就不讀書了囉！」

舅舅知道拗不過他，便想去問他母親，吉明聰明，便說：

「找到了工作再去告訴媽。」

舅舅心裏明白，不禁嘆口氣：

「唉！只要家境還對付得過去，還是繼續升高中吧！」



吉明急了，同舅舅吵：

「你不是老早就說我該學生意的嗎？」

「是的，我說過。」舅舅慢條斯禮地同他談起來：「可是，你母親的打算也對啊！不讀書，學生意，一輩子是個學徒，就是將來要學生意，也要有學問做基礎。」

「我不是讀完了中學了嗎？」

「讀完了中學？初中畢業有什麼用？你母親不會答應你的。」

「那，那我去跟媽說去。」

同母親商量的結果，還是要他讀書，不過，同意他去考工業學校，那麼畢業出來馬上可以找工作。

最後他進了工商職專的預科，勉強混了兩年，他硬逼着舅舅設法，介紹他到一家啓新照相館黑房裏工作，工作期間他學會了沖洗膠片，修改，填色，甚至拆卸

機器。他本來聰明，不久他竟拍得一手好照片；不過十八九歲的人，竟得到照相館老闆的信任，慢慢地重用起來。

有了工作，一直就住在照相館，抽空就回家看看母親。有時陪母親上鄰居家坐坐，玩玩不論輸贏的小牌。

在隣店往來之中，認識了一位鄭太太，一位溫婉的家庭婦女，約摸三十歲左右的年紀，同吉明的母親很談得來。鄭太太有個妹妹，是後母生的，叫小芹，有時上鄭家與鄭太太做伴，吉明伴母親上鄭家玩，也漸漸跟小芹廝熟了。

小芹沒有進學校，可是在私塾裏讀過點古書，人也很溫柔，不過不及姊姊大方，說說話忽然會紅起臉來。而且也很少說話，似乎生來就沒有一點脾氣，從來不跟人爭執。有時同姊姊的孩子們縫縫衣服，一個人坐在屋角裏，看來日子過的非常委屈。不知怎麼一個緣因。吉明非常同情她，愛接近她，有時莽撞地拖她上兆豐公園，硬給她拍了兩張照片。小芹有點怕她的姊姊，雖然姊姊並沒有責備過她，相反地

吉明同小片的接近，鄭太太反而很高興，有時吉明約小片去玩，鄭太太知道了事先給小片預備一件比較鮮豔的衣服，小片是個早熟的女孩子，懂得姊姊的打算，因之見到吉明反而忸怩起來。吉明却從沒有注意到這些細微的地方。同時，吉明的母親故意沈默着，吉明從小沒有嘗過友情的溫暖，沒有姊妹，一個人孤寂地長到十幾歲了，偶然接近了一個與自己年紀相彷彿的女孩子，自己也就像小了五六歲，一種純潔的友誼自然地生長起來。

吉明歡喜運動、喜歡參觀球賽，喜歡背着個照相匣子東跑西跑去拍新聞照，喜歡走路，而小片呢？身體太弱，跑兩步路就喘不過氣來，因此往往拒絕了吉明的好意，設法不同吉明一起出去，常常吉明生氣了，小片只流着淚不言語，一切都無法說明白，一個健康，朝氣勃勃的青年怎麼體貼得到受着病的折磨的女孩子心裏的痛苦呢？

不料鄭先生從北方回來，也許是在外邊發了點財，不久，鄭家全家搬到法租界

裏去了，小芹雖然並不常在姊姊家裏，可是鄭家遷走，吉明的母親感到寂寞，而吉明自己更是忽忽若有所失。鄭太太仍然溫婉地請他們上新居去玩，吉明的母親覺得鄭家闊了，不願常去，這理由兒子却不了解。放假的日子便來拖着母親，嘴裏的理由是出去散散心，心裏自然是想着小芹。結果，十次裏只有兩次見得到面，看來小芹更瘦而且咳嗽得厲害。有一天鄭太太差人送了封信給吉明，信裏潦草地寫了兩句，

「小芹妹病重，盼速來。」

吉明看了信，馬上趕到鄭家。可是鄭太太不在家，小芹更是連影子也沒有。吉明耐心地候到傍晚，鄭太太才回來，吉明忙問：

「小芹呢？她沒有回來？」

「我才把她送出去，怎麼就回來呢？」

鄭太太坐下來才慢慢地告訴他：小芹患了嚴重的肺病，鄉下養不好，才送進城

裏找醫院。可是城裏也沒有療養所，鄭太太同丈夫商量，多出點錢送她上葉家花園靜養半年，因為鄭家有兩個小孩子怕傳染，病人不得不隔離起來。同時鄭太太又告訴他，小芹病裏很寂寞，希望看點小說什麼，所以才寫信找他來。

得到這個消息，吉明自然馬上去轉書舖，自己平常不大看文藝書，新的文藝作家和作品，他都瞭然，不知該買那一種才好，選了許久，才選了一部大字標點的紅樓夢，和兩本翻譯的法國小說，第二天起個絕早便搭上江灣的汽車，逕向葉家花園走去。

葉家花園在跑馬廳的後面，樹木很茂盛，裏面設備很好。小芹似乎知道吉明這天會來，一早就梳洗好了，坐在石欄上望着水裏的魚出神。吉明遠遠看見，便嚷起來：

「你爲什麼不躺着？病了，還不多睡睡？」

「我整天都睡呢！」小芹吃力地笑着說。

醫生呢，看護呢？怎麼讓病人出來吹風。

小芹聽着他的聲音太大，怕吵着別人，便拉着他，走到假山後面，低低地解釋道：

「這病，沒有什麼，要休息，要好的空氣，要……」

不等小芹說完，他忍不住地反問道：

「既然這樣，那麼爲什麼要住到這裏來？醫院不像醫院，家庭不像家庭，我不懂你姊姊是個什麼打算。」

吉明只顧自己說的痛快，沒有注意小芹已經忍不住眼圈都紅了。小芹有一心的委曲，也不願意同吉明講，便哄他說，住不了多久仍回姐姐家去，才把那楞頭小子的脾氣壓了下來。兩人翻着新買來的書，很愉快地過了半天，

以後每星期日，吉明來看一次小芹，每次都買點吃食和新書。吉明在自己收入項下本來有一筆添購練習照相材料的費用，這錢也省下來，變爲星期天的特殊用途

了。

有一個星期六，連着下了幾天雨，吉明望着天色心裏也便像天色一樣地沉鬱，偏巧，冒雨來到葉家花園，却馬上看不到小芹，看護說，病人出去玩去了。一出去玩去了？「下雨天那裏去？而且一定不是一個人。心裏一盤扭，就想回頭走。正在生氣，忽然一片笑聲從假山後傳過來。笑聲很熟，但又不像是小芹的聲音。吉明繞到假山後面看見柳樹下有兩個女孩子，一個穿藍布長衫，從背影一看就是小芹，另一個個子比小芹寬闊，穿一件黑綢夾衫，紅絨線上衣，兩條又粗又黑的辮子，把腦袋搖幌得像小孩玩的「博朗鼓」似的。小芹先看到她，遠遠便招手，吉明很不高興地跑過去問道：

「淋雨也是醫生教給你養病的一種方法嗎。」

小芹還在笑着，沒來得及答話，雙辮女孩回過頭做了一個鬼臉。她手上捧着一大把白色的梨花，她們兩人正爲着偷花高興得頭髮淋溼了都不覺得。

小芹看着她做鬼臉，便罵道：

「你還調皮，看你怎麼拿得回去？」

那女孩子撇着嘴唇，不服道：

「哼，怕什麼？看我捧在手裏拿出去，誰也管不了我。」

「這是一個玩皮而且任性的女孩子，」吉明心裏這樣品看着，一壁却在想着，她是誰呢？「好像很面熟。」可一時却想不出在什麼地方見過。那神情，那模樣，還有那清脆的嗓音，似乎在什麼時候曾經在自己的記憶裏而留下過深刻的印象，但猛然之間什麼也想不起來了。因之又覺得有點陌生，便不好再說什麼；雖然心裏爲了顧惜小芹的身體，有點責怪她們不該冒着雨出來玩，而且也看出小芹並不是一個好活動的人，準是這個玩皮的女孩子出的主意。這麼一想，臉上自然裝做不出一絲笑容來。

望着吉明楞着不言語，小芹才恍然悟到自己並沒有盡主人的義務，給兩位客人



介紹介紹，於是便笑着向吉明道：

「這是我的小朋友，縵縵……」

吉明還沒有來得及招呼，那女孩却瞪着一對微微顯得過大的眼睛，儼然像個大人似地，自己介紹起來：

「我是章縵傑，我早聞黃先生的大名了！」

「對不起，這是章縵傑小姐！」

小芹笑着補充地介紹了一句，便又向她道：「我老叫慣了你的小名，可怎麼辦呢？」

「哼，你老瞧不起我哩！」

嘴唇又是那麼一撇。

「你老是充大人，有什麼好？我恨不得再小三四歲，女孩子家，做了大人就沒有意思了！」

小芹感嘆地發了兩句牢騷，縵傑仍然在反對她：

「那是你？」

「我怎麼？」

「你……」縵傑本想說什麼，頓了一下便又道：

「你才大我三歲，就叫我做小朋友……」

吉明在旁邊聽着她們鬥嘴，一逕插不進話。看着小芹額上的雨點像汗珠子，怕她受了雨的寒氣，於病體不好，便將自己的雨衣脫下來，披在小芹的肩上。

「你呢？」

小芹還想同吉明客氣，縵傑却插嘴道：

「都是我不好，黃先生要生我的氣了。好吧，我先走一步，下次我再來。」

不等小芹說什麼，便一步一跳的繞過假山，一忽兒就不見了。遠遠還能聽見她的聲音，在哼着一隻流行的歌。

「這孩子！」

小芹想說什麼，可是吉明却有點忍不住了；

「你該進屋子去了！」

兩人這時才感到雨真的下大了，便匆匆的向病室走去。

在葉家花園，休養了約摸半年，病也不見有起色，而且入秋以後，咳嗽的更厲害了。原來小芹的母親是秦家的侍婢，收房之後扶正的。丫頭出身自然沒有受過好的教育，而且幼年時被鞭笞的太多，身體就弱，不知什麼時候染上了肺病，生了小芹不久就死了。父親是個花花公子出身，愛玩，一點家產，差不過全給嫖賭送光。小芹的嫡母早死，也就是鄭太太的生母，鄭太太因為看見小芹還忠厚，相當照顧小芹，秦家家境式微之後，便常接她出來住住。雖然有這麼一個好姊姊，究竟不是親姊姊，所得的安慰，也抵消不了多年抑鬱而淤積在心裏的痛苦，早年可能被傳染了肺病，於是，到了身體發育的時候，病候也就顯著起來，父親素不愛護她，本家親

戚又多半睜不起她，也幸而有鄭太太這麼一個姊姊，才有這福氣被送進醫院療養，可是以後呢？病人老愛窮究本身一些無法解決的事，而這問題又老盤旋在小片的腦子裏。

小片雖然把問題攔在心裏，却經不住吉明的盤詰，終於把自己的身世偷偷告訴了他，對於吉明，小片由衷的把他當作一個親人，不僅因為鄭太太有某種打算，也可能背地裏向她建議過，而僅憑了他們自己的友誼，小片是生平第一次受到異性的撫慰，即使吉明不是一個懂得體貼的人，在小片短短十七年陰鬱的生活裏，吉明無異是偶然投進來的一道光，照亮了她的心靈，同時也帶給她某種幻想的希望。不問未來會演變到什麼程度，這光，這希望安慰了眼前，也騙得自己暫時忘了痛苦，而因此對於纏綿的病狀，也就有無限的焦灼。

這年冬天，吉明被派到南京去了一次，啓新照相館在南京成立了分館，要吉明負責一個時候，吉明確不願去，却說不出一個恰當的理由。明知一個月的時間不會

回來，心裏又不禁焦慮起來，誰能像自己這樣關心她，經常跑葉家花園看她去呢？即使是小芹的親骨肉，小芹的親姐姐，可是究竟鄭太太還很體恤她，所以便決定跑去和鄭太太商量。

到了鄭家，鄭太太恰好從牌桌上下來，吉明等客人散了才好同鄭太太談，便上亭子間裏同小孩子們玩玩。這間小屋本來小芹也曾住過的，吉明是常常來的一立客人，孩子們也都歡喜他。

不一會鄭太太也上亭子間來，吉明性子急，不待坐定便將要說的話說出來，而且還說出自己的意見，「把她接回來吧，反正是躺在床上時間多，這間小屋空着，回來有人照應，病人心裏得到安慰多，病也容易好些。」鄭太太沉吟不答。忽然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樓梯上傳了來，亭子間門猛地被推開，一個穿棗紅色絲質帛包的女孩子跑了進來。兩條又粗又黑的小辮子依然垂在耳際，匆忙地喊了一聲

「鄭太太，好！」

便向着吉明道：

「小芹姐姐好了點嗎？」

吉明從聲音，神態，才想起這個女孩子就是章縵傑，小芹的小朋友，便答道：

「你爲什麼不常常去看她呢？」

縵傑笑了笑，並不答復他，却說：

「我借到了新出的那本啼笑因緣了，小芹姐姐要看的，我想請你帶了去。」

吉明看她手上並沒有拿着書，便說：

「當然可以，現在可以給我嗎？」

縵傑道：

「我家後門就在斜對門，你走的時候喊我一聲，我就給你。」

不等吉明說什麼，便一扭身跑着下樓去了。

章縵傑一走，亭子間就失去了那份歡躍的空氣。鄭太太雖然還考慮什麼，吉明

已經不耐地站起身來，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說話沒有多少力量，便悶悶地向鄭太太告辭。

「我一兩天同我的先生商量一下，我也打算下午去看看她去。」

吉明唯唯應了兩聲，心裏想，也好，只要有人去看小芹，別的暫時也作不了決定，於是告辭出來，正低着頭走出鄭家後門，便聽見有人喊「黃先生」，馬上想起章縵傑叫他去拿啼笑因緣，可是那一家是章家的後門呢？抬頭四顧但聽見縵傑說：

我就下來，請你等一等。——

不一會縵傑便跑到面前來，還微微有點喘氣，臉色潤紅，額上正冒着小小的汗珠子，雖然是十一月的天氣，這一個充滿了活力的小姑娘，似乎穿那麼一件棉袍子都嫌過於臃腫，可是鄭太太已經穿上了羊皮袍子，而且屋子裏還生着火爐。

接過書，吉明感到無話可說。這次才算清清楚楚看清了縵傑的貌像，從身材看，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姑娘了，而從相貌上看來，却一臉稚氣，吉明不禁脫口說出

一句話。

「你多大了？」

「十四歲，比小芹姐姐小三歲。」

「你唸書嗎？」

「唸過的。」

「那個學校？」

「明達女校。」

「幾年級了？」

「現在……我在家裏。」

吉明不禁詫異起來。而章縵傑的態度那麼坦然，使吉明無法再深談下去。因想既然整天在家裏的女孩子，自然比較可以抽出時間去看小芹了。便道：

「你能不能常常去看看小芹姐姐呢？」



「我願意去的，不過爸爸老說我太小了……不大許我跑那麼遠的路，要不，那天同爸爸說好，我同黃先生一塊去。」

吉明忙答道：

「我有事要到南京去，一個月裏怕回不來，希望你常去看看小芹。既然你爸爸不許，那麼，以後再說罷。」

「不，我要去的。我這個禮拜天就去。」縵傑瞪着一對大眼睛說，彷彿同誰抗辯似的。

「可是，你爸爸……」

「他管不了我。」

吉明馬上感到這孩子性格真強，他有點喜歡這種性格，心裏想，「她真像是我的妹妹。」吉明度量自己，也是生就了這麼一種近於頑強的脾氣。

第二天吉明帶了幾本畫報，以及縵傑的啼笑因緣到葉家花園探看小芹，吉明哄

她說要去南京一個星期就回來，又說：

「你的小朋友會來看你的，你姐姐也說要來，這一星期你不會寂寞。」

小芹很少說話，看來也並不怎麼歡喜，也不怎麼難過。吉明因為有事，坐了兩小時就回去了。

誰知南京分館的工作相當繁忙，而且館裏又非常倚重吉明，一個月過去了，他抽不出一點空回上海。

新年裏放三天假，吉明趁假期趕回上海，他已經知道鄭家已將小芹接回家來過年，吉明心裏想她總是好得多了，誰知一見面，小芹已瘦弱得連咳嗽都感到吃力。過完年，吉明懷着一腔的憂慮又回到南京。回南京後一天比一年還難過，他稱病非調回上海休息不可，結果經理拗不過他，只好把他又調回上海。

春天來了，在上海，春天裏海洋上吹過來和煦的風，公園裏的樹木都長滿了新綠。太陽是人們最愛的伴侶，僻靜的人行道上，公園裏，不少的少男少女挽着手散

步，孩子們又都跟着母親快樂地嬉遊着。

這是春天。吉明回到上海，才覺得自己真有點離不開這生長了二十年的地方，才覺得自己真的愛上海。春天帶給每一個年輕的人以新的力量和自信，可是這一個春天，吉明却被罩在深沉的悲愁的網裏。

去鄭家，見不到小芹，心裏一驚。後來才知道小芹已送進一家法國人開的醫院；同時病人忽然咯血，病勢也就嚴重起來。

小芹被送進隔離病院後，自己心裏有點明白，覺得活着只是增加別人的累，到不如一死乾淨。這麼一想反而無所依戀。對任何人都有點冷漠。她的姐姐以為她本性不好說話，病中精神差，心裏倒不感覺什麼。但吉明見到小芹後，彷彿受到一重刺激，一方面為小芹日漸加重的病着急，一方面又懷疑自己有了什麼差錯使得小芹由誤解而隔膜，心裏不安，不敢向病人表白，因之也更不安起來。

小芹在隔離病房住了三個禮拜，在四月底的一個清晨，全市二百萬人都尚在夢

中，她却悄悄的離開了人間。

上海西郊新圈定作爲公墓的墳地，埋葬了她的身體。活到這世界裏來，是秋天，掠過長空的孤雁，無意地點綴了有心人心底的一線寂寞之感，却毫無留戀地永遠飛逝了。

春天還正燦爛，百花尙在爭豔。而這新闢的墳地却是蔓草沒脛，觸自荒涼。而在雜草之中三三兩兩地開出一朵兩朵藍色的，白色的野花。自然雨露的培植，雖然沒有人工的修剪，它們却都長得壯茁，迎風搖曳，永伴着這些長眠的人們，自成一幅甯靜肅穆的境界。

小芹死了。沒有留戀的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她萬沒有想到她的死對於活着的人有些什麼影響，小芹如果有知，她的純潔的靈魂或許會爲了活着的人祈禱，可是活着的人却還在人生的路途上摸索，爲了達到自認爲理想的目的，每一個人走着不同的路。然而却都是很艱難的路程。

而一段幾乎都是幻奇的路，已經向吉明和縵傑兩人的面前鋪展開來。

## 二

這一年的夏天，彷彿特別的熱，至少在吉明有這種感覺。工作以外的時間，他便不知道如何排遣才好，回家同母親相對而坐，也無話談，他雖然愛他的母親，但他並不懂得體貼一個老年婦人的心。也更沒有想到自己已經走上成年人的路，自己已經肩負起一個家庭的担子。自己因為家庭環境所造成的孤僻性情，隨着年齡增長而愈益怪僻起來。他不好說話，對於是非的判別，主觀非常的強，因此他不容易有朋友，朋友愈少也就愈感寂寞。上海這地方對於一個年青人是具有莫大的引誘魔力，可是，一切可能被青年粘染的墮落生活，對於吉明却失去了它的力量。也許因為吉明有強烈的向上的心，他把握着自己，不容自己傾向於墮落的路途；也許因為吉明交遊過少，沒有人引路，也就不會闖進那開着的地獄的門裏去。

吉明的寂寞是難耐的，小芹的死是一個打擊，可是，小芹即使不死，又怎麼樣

呢？小芹留給他一些難遣的悲哀，他開始咀嚼到一些所謂人生的滋味。他不大明白，也不去深究人生意味究竟是什麼，他不過是一個中學程度的青年，除了對於機械發牛點興趣外，他很少閱讀理論的書籍，文藝與他的性情更不接近。對於這個長日炎夏，自己總得找一個身心的避難所才好，最後，他終於想到了一個地方，那便是虹口游泳池。

他本來喜歡運動，對於游泳並沒有基本訓練，他下決心要在這個夏天裏學出一點成績來。有了決心，對於一個好體格的人並不難，從此游泳池是他的家，他喜愛這新的生活環境。假日就在裏面游一整天，平常日子只要工作完畢就跳上一路電車上北四川路。

在游泳池裏，他因為熱心練習，雖然沒有朋友，也就不感寂寞了。有時他忽然覺得同游泳池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只要他肯向人傾談，別人沒有理由，而且也不會拒絕同他談話的。短短的時間裏，他居然能夠跳水了，他自己非常高興他這一點技

術。

有時游累了，他便坐在池子邊上品看着這些不知姓名的朋友，男人們只有一條羊毛叉褲，女人們也只有一件羊毛背心式的衣服，可以說多是赤裸裸的，都顯得健康，年輕，活潑，有力。從三五人的集團中，他愛觀察他們究竟是些什麼身份，和他們之間是維繫着怎樣一種關係。他有點厭惡女孩子們故意作態，明明膽小，偏好上深水裏走，游不上半步便拖着男朋友的脚大聲怪叫起來。

一天他正坐在池邊發楞，忽然水裏面鑽出一個女孩子的頭來，向他喊道：

「黃先生！黃先生！」

水影波動不已，他一時看不清楚是誰，彷彿對着滿池子新開的蓮花，而每一個都是新開的蓮花似的迎風搖曳，他認不清誰是自己所認識的，是誰在招呼他自己。

「我在這兒呢！」

着一件白羊毛藍花游泳衣，戴一頂白橡皮帽子，一張像凝脂白玉的臉，臉上滿

是點點欲滴的水珠，正像迎着朝露的白蓮花，含笑着從池子裏爬起來，望着吉明在楞着，便放縱地笑了起來：

「你不認識我了把？」

從清脆的笑聲，從天真到近于傻的表情，吉明才認出來站在面前的是誰，不禁脫口道：

「縵縵！」

被喚着縵縵的那個女孩子却固執地申明了一句：

「我是章縵傑！」

吉明馬上記起第一次聽到她被人喚做縵縵時的表情，不禁失悔自己的冒失，一半道歉，一半聲明道：

「對不起，章小姐！……」

可是對方馬上止住他道：



「別！別稱呼我小姐什麼的，叫我縵傑好了！」

吉明知道她不願意人家把她當小孩子，例如她堅持不要別人稱呼她的小名。可是吉明總覺得她是小孩子。而且應該把她當個小妹妹，反而親熱些，當然縵縵，縵傑這兩個稱呼並沒有什麼區別，可是稱喚縵縵，多一層親切之感，也許第一次介紹他們認識的人，是這樣稱呼她，這印象在吉明腦子裏種下了根，連吉明自己都不明白什麼原因。吉明是個心裏留不住話的人，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因此，他補充聲明道：

「我是不習慣應酬客氣的，你願意我叫名字，我便叫你的名字，有時叫錯了，叫成縵縵，你別生氣。我知道你不願人家把你當小孩子，可是，你的確還是個小孩子。再說，我比你大，我也有資格做你的哥哥，不是麼？你同意我的話，我們就做個朋友，不然……」

聽話的人眼睛愈瞪愈大，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地忽然從耳根子紅起，不等吉明

說完便嚷起來道：

「爲什麼你和小芹姊姊一樣，一樣的瞧不起我？總把我當做小孩子啊？」

聽到小芹兩個字，吉明馬上默然了，幾乎沒有聽完對方的抗議，整個地墮進了沉思裏面。小芹，多末熟悉的一個名字，却又感到多麼的疏遠，和不可及啊！如果小芹還活着，如果眼前這個女孩子就是她，如果……吉明不禁失聲嘆息起來，他知道連有這些夢想都是奢望，他這一嘆息，却把對方嚇的怔着了，半響，看着他不言語，繆傑不禁抱歉地道：

「黃先生，我沒有別的意思，你千萬別生氣，我知道……」

吉明勉強笑了笑，輕輕搖搖頭，不願解釋什麼了。

「可是，你是生我的氣呀！我不懂事，我還是小……」

忽然發現了自己的語病，中止不說了。吉明却不禁給弄的好笑起來，看到對方有點窘，便扯出一個話題道：

「你一個人來的麼？」

「不，同幾個朋友。」

故意把朋友兩個字說的特別的重，顯示自己是個有了朋友的大人的身份。

「你的朋友呢？是些誰？」

縵傑指着遠遠跳板上同幾個外國人在一塊談話的一個女人，吉明看了看那豐腴的背影，正巧那女人回過身來，看見了縵傑，便向他們含笑招呼起來。

「你不認得麼？她是佩姊姊，也是鄭太太和小芹姊姊的朋友。」

吉明一時想不起那個女人究竟是誰，正想定睛看看，忽然那女人取了個飛燕入水的姿式，不一會就游到他們面前來。含笑從水裏一躍而起，一壁伸過手來給吉明握了下手，一壁笑着道：

「好久不見了，黃先生，你好？」

吉明也只好禮貌地握握手，心裏仍然搜索——她是誰呢？——一面仔細地端詳了下手

面前站着的這個女人，看來有二十以上了，雖然也穿着游泳衣，可是姿態動作却如同穿着長旗袍和高跟鞋，那忸怩的身段和當前的環境非常不相襯。頭髮電燙得很高，寬寬的額頭，彎彎的畫上兩道新月一樣的眉毛，單眼皮，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也許爲了補救嘴小，故意用口紅勾了一個輪廓出來。口紅的顏色非常鮮豔刺目。身材相當豐滿，可是同縷傑比起來却嫌略矮略胖，尤其這樣一副好裝扮的氣味，同那個具有自然美的縷傑比起來，這過份的做作反而失去了動人的力量。

「還是去年冬天呢，在鄭太太那裏，那天天氣很好，你還和我們拍過照呢！」吉明雖然想不起她是誰，既然是鄭太太姊妹倆的朋友，便不好不敷衍。

「對了，有半年不見了。」

「爲什麼這晌不上鄭太太家裏去玩去？我們有一次還談起你來……」

「天熱，我很少看朋友……」

談話幾乎僵住了，沒法繼續，然而一個會交際的女人自有方法來打破僵局，她

若無其事地約吉明，縵傑上茶棚裏去喝汽水，吉明心裏正在躊躇，誰知縵傑已不耐地嚷了起來：

「快點，去喝吧，我正渴死了，」

「還是小妹妹痛快，走吧，黃先生！」

鮮紅的嘴唇又咧開了，是故意做出來的一種坦白和誠懇，那一聲黃先生的語調，同那句「小妹妹」的語氣完全差不多，以為對方把自己當做小孩子，更是不服，於是便對縵傑道：

「真的你想吃什麼，我該好好地請你！」

縵傑沒來得及答話，那個紅嘴唇又笑出了聲音。

「爲什麼呢？」

「因爲，」吉明自己也不知說個什麼理由才好，但是，終於一口氣說了：「因爲我認了他做我的妹妹」：

「真的？那請吃汽水怎麼夠，你得好好地請吃一頓飯。」

談到這裏，已走到茶棚門口，縵傑第一個跳了進去，嚷着要「四瓜水」，而且不到幾分鐘便喝完一大玻璃杯的冰橘子汁，喝完轉着一對圓眼珠子，望望吉明，又望望那個女人，忽然笑起來：

「你們好秀氣！是我，早喝完十杯了。」

從她一切言談笑鬧裏，吉明發現一股是別的女孩子所沒有的力量，像炎炎夏日所渴望的一陣雷雨，非常痛快。在她面前不容人轉動什麼心機，是一個愛用心機的人也不得不坦白起來。

當縵傑同那個女人吃着「熱狗」——麵包夾臘腸的點心——吉明從橡皮褲帶裏掏出了兩塊紙幣和幾毛銀幣來，縵傑眼快，馬上同那女人道：

「佩姊姊，你看黃先生……」

佩姊姊只對他笑了笑，說道：

「謝謝了，黃先生！」

三個人再回到池子邊來，那女人便道：

「我還有朋友呢，不陪你們了，黃先生，再見！縵傑，你還是和我一塊回去麼？」

不等縵傑回答，便自做聰明地補了一句：

「我反正同 Mr. Winkley 一塊，大概再玩一個鐘頭就回去了。」

望着那扭着腰肢的背影，吉明不禁脫口問了一句：

「她是誰呀！」

縵傑好像不大懂得這句問話的意思，一時真答復不出來。而吉明却又接着問下去。

「她是幹什麼的？她姓什麼？」

「哦，她姓唐，叫唐佩珍，以前也住在我們衙堂裏，常到鄭太太家裏打打麻將。」

的。」

縵傑以爲自己回答得很清楚，很週到了，可是吉明又問了一句：

「你們很熟嗎？」

「我，我們是朋友呀！」

縵傑自然聽不懂吉明的意思，因爲她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同唐佩珍一塊玩，做朋友有什麼不應該。雖然她對於人的觀察還很朦朧，不過唐佩珍那麼溫柔，對人那樣週到，同時唐佩珍那身都市女人的服飾同嗜好，對於縵傑這樣一個年齡的女孩子，是有一股說不出的誘引力的，這正是吉明預感到了的一種不安，可是吉明有這個責任同義務把他的感想坦白的說出來嗎？憑什麼呢？吉明自忖縵傑不過第三次見面，關於縵傑的一切知道的是那樣的少，就這三次見面，他並沒有談上十句話，除了言談笑貌所得到的一點印象外，家世，性情，憑什麼都隔膜的，可就爲了所得到的這點印象，自己如何能夠武斷地把自己的思想來範圍這個好孩子呢？何況自己的



好惡不見得就是別人的好惡。然而吉明却是個個性極強的人，自己想到的做不到時，心裏會無比的痛苦。最後自己又想到：「我這是爲什麼呢？不過第三次偶然地碰到，我爲什麼替自己添上這些煩惱？以後也許不再遇着，不再往來，也就不再交談了。同陌生人一樣，我的煩惱就不多餘了麼？」如此一轉念，心情馬上鬆快下來。於是很隨便地問了一句

「你等一會同她一塊回去嗎？」

「對了，她有兩個外國朋友，我本來是坐他們的小車子來的。」

吉明厭惡地向唐佩珍那女人站的地方望了望，什麼話也不想再說了。可是縷傑却仍然天真熱情地談下去：

「黃先生，你明天上鄭太太家去玩吧，小芹姊姊死了，鄭太太心裏一直不快活。對了，你給小芹姊姊買的书，鄭太太都轉送給我了，都在我那裏，你要，我可以還給你……」

「那末就送給你吧！」

「你來吧；你上鄭太太家去玩吧！順便上我家裏來，我請你看看我的照相簿，有你給小片姊姊拍的照片，還有。」

縵傑只顧熱情地說着話，沒有注意吉明心理上的劇烈變化，本來已經平定下來的心情，這時却在劇烈地激動着，經不住縵傑的教勸，自己便不再考慮而答應了她的邀請。

游泳池分手後的第二天上午，吉明懷着一種被譟動的心情上鄭太太家來。鄭太太正拿着蒲扇坐在堂屋裏，監督着孩子們溫習功課，看見了吉明，毫不詫異地起身招呼，一切像過去一樣，吉明知道是縵傑先帶了話，可是這位賢淑的女主人懂得一個受了刺激的青年人的心，絕不提到過去，也決不故意去談到死去了的人。雖然在一個畸角的長桌上，放着一張小片的六寸全身像，自己認得是他拍的，他自己放大而且着了色的，這張像片就代替了一個極少談話的人，憂鬱地在那個畸角上望着他

們。

吉明說不出什麼話，總有點生疏的感覺，幸好像小鳥一樣歡躍不已的縵傑來救了他，縵傑遠遠就嚷了進來：

「黃先生來了？快上我家裏去坐坐去，我給你看小芹姊姊的像片……」

吉明正想拔腳跟縵傑走，而鄭太太却故意地要留住客人。

「縵傑，這麼早，你父親起來了沒有，客人去方便麼？」

「當然方便，黃先生你願意上我家裏去玩麼？」

吉明不知道如何答復才好，於是向鄭太太道：

「我一會再來。」

「好吧，你得要來呵！我等你吃午飯啦。」

從鄭家後門走出，斜對面的一家後門進去，就是章家。也是二樓二底的房子。

堂屋空洞得很，彷彿只預備吃飯用的；廂房佈置得相當講究，傢具都是楠木的，也

間雜的有沙發、壁間掛着條屏和山水字畫，因為天井裏搭有涼篷，屋子裏也顯的十分陰暗。壁的一方掛着一張二十寸的半身女人像，那女人約摸三十多歲的年紀，眉目很英俊，不知從什麼地方看來很像縵傑，大概是縵傑的母親吧。吉明在瀏覽屋子，縵傑却忙着開電風扇，呼喚使女來倒茶，拿煙，那身份語氣儼然像個女主人，吉明在旁邊靜靜地看着，心裏不覺有點奇怪。並不是讚嘆十四歲的女孩子如此早熟，而是奇怪她的家庭環境和她所受的教育。她的父親可能是一個從仕途上退休下來的，應該不過四十歲的年紀。爲什麼住的這個家庭，充滿了一股陰鬱不快的氣氛呢？吉明想馬上問個明白，縵傑却在忙着招待等等瑣事。

「你別忙，你把我當客，我就坐不住了。」

「用人太懶了，不罵不會動，誰把你當客來？」縵傑一邊回答他，一邊又責備那個同她年齡相仿的使女道：「在我屋子裏那本黑照相簿子，怎麼半天拿不來？」

使女無聲地回過身去。

「阿金，輕一點，吵醒了老爺，當心挨打。」

阿金只輕輕應了一聲：

「是。小姐！」

吉明似乎捉住了一個說話的機會，故意諷刺地問道：

「你不是不歡喜人家稱呼你小姐的麼？」

「什麼？」縵傑一時悟不出他這句話的用意，「你說什麼？阿金稱呼我什麼嗎？」

「沒有什麼！我知道阿金同你之間距離的多遠……」

「你這話什麼意思？」

「一個作客人的應該先懂得這個家庭裏有些什麼人，這些人又是具有怎麼一種身份……」

「你拿我比阿金？」

「當然不！你是小姐，她是：丫頭，：：對不對？」

「小姐怎麼樣，丫頭又怎麼樣？」

「當然不同咯，小姐是高貴的，丫頭是

「你，爲什麼頭一天上我家來就同我吵架呢？……」

「沒有呀？」吉明本想說下去，看到繆傑眼珠都亮了，簡直忍不住要哭出來的樣子，便忍住不說了。恰巧這時阿金已將照相簿子送了來，一面輕輕地問繆傑：

「這對嗎？小姐！」

「對！對！對！你自己瞎了眼睛要問我？」

阿金駭得楞住了，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小姐，雖然小姐常常發脾氣，可是屋子裏有一位從來沒有見過的客人，這倒是頭一次。而且這還是早上呢，老爺剛睡下不久，萬一老爺被吵醒了，那過失又得該自己挨一頓打方補償得上。因此只好冒險地補足一句。

「小姐，當心老爺醒了。」

「你，你給我出去！老爺醒了怎麼樣？你拿老爺來壓我？老爺會打我嗎？再說話，當心你自己的腿！」

阿金這才駭得一聲不言語地跑了出去。

阿金雖然走了，縵傑仍然餘怒未息，貼像簿子擱在沙發旁邊的小茶几上。吉明望望簿子，望望主人，故意裝做什麼都沒有看見的樣子，站起來，走到窗前，看着天井，天井裏有一個花台，花台上正擺着十幾盆應景的花。珠蘭，茉莉，都開的非常好，清香隨風飄來，「會享受的一個家庭」，但，眼前這個小女主人可並不是一個會享受的主人。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正像初開的花朵，她需要陽光，需要雨露，她需要一個適宜於她生長的環境，當然。她並不是花，並不是一盆在客廳裏供人玩賞的盆景，她是個正在學齡之內的青年人，她應該進學校，應該受教育，應該有她的同年齡的伴侶，她應該很容易採一個比眼前更適宜於她生活的環境，可是爲什

麼她竟留在家裏，蹉跎了她的就學時間呢？生活把她教養慣的如此驕縱，這樣發展下去，她的可愛的一面也會黯淡無光的。吉明認定她的本質是純潔的，可愛的，她是一個有進步向上的心，而體力智力都很健康的女性，可惜她的環境阻礙了她的發展。吉明左思右想在心裏下了這個結論，吉明本來是個堅強自信的青年，他有了結論，便要進一步去想個解決的辦法。因此，當他站在窗前冥想的一刹那，屋子裏是那樣的沉靜，靜到自己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吉明呢，因為主意想定了，所以非常安靜，兩隻胳膊交叉胸前有意無意地由嘴角洩露出一絲笑容，這笑意對縵傑不啻是一個有力的諷刺，她瞪着一對大眼睛望着吉明，心裏說不出的氣。阿金走了，她沒有了發洩的對象，其實她本不是生阿金的氣；固然她對阿金呵斥已成爲習慣，今天這點脾氣，完全是對吉明的抗議，她想：「你這個客人，第一天到我家裏來就干涉到我的說話態度了。」縵傑感到委曲是真的，她長到這麼大，一直是被人哄着捧着的，母親活着時，自己還小，當然被當做寶貝，母視一死，父親更是輕易也不大聲



對她說一句話，事實，父親是對誰也沒有使過氣，他整天躺在床上，靠着一根煙槍過日子。中年人的意志，身體，都消磨在煙霧中。以此縵傑才無拘無束地驕縱到這種地步。她父親很少爲她打算。她自己更不會爲自己打算，父親想，自己手裏還有點錢，家裏也還可過，女兒到了相當的年齡，選一個過得去的人家，只要男孩子品貌過得去，做父親的似乎也就卸掉了一切責任。讀書，有什麼用，中學已經讀過兩年，會寫寫賬就很好了，將來又不需要女兒自己混資格去混飯吃。什麼時代潮流等等，這個從宦途上失意而退隱下來的人，根本連報紙也不訂閱一份，更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頑固的主張，不啻是毀滅了一個青年的前程。在這樣一個父親教育之下，縵傑的前途與命運似乎已決定了。所幸者，父親很少關心到她，她的生活行動非常自由，她愛同什麼人交往，父親從來也不干涉。她不但性情乖張，而且也學會揮霍，父親只有這麼一女兒，當然也不過問她錢花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在縵傑的記憶裏，似乎還沒有一個人像用吉明這麼一種態度來對付她。真的誰也沒有干涉過我。

的說話態度。「縵傑頗有理由地生吉明的氣，假如不因爲顧念到吉明是第一次上她家來的客人，她可能馬上請他走，而且自己一定要哭個不休。爲此，心裏也更委屈，眼睛愈瞪的大，愈是氣的沒辦法。互相堅持了半響，還是縵傑忍不住了，忽然，山洪暴發似地說了一句：

「我真沒有見過這樣的客人、

「我怎麼？我沒有得罪你呀，小姐！——

小姐兩個字故意說的又重又長。吉明本來無心同她惹氣，因此馬上意識到語氣欠妥，便繼續補充說明下去：

「你別忘了，是你請我來的。你要不高興我在這兒，我馬上就走好了……」

「我，我沒有說要你走，這不是替你拿來了麼？」

縵傑說不出什麼話來，只指了下手攤貼像片本子的茶几。但吉明並不馬上去看像片，忽然走到縵傑面前來，眼睛銳利地望進縵傑的眼睛裏去，聲調却是由衷的誠懇

向她道：

「縵傑！恐怕你一生中也沒有人像我這樣對你說過實話，你還不過是個小孩子，你別氣，我不是侮辱你，但你却染上了家庭小姐的壞習慣。這是不應該的。你不是答應給我做個朋友的嗎？你肯接受我的話，我們就做個朋友，不然我馬上就走，我也不再在這裏惹你生氣了。你想想，我問你一句話，等你三分鐘怎麼樣？」

「三分鐘，我想不出來！」

「那末三天，三星期，三個月怎麼樣？」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麼好，我馬上就走……」

「爲什麼你要走呢？你得看完像片呀！」

縵傑不禁一邊站了起來，彷彿怕吉明馬上走掉了似的。吉明已經看出了這孩子純良的一面，當然不會馬上就走，他知道已經過分的傷害了她的自尊心，自己應該

先讓一步才是。便笑着問道：

「那末，不生我的氣了？」

「我不知道。」

「唔？」

不等吉明說什麼，縵傑却拿兩隻手蒙着臉，嘴裏却嚷着：

「別同我說話，別望着我……」

吉明知道她在掌縫裏偷看着他，被這個天真的動作不禁惹笑了。

笑聲驅走了一場風雨，不一會主客也都和好了。

看完像片，鄭太太果然打發小孩來請吉明去吃午飯，鄭太太對吉明還是從前那個態度，並且一再問吉明的母親，爲什麼也許久不上她家來玩，並且要吉明帶話請他母親來打牌，吉明答應了下一個星期天陪母親來玩，自己又同縵傑約好，星期天一塊去游泳去。

溽暑蒸人的夏天對吉明不再是寂寞難遣，而且，夏天很快就失掉了它的炎威，吉明經常上虹口，也經常約縵傑一塊去游泳，兩人也經常的吵架，吵架的結果並沒有使得友情隔膜，相反的，一次比一次更多地影響了縵傑，每每口角一次之後，縵傑使一個人墜到沉思裏，她開始反省自己了。孩子氣的任性和小姐脾氣的驕縱是比例地在退減，吉明覺得她本來聰明，也容易被人影響，不過個性太强。這樣的女孩子如果懂得開始運用思想的時候，也就十分痛苦，而這點，却又是吉明所觀察不到的了。

### 三

早上。

縵傑在她自己那間屋裏摸索了一個早上，不過七點半鐘，她不止十次跑到五層櫃面前，望着那隻白色的座鐘發怔。鐘，平均地在搖着擺，它冷冷地告訴了它的女主人，它是健康的，守時的。縵傑沒有理由撥動它，雖然心裏有點忍不住生氣，依

着平日的性子早嚷嚷起來。替代鐘受責罰的，自然是倒霉的阿金了。可是，今天，阿金的面還沒有見到，雖然縵傑已經收拾完整了；不僅是這間屋子，她舖好了自己夾被，拭乾淨了桌面几椅，她並且還用熱水瓶裏隔夜的溫水洗了臉，並且還梳光了自己的那兩條又黑又粗的辮子。平日自然是等阿金來梳頭的，阿金是那樣的慢，差不多要費半個鐘點才勉強梳好，縵傑沒有一次感到如意過，阿金究竟是丫頭，手笨。自己也從未想到梳辮子居然不難，她從五屜櫃上面的鏡框裏左右照照，還不是那麼又黑又粗的兩條鼓錐子？她試着把頭搖了搖，辮子打得耳朵痛起來，鏡子裏她看見自己滿意地笑了。她仔細地檢查自己的臉，今天臉色非常紅潤，幾次她打開了三花牌雪花膏的瓶蓋子，那溫馨的香味誘惑她試着伸進右手的食指，搽一點，一點點，習慣了擦雪花膏的，不擦臉怪不舒服，好像臉上的皮膚緊了些，眉眼活動的都自如。可是，擦了以後呢？她可以編許多謊，編謊太難，這香味不能因謊話而沖淡了呵！一躊躇，心裏起了一陣莫名的懊惱。見鬼！我爲什麼要答應他的？改掉壞

習慣，學好！

「學好又爲了什麼呢？」

這是非常令縵傑苦惱的一個問題。

有這麼一個涼爽的秋天的早晨，正是貪睡的人最好借口，而縵傑，却爲了賭一口氣，不願意輸給吉明，不得不起一個大早。原來頭一天吉明告訴她，第二天早上要上公園裏拍點照，爲了供給一個畫報雜誌用。縵傑也要去，吉明故意說：

「要起得早呵！」

「幾點？」

「最遲，八點。」

「好的，八點，我在家等你。」

「你？」

「你以爲我起不來？」

「不，我想，你們家的用人恐怕都沒有起來哩，你父親不是天亮才睡嗎？」

「不關他的事。」

「可是……」

「沒有用人，我就過不了日子嗎？」

就爲了這句話，一夜都睡不安穩，或許是覺沒睡好，心事更容易別扭，眉頭拉緊了，眉梢同眼角都搭下來，眼睛失了亮光，嘴唇撓的更高，從鏡子裏看到自己這一付嘴臉，更不舒服，眼睛從鏡子挪開，又望到那座白色座鐘，八鐘過了兩分，過了兩分，無論如何過了八點，她贏了。無論自己用多大的困難，竟努力克服了自己養尊處優了十四年的生活習慣，什麼不可忍受呢？一個個性倔強的人，爲了爭一口氣，過了八點，吉明說的最遲的時間，而自己却什麼都停當了。現在只等他來，她可以驕傲地跳到他的面前，不用一句話，她就要使得吉明折服。「你說不能的我都行！」一點也沒有依賴用人，屋子裏都是自己收拾的，縵傑有意請吉明到她的臥室



裏來坐一會，吉明很少上樓，因為怕見到她的父親，他怕拘束，縵傑也不願意把她的朋友介紹給父親，父親終日以黑夜當白天，每天睡到下午三點鐘才起來，起來以後就躺到煙榻上過癮。縵傑的屋子是樓上後廂房，父親睡在樓上的中廳，前廂房就是父親起身以後一個人起座間，煙榻放在前廂房，爲的大門隔着一道牆，煙味不至於露出去，雖然租界裏抽煙，對於有錢人不算犯法，究竟還得顧忌一下。縵傑也理解到抽煙並不是名譽的事，至於抽煙的害處她還朦朧，因為從她有知識以來，父親的生活就在那麼的一間小屋子裏，縵傑幾乎不曾想到，像她父親這樣年齡的人，應該工作，應該振作起來作點什麼。她只意識到不要讓自己的朋友知道這件事，朋友來了，也很少領到樓上來坐。吉明見過兩次她的父親，只是禮貌上的訪候，兩人說話極少，有時話題就談到縵傑身上，父親沒有理由地對她的朋友罵她不懂事，脾氣驕縱。這些話偏偏衝向吉明說，聽的人不免贊許點頭笑了，縵傑十分不服；就爲這個理由，她也不希望吉明常常見到她的父親。

今天當然不同，縷傑雖然有許多的不如意，可是，想到能夠在吉明面前展覽自己辛苦了一早晨的成績，心裏却壓抑不住一陣興奮。今天就不擦雪花膏，今天就替代了阿金來服役，自己動動手，工作並不難。可是，爲什麼吉明竟誤了鐘點呢？時鐘偏偏走的慢了，才過了五分鐘，八點過五分，可能自己的鐘快了，吉明在這些小事上非常認真的呀！

等的不耐煩，她便伏在窗戶上，望下看，衛堂還是剛從睡夢中醒來似的，許多家的後門還是關得緊緊的，偶然有一兩家廚房裏送出來一道青煙，那是說明娘姨已經從菜市場買了菜回來在升爐子了，偶然有一兩個小大姐在收拾便桶，這都是懶蟲！糞車是天不亮六點鐘就穿遍了衛堂，木輪子滾過石板，真像夏天的鬱雷。上海的衛堂房子，老式的，沒有衛生設備的衛堂房子，每天早上要動員多少人力來從事人間最污穢的工作。人力不值錢，做娘姨，小大姐的自然更有理由受人賤視了。

衛堂沒有什麼好看的，賣吃食和賣小菜的是吆喝也吸引不了她的注意，習慣的

音響總有單調之感。她望望天，天，望不遠，看不多，可是，就那末窄窄的一條帶子似的藍色，就夠縵傑寄與無限的幻想了。

秋天的天空特別高亢，那藍顏色也藍的澄青，陽光是淡黃的，有時還閃出一點灰的光彩。白的雲彩也鍍上一道銀光的邊。雲有時走的很快，一會就飛過了對面人家的屋脊看不見了。縵傑想再望過去，望高一點，踞起了脚尖，雲彩並不睬她，她正仰望得出神，忽然一聲熱悉的口哨響了，連忙低頭一看可不是吉明站在後門口望着自己傻笑呢！

縵傑不及在窗口責備他的遲到，她像一陣旋風。馬上輕輕下了樓，開了後門，吉明照着她的手勢，也不出聲跟着她輕輕上了樓，走進了她收拾了一早上整齊而清潔的臥房。縵傑閃着一對有光的眼睛，望着吉明，屏在喘息的聽吉明開口第一句話

吉明終於說！、

「我遲到了？」

縵傑搖搖頭。她也不明白爲什麼竟寬恕了他遲到，她還在等待，她壓不住她的興奮。可是，吉明仍然在解釋着。

「我怕你起不了這麼早，我怕你早上來不及吃點心，這兒……」

他把背在身後的手伸出來，一個紙袋子攔到棹上了，望到紙袋，縵傑就猜出來是拐角那家德國人開的麵包房，新做出來的臘腸夾麵包。但，這也勾不起她的食慾，她還在等待着，她也不知道等待的是什麼。她感到有點失望，覺得忙了一早都是白費勁，他竟忽視了她的努力，和她好強的心性。

「這不是你愛吃的嗎？怎麼？」

縵傑不言語，心裏更是委曲。

望着那一付生氣的面孔，吉明一時摸不着頭腦，既然遲到的原因都聲明了，似乎沒有可以使她生氣的理由，「又是小姐脾氣！」吉明自然想到這上頭，心裏一轉念，便說了出來！

「小姐脾氣，真難侍候！」

話只輕輕說出，縵傑卻如同受了一下悶棍，忍不住暴發了；

「你！……」

賭過咒不哭的，眼淚却不由自主地流下來。愈想愈氣，愈氣愈委曲，愈委曲愈忍不住要哭。

看到眼淚，吉明最最沒有辦法。十個女孩十個半好哭，都是沒有用的表示。往往這種情形，吉明便不做聲，可是，今天，却忍不住不說話了。誰叫頭一天她誇下了口？她要叫他看；她不依賴人也可以過，她自己有兩隻手，她要拿事實給他看，難道眼淚就是事實嗎？

「你呀！」吉明冷冷地說下去！「改不了脾氣。我們以後也別再打賭了。」

縵傑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假如不是顧忌鬧醒了父親，她要叫起來，跳起來。

一時氣的沒法使，便順手將棹上一紙包點心扔到吉明腳底下：彷彿說：

「我不稀罕你的點心！」

吉明臉也紅了，半嚮：

「你是要我走開？」

縵傑的頭拚命搖着。然而說不出話來。

吉明不是一個心細的人，不懂溫存，也不耐煩去猜想對方的原因。既然要鬧別扭，就別扭下去吧。他索興坐下來，正坐在八仙棹的橫頭的靠椅上，不停手地拿一條白手絹擦頭上，和臉上的汗。又掏出外衣口袋裏的一隻照相匣子，那匣子已經壓住了左邊的肺部呼吸，他要輕鬆地吐一吐氣，待自己休息過來，再看看這位難侍候的小姐的臉色。

縵傑呢，早已不哭了，一個人哭也沒有意思，同時，心下也估量着，爲什麼哭給他看呢？凡是給吉明添說話材料的事情，她都在盡力地避免。這時，她怔怔地在出神，也不知想什麼，忽然看到吉明不住地擦汗，愈擦汗愈多，不禁覺得可笑，她

却拚命咬着嘴唇，順手把自己的洗臉手巾，往掉上一扔，仍然不言語。

吉明撚過手巾，不馬上擦臉，假作正經地問道：

「氣不完嗎？」

縵傑冷笑了一聲，似乎表示：「值得同你生氣麼？」

「那末，告訴我，什麼原因生我的氣？」

「沒有原因。」

「那就是……」

不等吉明說下去，縵傑搶着道：

「不許說什麼小姐不小姐。我要做小姐，這時候不曉得睇覺嗎？幹嗎一大早起來等你？」

兩人慢慢解釋開了，也都笑了。扔到地上的點心包重復拾起來，兩人開始吃起點心來，點心分外的香，原來都餓了。這麼一耽擱，已經有九點了，便匆匆忙忙叫

醒阿金，關了後門，快快活活地上公園去拍照去。

第一個注意到縹緜的變化的，當然是阿金，小姐不再罵她，不再順手攔她一掌，也不再千次百次地差遣她了。例如倒杯茶，拿條手絹之類，小姐都自動地做了，甚至小姐的臥房鋪床，和灑掃也很少輪到阿金來做。阿金睡的很晚，因為要侍候老爺消夜，那麼該是夜半三點鐘光景。第二天再早也要拔到九點起來，假如小姐沒有事，或者也是沒有起來的話，阿金也會睡到十一，十二點鐘。

忽然這一陣子，阿金一夢醒來，可就是吃午飯的時候；姑娘在廚房裏劈叨她一個人忙不過來，阿金惶惑地爬起來，顧不到梳洗便忙着幫着開飯。偷望小姐臉上靜無事，心才落下了石子似地定下來。中飯往往是小姐一個人用。吃飯的時候也很少責怪姑娘，好像什麼菜都合胃口似地。吃完飯，不一會便聽到小姐的歌聲，阿金本來聰明，像什麼！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她也能夠跟上口唱兩句。自然，阿金究竟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使女，許多事情，她不會費那麼多的腦力去想，小姐不發脾氣，自己少挨打挨罵，是實惠；至於爲什麼小姐會變的溫婉起來？懂事起來？她可不去深加研究。作使女的人盡了自己的本分，何況又那麼年輕，多少也貪玩貪吃，在小姐高興的時候，使女也可以多一份意外享受。自然她又是一個非常容易滿足的本份的人。

然而，真正注意到縵傑的變化，而在心裏引起了無限思慮的，却是縵傑的父親章鑄臣先生。他終日躺在床上，因爲無所事事，便守着一盞燈，少年時的壯志，一生的得失，像燈心的微光一般，黯淡到照不亮自己的前路；只貪婪地吞着一口一口濃煙，精力，意志也便逐日地隨着吹出來的灰霧消散了。可是，偶然的動念中，未嘗不想到眼前的女兒。妻子早逝，女兒是匹無羈的馬似地，他已經感到駕馭不了。他本來嫉恨新潮流，因此反對女兒入學校，縵傑太幼小，從中學輟學回家，自己

當然不懂得打算。便信了父親的話，過着懶惰而嬌縱的生活。要脾氣，呵斥佣人，會玩，會用錢，這一切說明了這個女孩子將要走上怎麼樣的一條路。章鑄臣未始不感到女兒一天天大了，問題也一天天嚴重起來，可是，做父親的迷信老方法，反正嫁了事，只要找到一個相當的人，做父親的抱着得過且過的心理。忽然女兒像一個着了魔的人似的，變了，變的快，也變的厲害，冷眼旁觀起來，不能不承認女兒是變的好了，溫順而又可愛，是什麼原因呢？也許這也是自然的現象，女孩子家，總有一天要學着懂事，不過，這個理由還不能解釋當前的現象。章鑄臣反復思慮着，心裏担着一份大大的心事。

果然，一天晚上，縵傑陪着父親吃完了飯。便跟着父親一塊上樓，坐在煙榻旁邊，憂鬱地沉默着，章鑄臣也故意不說話，且拿起小茶壺一口一口地吃着新沏的香片茶。縵傑轉念頭轉的難過，便俯下身動手給父親燒煙泡，這工具她已經使用的很熱練了。煙泡燒的又大，又軟，裝上了煙槍給父親遞過去！

「爸，吃吧！」

「好的，等一等！」

章鑄臣故意剔着牙齒，用一根銀製的牙籤。一擦又吮了一口茶嗽着口。

「爸……」

本來是要催父親抽煙，而因了心裏有事，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章鑄臣銳利地看了女兒一眼，心下也在估量着，「這孩子有什麼心事？」

「縵傑！什麼事呵！唔？」

「沒有，我想……」

「唔？」

「爸！女孩子應不應該學好？」

「應該！」

「應不應該整天守在家裏呢？」

「怎麼？」

父親的聲音是低沉的，不悅的。縵傑躊躇了一下才又鼓起勇氣道：

「爸，讓我進學校吧！」

「沒有你吃的飯了嗎？爲什麼要進學校？不成！」

「可是，」縵傑也急了，「你要我整天待在家裏有什麼意思呢？」

「學着管家不好嗎？我正說你懂事了，想不到好了兩天就來歪纏。一句話，愛幹什麼都可以，就不讓進學校。你認得的字還不夠寫信掛賬嗎？讀書有什麼用？女孩子……」

「好，你說我不學好，那我天天出去看電影，去玩去。」

縵傑一生氣，扔下了手上玩着的那根銀針，一咕嚕爬起炕床，就登登的跑下樓去了。

「這孩子，裝瘋！」

父親照例不願意多想，明白了女兒並沒有別的打算，左不過是句舊話，讀書，不答應也就完了。放心下來，便拿起縵縵燒好的煙槍，呼嚕了兩口，滿足又舒適地嘆了口氣，半閉起眼睛養起神來。

向父親要求讀書，又一次失敗了。縵縵本來沒有這勇氣，經不起吉明慫恿；她知道不會成功，不成功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刺激。可是這一次要求失敗心裏却有說不出的懊惱，幾個月來吉明給她的影響真那麼深，她意識到自己是變了，然而自己變的是好是壞，自己爲什麼會變，和自己將要走上怎樣一條路去呢？她也很朦朧。讀書學齡耽擱的太久，她也實在沒有這決心，她躊躇的是：自己再從一年級讀起嗎？即便重讀舊課，恐怕也跟不上班了呵！不讀書整天在家裏，的確膩也膩死了。雖然貪玩，然而並無同年齡遊伴。鄭太太家每天一掉麻將牌，她還沒有那資格上桌子。確實，鄭太太的大孩子還只十一歲，而且在學校裏，早去晚歸，也玩不上，小芹是死了，如果小芹不死……恐怕也只有小芹才是她閨中良伴，此外什麼人也數不

上。父親除了吃飯時候見兩次面，此外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不願意待在家裏，又不可能進學校，生活怎樣能夠改進呢？在吉明面前誇下口。一定要改換一個新的生活，在舊的環境裏怎樣能夠開始新的生活呢？縵傑的懊惱不是沒有原因的。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求進的心，但每一個人同時又有一個壞的傾向，服從於習慣的惰性，兩者又是絕對地衝突的，好的一面抬頭，必然對於壞的一面有一種自覺，一日求進的心遭遇到障礙，習慣的惰性使乘機活動，猶之如有毒性的細菌，它可能生活在人的血液裏，它有腐蝕的作用，它可能使一個健康的身體馬上倒斃下來。

縵傑究竟是一個剛及成年的女孩子，知識同身體一天天發達成長起來，因之自覺的心特別的強。可是年齡太輕，教聲不夠，思慮未能週密。遇到了問題自己並沒有解決的力量。她懊惱她痛苦，她徘徊在矛盾的心情裏，她是一隻在風暴裏無力攏岸的小船，她需要一個援引的力量。

顯然的，她等待見到吉明。

思索了一夜，痛苦地熬到第二天，她知道吉明吃午飯的時間才有空，爲了避免在家裏可能受到父親的干涉，她特爲跑出來給吉明打了個電話，約吉明到那家他們曾經吃過飯的俄國小餐館去。

俄國小餐館在一條僻靜的街道轉角處，經常的主顧是單身的異國人。四毛錢一客的西餐可以吃到冷盤和飯後的咖啡水菓。便宜而精緻，吉明不知怎樣一個機會發現了這個地方，固然四毛錢一客飯，以他的經濟能力來說，有點奢侈，好在一個月以內不過一兩次這種享受，而且在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十分經濟儉約的人，偶然一次享受也不能認爲是浪費。

並且，這家餐廳，佈置幽靜，經常地開着留聲機，全是些最好的音樂片子。應該說非常適合於一對情侶傾心密談，固然，吉明同縵傑並不能算會一對情侶。縵傑所以挑選這地方，純然因爲地點僻靜，而且絕對碰不到一個熟識的人。同時，她此刻的心情是紊亂的，一陣勇氣走進餐館。當僕歐侍候她坐下時，她不覺心跳臉紅起

來，她要選一個人所不注意的畸角，她又要注意人們進出的那扇門，而她又不能把這秘密洩露給僕歐知道。惶然地檢了一個棹子坐下來，極力想裝的自然，可是一抬眼，彷彿誰都在叮望着自己，動輒就都不自然了。其實她並沒有看清楚客座裏究竟有多少人，此時一心一念只盼着吉明早點到來才好。

從什麼時候開始她信任了吉明的呢？吉明是一個性格非常強的青年，兩人在一塊往往是吵架到生氣才分手，分手以後不多一會又都互相原諒了。在縵傑方面，因為不承認自己的弱點，受到批評必然要辯駁。辯駁的武器全憑口才，是沒有力量的，得拿出事實來證明。爲了拿出事實來，縵傑內心經過了多麼大一番鬥爭，這內心爭鬥苦惱了她，也吸引了她。慢慢地她肯接受批評，肯改正自己的弱點。

她相信吉明，除了吉明，她沒有一個更知己的朋友。她明白吉明是爲她好，才對她那麼苛刻。爲了要學「好」——固然好與壞的意義在她還有點朦朧——她自己同自己鬥爭的也更厲害。她和吉明曾經有過那麼一次談話。吉明問過她：



「你除了玩以外還喜歡什麼！」

她答復不出來。

「那麼，在玩裏面，你最喜歡什麼呢？」

她想了想，說：

「音樂。」

「那麼，你是否也望自己將來成功爲一個音樂家呢？」

當然她並沒有想到要成爲一個音樂家，她愛音樂也僅僅因爲自己喜歡唱唱歌而已。給吉明這一問，於是她心下思量着：「喜歡音樂，同成爲一個音樂家有什麼不同呢？」她還不懂得每一個人應該有一個事業的目的，往往事業目的是根據個人愛好的發展而決定的。

吉明自己沒有完成學業，是受了經濟的限制。他非常奇怪竟有在優裕的環境而不思上進，不求上進的人。他明白錯不在縵傑，她還是孩子，危險的是，不在這個

時候去爭取，縵傑的前途會毀在這種安適享樂的生活裏，而被染成爲一個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的人。想到自己讀書時代所受的一些挫折，對縵傑的期望不禁更爲熱切，他立意要盡自己的力量來幫助她，鼓勵她。爲了這個目的也往往言不由衷地刺激她，磨難她。往往縵傑給氣的哭了，兩下才收兵。一則是吉明的性格如此，他不會說好聽的話，再則，這方法似乎也頗收效，便也樂用不疲了。

縵傑等到困窘的時候，吉明才匆匆跑了來。不待坐定，吉明就知道對方耽着重大的心思，望着那張稚氣的臉，露出遲頓無助的表情，吉明的心情也便跟着陰沉下來。

「怎麼樣了，縵傑？」

對方搖着頭，把下嘴唇咬得緊緊地，露出一排細白牙齒。

僕歐送上兩杯白開水。吉明一口氣就喝下去了。兩人無言地用起餐來。縵傑呢，想到自己要求失敗，感到慚愧。吉明却在考慮失敗了以後應該如何來彌補。故意

等吃完了飯以後再詳細詢問經過。

終於，縵傑忍不住訴說了：

「不成，我爸脾氣說不成。我要求過不止兩三次。我發誓再也不向他要求什麼了。他說能寫信記賬就夠了，讀書有什麼用……」

「那麼，你……」

「賭氣跑出來了。我說我天天去玩去，反正爸有錢，我花了他也不心痛。」

「你真的這樣打算嗎？」

「我，我不知道啊！你要我學好，我懂！可是，爸……」

「你能夠不用你爸爸的錢嗎？」

「我自己那裏會有錢呢！」

「假如你爸沒有錢給你，你怎麼辦？萬一你爸死了，你沒有工作的能力，你又怎麼辦？」

「……………」

「當然，事情不會這麼壞，這只是萬一的事。你爸爸的打算我明白，我想你也懂。再過一年兩年，他看相了一家人家……」

「不，不許你說……」

「到那個時候你也完了！」

「黃先生！你給我出個主意呵！」

「假如我有錢，一定供給你讀書。可是，我沒有這能力，我……」

吉明一半自語地說着。縵傑沉默地嘗味着心裏的悲哀。半響，吉明臉上忽然閃了一道光，顯得有點緊張地問縵傑：

「你願意做事情麼？」

「我？做事情？」

「你說，你願意呢，不願意。」

「什麼事情？我，我能做嗎？」

「先不要懷疑你的能力。也不要顧慮是什麼事情。你願意，你有決心，而且要有勇氣，吃苦的勇氣。那麼，再告訴你。你自己先考慮一下。」

「我當然能吃苦，不過，做了事情還能夠讀書麼？」

「當然你白天做事，夜晚不就能讀書了嗎？而且你慢慢有能力供給自己，你爸知道了也不責怪你的。」

「告訴我什麼事情！」

「一家藥廠，門市部在四馬路，徵求中學程度的女職員，待遇是看能力而定的，我舅父是股東之一，我可以請他介紹你進去。」

「……………」

「不要怕，工作容易。初進去供給吃飯以外，還可以有二十元的薪水。另外每月有紅酬。你只要去練習一個月，藥名字就可以弄熟了。而且女同伴多得很多。待練

習期滿，晚上的時間就可以進學校去補習了。」

這將是另一種新的生活的憧憬，縵傑聽來很興奮，她是相信吉明，敬服吉明的。吉明的意思，爲她的打算，未有不感激而受的。自然，這個提議她更是沒有考慮的必要了。

只是，她躊躇了一下問道：

「你舅父肯介紹我麼？」

「當然肯，舅父一向相信我。」

「那末，說定了，黃先生！我等你的訊。」

吉明付了帳，兩人走出餐館，吉明便匆匆地同縵傑分了手。

望着吉明快捷地走了的背影，一直到望不見了，縵傑才怔怔地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她理清自己的心情，想着能夠開始一個獨立的新生活，心裏充滿了驚喜。她和一般的女孩子一樣，本能似地愛慕新奇。固然她多少有點膽怯，她真的能夠如

吉明的希望，建立一個獨立的新生活來麼？她自己不知道，也不知道。在未踏入社會以前的人是無從估計自己踏入社會以後的結果的。

能夠開始一個新的生活，無暇顧及自己的能力，已經充滿了喜悅。她歡躍地跳回家，漁光曲順溜地唱出口來。給她開後門的娘姨倒不禁駭了一跳，這個終日不語不言的婦人，常是冷眼裏觀看一切，有時看不過眼便私下嘆口氣。「唉！沒娘的孩子怪可憐的！」

#### 四

新洲藥房四馬路的門市部，爲了擴大營業，招收了六個女練習生，訓練一個多月，便都替代了男職員在櫃上招呼顧客了。開始工作很簡單，配藥另有專人，她們不過做些傳遞，包紮，收款，記賬的工作，同時藥房又帶化粧品，藥棉花之類。六個女孩子，都是中學程度，年齡也相彷彿，可是比較年齡最小的還是章縵傑。她剛滿十五歲，個子比誰都高，發育得比誰都勻稱。她們除了二十元薪水外，另有紅酬

，紅酬是以工作成績來分的。每人每天工作完畢呈繳自己的一本售貨底帳本子，生意招呼的多，月底的紅酬也可以多拿些。工作了三四個月，都平靜無事。可是慢慢地繆傑的成績跳到了第一位。第三個月如此，第四個月也如此。因為繆傑本性活潑，工作又非常認真，動作快捷，招呼週到，無論生熟顧客都喜歡找她。女孩子們心眼本來都窄狹，於是成績差點的幾位到月底分紅時就不免說些閑話了。一個姓莫的小姐，個子瘦瘦的，長長的，年齡據說十九歲，看樣子總有二十四五了。嫉妒心最熾。尤其同伴中有人說繆傑長的漂亮，爲人可愛時，她總不滿地冷笑一聲。到第五個月又是繆傑拿最高的紅酬時，她可忍不住要跳起來，陰險的人也必然聰明，她知道向上峯去進行挑撥離間是沒有用的，攻擊一個人，自己應該有羣衆。然而她抓住了一個共同的心理，誰都在吃繆傑的醋。於是她便發號施令起來，挑動一個姓賈的，綽號大砲的出來，實行總攻擊。賈的性情極像個男孩子，什麼事都不過心，自己是大近視眼，察顏觀色一套都不懂。她最恨的是女人氣，她認爲女孩子應和男孩



子一樣，本本分分工作才是，當她聽信了姓莫的話，說縵傑向顧客賣俏，向經理撒嬌這些話時，心裏火起萬丈。

「好啊！什麼工作婦女，這真是四馬路的野雞了；我要她好看的。」  
姓莫的却故意勸阻她，假仁假義地說了一篇大道理：

「唉，你也是孩子脾氣，知道知道這個社會的真相是好的，信什麼真呢？再說，她年紀比你輕，人又漂亮，真的誰不說她是我們新洲的皇后呢！你又會說，又會唱，我倒喜歡她的喉嚨，真甜，電影明星都唱不過她呢，你信不信？我看呀，她在這裏也委曲了，她那份本錢，賺一百二百也應該……」

「應該，應該，那她就不該上我們這兒來。既然會說會唱，又漂亮又能幹，爲什麼不去當電影明星？在我們面前演戲，鬼要看！」賈小姐恨恨地說，牙齒咬得響響的。

「算了，你這脾氣，」莫小姐故意嘆口氣，好像如果發生什麼事，她也無能爲

力似的。

一天，店裏正吃午飯，忽然一個着西裝的青年進來買東西，大家看見是那位常來的青年人，故意都低着頭吃飯，賬房在櫃上抽煙，向飯桌看了一眼，便隨口喊了一聲：

「章小姐！請你照顧下生意。」

縵傑早已看見那個西裝青年，不禁繃了繃眉。既然賬房喊到她，沒有理由不立起來，心裏不很耐煩地咕噓了一句：「又是他！」她明白這個人目的不在買東西。平均三天兩天來一回，有時買阿司匹靈，有時買頭痛粉，縵傑呢，從來沒有細看他一眼，只聽熟了他的聲音，說的一口流利的國語。縵傑有點羨慕國語說得好的人，可是，對方是個西裝少年，她不方便搭訕。尤其在兩天前縵傑由家裏出來，剛要上電車，忽然聽到一句熟悉的口音：「上那裏去？」她駭得頭也不回便跳下電車，心定之後，才想起那聲音可能是常來買東西的青年顧客的聲音。自有這件事以後，不覺

胆怯起來；她讀過一些雜誌小說，也常看到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她知道一些可恥的釘梢故事。這天，縵傑想避免招呼這個人，不料竟避免不了，十分不願地迎上去。

「要什麼東西？」

「我買塊香皂。有嗎？」

「有。」

她就從玻璃櫥裏拿出一塊圓形的香皂，後從售貨單上填上價目，冷冷地望着寫的價目唸道：

「六毛。」

「六毛？別處五毛半都可以買到呢！爲什麼要賣貴五分？」

「我不知道。」縵傑忍耐地低低回着。

「好罷，六毛就六毛，這瓶頭臘多少錢？」那青年用手指着一個紅色的紙裝的瓶子問道。

「那，兩毛五。」

「還有一毛五，不用找了。給我一條毛巾罷。」

「我們這裏沒有毛巾。」

「那，就牙刷罷。」

「牙刷兩毛五一隻。」

「太貴了。」

「不買，我就找錢給你好了。」

縵傑不等對方回話，便馬上填好售貨單，而且不待小孩子來拿錢，她自己走到賬房清了賬。用綠色廣告紙將東西包好，連同一毛五的輔幣，送回到青年手裏。

在縵傑心裏是打發他走了完事，所以動作顯的匆忙，侍候這麼一位主顧，心裏本來有點不愉快。誰知工作完畢，飯桌上忽然發出一陣笑聲，她本也不想再吃，便也不想回到飯桌去，只向她們望了望，看見莫小姐正附在誰的耳朵邊說話，聽話的

人正笑不可仰。莫小姐無意間遇到了縵傑的注視，馬上招呼縵傑道：

「章小姐，飯都不吃了。」

縵傑正沒好氣，知道她們在議論她，便順口答道：

「我不想吃。」

「你累了是不是？累了更需要歇歇呀！」莫小姐討好似的走過來。

「我不累。」縵傑知道了莫小姐嘴裏沒有好話，爲了避免同她交談，正巧有一個中年婦人進來買藥，她便搶快一步迎上前去。她聽到莫小姐在背後擲給她一聲冷笑。

正巧一位素不好說話的劉雲走過來，縵傑用左手指了一下，示意她去照顧那位買主，自己却回身走到莫小姐的面前，挑戰似地交叉起兩隻胳膊，眼睛瞪得像一付鈴鐺。看看來勢不對，莫小姐早就堆起了一臉的笑。可是兩人一時都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攻擊對方。近視眼賈大砲正端着一杯茶走近她們，莫小姐求救地用腿碰碰賈小姐，不意一玻璃杯熱茶，連同杯子砸在地下，潑了縵傑半身的水。賈小姐自然

不會道歉，縵傑却忍不住發作了：

「真是瞎子嗎？……」

「你罵誰？」

「誰惹我，我罵誰！」

莫小姐知道點燃了火了，可是她又怕真的燒起了，這不是時候，她希望拉攏所有的同事同縵傑對立，自己却又向縵傑討好。她嫉恨縵傑，希望縵傑被辭掉，可是自己却不願正面同縵傑衝突，爲了縵傑太紅了，經理正倚重縵傑，這樣鬥氣目的是增加縵傑精神上的威脅，却並不是想借此鬧架，來犯藥房的規章；事實，她更明白，犯了規章，倒霉的不是縵傑，而是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因此，馬上一轉念，她搶着說道：

「都是我不好，賈小姐近視眼看不見，我呢，本想讓後一步，沒來得及。這杯子算我砸的，可是，委曲了章小姐，衣服濕了怎麼辦呢？」

縵傑還不及答話，賈小姐仍然怒聲叫道：

「我近視眼怎麼？我又不是瞎子呀！」

莫小姐拖着賈小姐的肩膀走開去，一壁低低的勸慰着：

「唉！你的脾氣……」

縵傑恨恨地用腳踏着玻璃碎片，似乎要把一肚子的氣踩在平底皮鞋的下面，可是，踩了兩下，忿氣除不掉，只覺得耳根一陣熱，呼吸都快速起來。

五六個月的生活體驗，一方面，在工作上的努力，認真，與得到的獎勵，應該可以自慰；而另一方面，人情險詐，使得縵傑不可能再保留孩子氣的天真，不可能任性使氣，愈在人多的時候便愈感寂寞。尤其最近一兩個月，五個女同伴四個對她生了心，縵傑非常難過，尤其受不了那些冷言冷語，譏笑諷罵，幾次想找吉明說不幹了，又怕吉明責備自己沒有長性，才半年時間，就不幹了。吉明又那麼熱心給她找人補習功課，晚上八時到十時，她已經累了一天，晚上精神可就支持不了。新洲

藥房是八小時工作制，可是來回電車要費時間，晚間下班後收賬結賬也要時間，實在沒有餘力進補習夜校，生怕補習功課也不可能按時上課了。

爲了怕吉明生氣和失望，一時不敢把自己的一些不愉快事講給吉明知道。「他一定又說我不是，說我因了成績好，驕傲，得罪了人。」縵傑雖然有一肚子的委曲，可時每到月底，除了正薪外，可以多拿到二三十元的紅酬，心裏又未嘗不引以自慰：「我可以不用爸的錢了！」四五十元，真夠她花的，她愛買什麼就買什麼。章鑄臣已經知道女兒在新州工作，看她每月有錢拿回，也就不過問女兒的事了。心裏多少有點意外：「小小年紀，倒真難爲她！」

可是有了錢又有什麼意思呢？寂寞繼着年齡在增長，工作得不到安慰，家庭沒有一分溫暖。父親自然是早睡晚抽煙，樓下後廂房又多了一對夫婦，是縵傑的堂兄嫂，堂兄叫章紹銓，癆病鬼脖子，三十來歲年紀，已經像個小老頭似地，看來也有煙癮，不過還不敢擺燈，有時陪父親聊天，自然也隨意抽兩口。嫂子是個有心計的



女人，從鄉下搬來不到半月，儼然主婦身份，大權在握，頗懂得調派，第一是討伯伯的歡喜，據說是縵傑二叔的兒子，曾經有意過繼給鑄臣名下做兒子，目的當然看中了章鑄臣還有幾個錢，縵傑又是女孩子，章家的財產總不能跟着女兒一塊嫁出去。縵傑倒並不計較財產，她根本還不懂得這些事，她討厭這一對兄妹，實在他們爲人既陰險，又狠毒，娘姨因此辭工，還是縵傑死要挽留，阿金又不知在大小姐面前哭了多少次，說少奶奶打他，飲食上也苛刻他們當下人的。縵傑自己早出晚歸，星期天也少在家吃一天飯，她不願聽她嫂子的玩笑。

「妹妹，真漂亮呀！今天，是不是那位黃先生要來？應該早告訴我，請他吃飯才是呀！」

哥嫂誤會了吉明是縵傑的愛人，嘴上說得很甜的，背後就到章鑄臣面前說吉明的不是，說縵傑還小，要找人家也得找個門當戶對的，黃吉明是個窮小子，萬萬不行。這些說話間接傳給縵傑知道，她不禁氣高三丈。縵傑想：「幸而我在工作，沒

有白吃家裏的飯，你們還管不了我！」因此縵傑躊躇着不能馬上辭去新洲的事，除非另外有工作。可是機會又在什麼地方呢？自己除了吉明外，不認識一個人。

愈是工作成績好，縵傑心裏也愈其煩惱。這個星期天她想在家裏休息休息，可是終于熬不住。到了十點鐘，她便信步走到街上，心裏懊悔頭一天沒有打電話約吉明出來，此刻也無法找到他了。走過俄國小餐館，不禁向裏面投了一眼；自然，這時候還早，而且吉明也不見得在裏面。悶悶地走進了法國公園，望着小孩子在草地上曬，晒着太陽也不怕熱，「夏天又快來了！」她用手絹拭去了鼻尖上的汗珠，想找一個樹蔭下坐一坐。

差不多也快有半年沒有上公園來坐了。兩年前自己還小，十三，十四歲的人，還可以走到孩子羣裏搶球玩，那些法國小學的孩子本也玩熟了。那時候坐在樹底下望着她跳躍嬉鬧的是小芹，一想到小芹不禁心上打了個寒顫。忽然鼻尖一陣酸，幾乎掉下淚來。她從來沒有好好哭過小芹，覺得對不住這個朋友。又從小芹想到青

明，以她的冷眼旁觀，好像吉明對小芹那麼溫柔，體貼，「爲什麼對我又是另一個態度呢？」她不禁分析起自己和吉明的友誼來。分析的結果，認爲吉明對自己太嚴酷，「她永遠把我當孩子，可我已經是大人了呵！」她想的太多了，也愈煩惱。她簡直不原諒吉明了。是的，他們之間有一道看不見的隔膜，顯然縵傑對這樣的友情有點不滿足，她估量了自己的勇氣，她要向吉明說一個明白。是不是哥嫂的微言在她心裏作了祟，爲什麼吉明的影子老在心裏驅逐不掉呢？

初戀中的人們，心緒是徬徨無主的。在初戀中的女孩子的心情，更其是煩惱萬端，對萬事萬物的看法也自不同，無異是叶絲自縛的蠶子，而縵傑已經是繭中的幼蟲躍躍欲飛了。

縵傑正在發楞，忽然一個青年人向她走來，禮貌地向縵傑道：

「章小姐，早！」

聽到這聲音，縵傑不禁駭的跳起來。「又是他！那一口流利的國語，閉着眼睛

聽來也知道是誰。「可是他怎麼知道我姓章呢？」縵傑惑然不解。一則是好奇心，她要在這個時候把對方研究個明白；再者公園不比店裏，少了盯着她的十隻眼睛，舉動可以自由得多，還有被壓抑了許多時候的本能的好強性格來乘機復活了。這時，她從容地抬起頭來，一對像黑海一般深奧神祕的眼睛，大胆地射出兩道光，她這才清楚「立在她面前的這個男子的面貌形狀。

這男子是個中等身材，肩膀略感瘦削，面色白淨，眉眼清秀如女子，鼻還端正，嘴還闊大，否則一點男人氣都沒有了。西裝甚貼身，看來專門討女人歡喜極力講究服飾的人。

望着縵傑這樣打量自己，這男子出於意外，顯的拘束，他不自然地笑笑，從懷裏掏出一張名片囁嚅地說道：

「我！我自己來介紹吧，這是我的名片。」

縵傑接過名片，望到對方有點窘，報復似的地得意起來，眉頭縐了縐，唸起名

片來：

「陳——文——元——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說完，預備遞還名片，拔腳就走。陳文元看準了她的打算，便橫走一步，攔住她道；

「章小姐！你等等，我真是冒昧得很；其實在我呢，是早就認識章小姐了，我常到新洲去買東西，我還認識新洲一些朋友，有一位邱董事，聽說過沒有？他是我的一位遠親，我稱他做表姑丈，他曾經要我上新洲幫忙，如果我不是被朋友們拖着開公司，我可能同章小姐是同事呢……」

「章小姐，今天倒閒散得很，恐怕很難得啊！我平日看你最忙了。」

「我看你工作那麼忙，實在太委曲了。以你的才幹，到那兒也比在新洲好，我就爲了新洲的待遇差，甯可自己掏本錢做點事業……」

陳文元一面自己嘮嘮叨叨說着說不完的話，然而他無時不在觀察對方的顏色，

他要在眼睛閃一閃，眉毛動一動之下得到一絲反應。十分鐘以後。他看出縵傑並不討厭他，（這樣一型的男子生來是會討女人的歡喜的！）他更把穩一分一秒的時間，乘機進言：

「章小姐，願不願意參觀我們的公司？就在西摩路，德信商行三樓，我們的公司名字是大時代。」

「像章小姐這樣一位有天才的歌唱家，如果能光顧一下我們的小公司，那真是榮幸極了！」

縵傑抱定宗旨不說話，其實她本可以立起就走了的，可是，經不住陳文元的一套甜言蜜語，說話那麼有分寸，而且極力拉知己，彷彿大時代公司就是新洲藥房。其實陳文元所謂表姑丈邱先生是何許人，縵傑根本就不知道。一會又談到縵傑會唱歌，縵傑不禁在心裏奇怪：「他怎麼這樣清楚我？」

陳文元注意到縵傑臉上逐漸失去那層愠怒之色，意識到自己的進攻已佔優勢，

聰明地表白自己是一位紳士，是有教養的人，乃故意向縵傑道：

「哦！打擾你半天，恐怕你也該疲倦了吧？假如你此刻是回府上去的話，不曉得你可否允許我送你回去？」

縵傑瞪着一對大眼睛半晌才說道：

「我住的地方遠得很，不敢勞陳先生的駕！」

陳文元狡滑地笑了笑道：

「我知道，就在法國公園右手的轉角：。」

縵傑像個說謊的孩子，被人指破了，窘的臉飛紅，忍無可忍地突然暴發起來：

「你知道又怎麼樣？我不認識你，爲什麼你老打聽我的事？只要你敢，只要你不怕我家裏人把你擄出來，你送我回家好了。告訴你，我可不是好欺侮的！」

縵傑的聲音，當激怒的時候，特別響亮，陳文元沒有料到這一着，相當有點窘。「這個女孩子脾氣好大！」正在躊躇想個什麼辦法，可是章縵傑已經匆匆地走

遠。想追上去解釋解釋，一轉眼，縵傑的情影早已走出視線以外了。

自從法國公園這次意外的邂逅之後，縵傑在工作的時候不禁添了一份心事，害怕陳文元突然跑進來和她胡纏。與其說怕陳文元，不如說怕那幾位女同事還恰當些。她實在不願看她們的嘴臉，聽她們的冷言冷語。工作環境不愉快，工作的興致也不免懈怠下來。幸而縵傑還不失她原有好強好勝的孩子氣，既然還在新洲，那每個月考的總不能輸給任何人。一面在心裏打主意，有別的工作機會，馬上就走。

她非常想見到吉明，却非常難見到吉明；爲了家裏多了一對寶貝兄妹，吉明更少上她家裏去，偶然抽空到新洲來坐幾分鐘，這時候自然不能多談什麼。吉明呢，是一種責任感，怕她在工作上有什麼困難，知道她很努力，成績很好，心裏也非常安慰。

他忽略了縵傑心情的波動，他的關切，縵傑是不會感到滿足的，吉明督促縵傑，彷彿一位嚴師對待學童一般，他在縵傑心裏造成一個威嚴，怪僻，不可親近的



印象。兩年前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的影子也逐漸在記憶中淡忘，縵傑感到悲哀，而吉明反而覺得是一種進步的現象。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新洲藥房臨時放半天假，因為是月尾，賬房要結賬，女孩子們騷動了，她們非常貪玩，互相約着回家換衣服，好夫大光明看電影，只有縵傑一個人悶悶地，又多出半天，幹什麼好呢？

縵傑正在出神，一位劉雲忽然走過來。這位女孩子平日比較安靜，她也許有點同情縵傑的抑鬱，有心來安慰她：

「章小姐，你回去麼？」

「我！」縵傑本來沒打好主意，便笑着對劉小姐道：「你呢？同她們去看電影麼？」

劉小姐搖搖頭，又道：

「我沒有事，我們溜溜馬路吧！」

「好！」縵傑當然接受了這個提議，回身就向玻璃鏡子理一理頭髮，忽然在鏡子裏看見莫小姐同另外兩個女伴做鬼臉，心裏馬上陰沉下來，不禁疑惑道：「劉雲今天爲什麼對我這樣好？」心裏想不去，可是劉小姐已經拿好了皮包在等着她了。

「走吧！」劉小姐溫和地問縵傑，縵傑注意了一下劉小姐的臉，臉上看去是坦白的誠懇，自己不禁抱歉地笑了笑。爲了表示好感，特爲把右手挽着劉小姐的左手，好像一對親密的朋友一般，歡躍地走出店門，不一會就捲進人潮裏面去了。

陪着劉雲買了點兒童用的書和文具，不禁奇怪地問：

「你買這些幹什麼？」

「給我弟弟。」劉雲笑着回答她，接着又補充道：「我父親早死了，家裏只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小弟弟，我和媽都愛他，他聰明的很。」

「你還有一個弟弟！」

縵傑羨慕地嘆了一口氣，談話開始，兩個青年女郎的心拉的更近一點了。

原來劉雲的身世很苦，縵傑非常同情她，而且有點惋惜地道：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些事呢？」

「那怪你呀！」

「怪我？」

「可不是！你初進來，有點驕傲，叫我不敢接近，其實我一見你就歡喜你的。」

「那是你誤會了我。」

縵傑心裏不大舒服，可又找不出駁服人家責備她驕傲的理由。

劉雲聰明地接着道：

「自然，生朋友，隔膜多些，何況又有人故意破壞你。」

「你是說莫？」

劉雲點點頭。

「我沒有得罪她呀？」

「嫉妒。因為她的成績最壞，所以她頂恨成績最好的。」接着又安慰縵傑道：

「理她呢！她快要調走了。」

「真的，爲什麼？」

「我也不清楚，也許她到經理面前說了什麼話，經理也是一位難侍候的人。」

「哦！」

「到了，我要給我媽買放大脚的襪子，你幫我找一找。」

劉雲的身世，和她坦白的態度，渾厚的天性，提到母親和弟弟臉上就罩了一層微笑，這些，叫縵傑一方面感動，一方面慚愧。原來世界上有比她更清苦，而爲人却比她更寬大的人，她不禁暗暗地責備自己。因此願意和劉雲做一個朋友，熱心地陪她走小鋪子，挑選最便宜的東西，並且請劉雲上大三元吃點心和晚飯，劉雲堅持不肯，縵傑氣了才勉強答應。

走進大三元，縵傑爽快地對劉雲說：

「我有十塊錢，我們兩個人是吃不完的，你選你愛吃的點吧！」

劉雲自然還在客氣，縵傑却做主寫四樣最貴的菜，不顧劉雲埋怨，便笑道：

「我要在這裏多坐一會，我們多談談。」

她們談到工作，談到每一個同事，談到家庭，談到自己，劉雲忽然笑着問縵

傑：

「你是不是已經訂了婚了？」

「沒有呀！」縵傑雖則否認臉却不禁紅了。「爲什麼想到我訂了婚呢？」

「因爲，她們說，那位黃先生……」

「他是我的——親戚，遠房的親戚，應該說是朋友對不對？你呢？」

「我也沒有，不過……」劉雲臉色暗了一下，接着說：「我有一位表哥……」

「姓什麼？」縵傑玩笑地問。

「姓邱，已經死了。」

「你們？」

「我們不過玩得來就是了，沒有別的，我們都還小。他的伯父就是新洲的一位董事……」

「哦？是的，我聽說……」縵傑忽然想起陳文元來，不禁心裏跳了一陣。「姓邱的不就是陳文元的表姑丈嗎？那麼陳文元，劉雲一定是認得的囉，平常陳文元來買東西，劉雲爲什麼不和他招呼，還是故意捉弄我？或者陳文元根本是個流氓，並不是邱董事的親戚。」她心裏一陣亂，想來想去也不明白，又不便追問劉雲。

「你想什麼了？」劉雲奇怪起來，問縵傑。

「沒有想什麼，我，我同情你。」

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措詞，可是這句簡單的話却使得劉雲難過起來。

「過去的事我從來也不想的，奇怪今天怎麼提起來了。」

兩人都吃得很飽，經過這一番交談，兩人友誼更見親密起來。吃完飯，縵傑就

拖着劉雲沿靜安寺路散步，送劉雲上了黃包車，自己才懶懶地向回家的路上走。

這以後，縵傑和劉雲果然成了親密的伴侶，工作時不再寂寞了。莫小姐一星期後不明原因離了職；賈小姐似乎很不平，常常借題發牢騷，也沒人理她。縵傑心裏很得意，眼看自己，慢慢佔了上風，劉雲固然向着她，另外兩個女孩子也慢慢向她們了。工作成績仍然縵傑佔第一位，公司非常看重她。這一年夏天過的很愉快，下午放假，縵傑常拖劉雲上虹口學游泳，有時吉明也參加，縵傑又很快地恢復活潑本性，流行的歌曲常常哼着，唱着，聲音那樣迷人，甚至劉雲都說：

「你真可以去灌張唱片，你比歌唱明星唱的好聽多了！」

縵傑只笑笑，不答話。

縵傑心裏有一個謎，她沒有勇氣揭開，她多少也憧憬一個新的環境，夢想着新奇。可是陳文元只是一個若即若離的幻影，陳文元照樣上新洲來買東西，也照樣做義務保鏢送她一段路，她却避免同陳文元說話，暗地却在觀察：第一要知道劉雲和

陳文元是不是認識的，她要明白更進一步認識陳文元，應該從劉雲入手。劉雲即使不認識他，也可以間接地爲她去打聽。只是怎麼好意思同劉雲談及這件事呢？

可是，「我爲什麼老想起陳文元來呢？這是因爲他那一口流利的國語呢？是因爲他那翩翩的風度嗎？是因爲他的這股傻勁呢？還是因爲……大時代廣播公司，這個新奇的具有魔力的消息在作祟呢？」

她不再想下去，她已經壓抑不住自己的心跳了。

## 五

「章姊姊唱呀！章姊姊唱得好！」

「弟弟，別鬧，一鬧，她就不唱了！」

劉雲笑着示意她的弟弟小榮，一面轉向縵傑道：

「那麼，我按琴了？」

說着，兩隻手就在小小的破風琴上撫弄起來，風琴發出伊啞的聲音，顯然太老



舊了，像一個喊不出聲音的人在吃力地哼着。

「燕雙飛……」

縵傑剛唱了頭一句，又便不肯唱了。劉雲詫異地望着她，縵傑臉紅紅的，把嘴撇了一撇，撒嬌地說：

「不！我真不會唱了。」

「這才奇了，爲什麼呢？本來唱得很好的！」

劉雲裝做生氣的樣子，一回頭看見媽媽正在望着她們，於是，便笑問道：

「哦！你是看見媽媽在這兒，害羞了是不是？媽，你別聽，別看我們，她就肯唱了。」

劉雲忽然跳上床，放下一邊帳子，嚶道：

「媽媽不見了，也聽不見了！」

縵傑又急又好笑，馬上辯道：

「不是的，真忘了！」

劉太太溫和地站起來，掛好帳子，一邊給劉榮穿鞋子，一邊謙虛地說道：

「我是老古董了，什麼也不懂，要是我來了你們就不玩了，可真不好意思，章小姐在這裏也沒有好招待的，這麼客氣怎麼成！」

接着又嘆口氣道：

「小榮，九歲了，像個吃奶奶的孩子，你看把我的衣服都揉亂了，下來！下來！」

「要章姊姊唱囉！」

小榮固執地要求着，以為遮着媽媽的眼睛縵傑就肯唱了。不讓劉太太給他穿鞋子，一面自己哼着大路歌：

「我們大家流血汗，

爲了活命，

那怕……拉拉拉拉拉！

劉雲去捉弟弟的胳膊，一邊說：「瞧你鬧的？九歲了，還小嗎？穿好鞋子，塊來同章小姐學幾隻歌。」

「我會，我會大路歌。」

劉榮逞能地穿好鞋子，挺着小胸脯，站在姊姊的面前，裝腔做勢地。

劉雲道：

「你唱大路歌呀，是大路歌唱你：你只會拉拉拉，拉拉……」

劉榮羞了，直要打劉雲，劉雲躲到縵傑身後，喘着氣道：

「你敢，打着章姊姊，她更不教你了。」

還是縵傑講的和，她動手去按風琴，一邊向劉榮道：

「榮弟弟，我們一塊唱大路歌吧！」

歌聲諧和地響亮起來，而且調音鏗鏘壓過了琴聲。劉雲聽的出了神，也不知不

覺加入合唱了，大路歌唱完了，縵傑又一個人唱了一隻天涯歌女。

縵傑自己也不禁沉醉在歌聲裏，彷彿回到學生時候，她是那樣愛唱歌，老是留在音樂室裏，最初跟同學們比賽嗓子，後來琴聲歌聲迷着了這個小靈魂，她的記憶力好，歌詞歌譜過目就背誦下來，教音樂的方小姐非常歡喜她，說她有音樂天才；離開了學校，最初彷彿失去了什麼，其實她是一個最不用功的女學生，功課沒有一門列在優級，除了音樂體育。她退學以後，曾經要求父親給她買個風琴，父親答應了，可從來也不給她買。今天儼然地重逢舊友一般，說不出的興奮，也說不出的悵惘。她喜愛這麼一個和穆快樂的環境，她愛劉雲，愛劉雲的弟弟，也愛她們的媽媽。她的手指居然沒有生疏，不過這樣一架老而破的風琴，幾乎彈不出調子來；可是，她竟背得出在學校裏唱的舊歌，和舊譜子。她最愛的一首歌「問」，這時候忽然跳到腦子裏來，她半回憶地低低唱着：

「你知道你是誰？」

你知道華年如水！

你知道秋——聲

添得幾何憔悴？

垂，垂，垂，垂！

你知道今日的江山

有多少悽惶的淚？

你想想呵，

對，對，對！

一個高身裁的女人影子在她腦子裏隱約地閃了一下，那是方璧，教她音樂課的女先生，同時也教她們的體育。縵傑曾經在心裏熱愛過她——方璧，可是自己只是個孩子，愛方先生的美，愛她的溫柔，愛她的聲音，可是，自己從來不敢接近她，甚至還避免和方璧說話。縵傑是個早熟的女孩子，自己也理不清這種愛慕的感情是

什麼，除了上音樂體育課感到心裏惶惶然外，一直把這秘密保留下來。而在這一次上課，方先生教這首歌「問」時，縵傑却忍不住在課堂上哭了。這首歌的調子是感人的，歌詞的意義縵傑並不大了解，而且也記不大清楚，縵傑，現在忽然回憶過去情景，雖然哭不出來，却有一絲排遣不住的悵惘。

離開學校不再見到舊日的同學，更少見到舊日的師長，同舊日的生活更是有長道的距離，爲什麼這首歌，偏偏這首歌，久已忘了的今天忽然順口出聲了呢？兩年，縵傑喜愛音樂的心雖未少減，而學的機會却全給娛樂替代了去；也可以說在娛樂裏學到不少東西，特別是唱歌，電影上流行了一陣新的歌曲。新的歌曲並沒有教育她，除了哼唱，無聊時混混時候，此外，她不理解那些新歌曲，因此音樂對她也起不了作用。

劉雲沒有唱過這個歌，「問」的歌詞也聽不大清楚，然而她却被縵傑的聲音表情迷住了。她喜歡這個歌，喜歡這個歌的調子，她本是有點憂鬱感的女孩子，容受

感動，縵傑忘神地聲音愈來愈低沉，劉雲的心也被拉的更緊。

悵惘也只是隨風拂過的水面的波影，一會就消逝了，琴聲隨歌聲戛然而止，屋子裏靜靜的，靜的彷彿沒一個人在旁邊。縵傑詫異地回頭一望，劉太太半閉起眼睛，仍然拿着那件未完的活計，手停止了工作，在沉思着什麼。小榮不知什麼時候跑了。再看看，縵傑遇到一對合着淚光的眼睛，縵傑不安地輕嘆了一聲：

「雲姊！」

劉雲馬上微笑了一下，笑的很勉強。

「想什麼了，你？」

「沒想什麼。」

劉雲知道對方不會相信這句謊話，便又補充了一句：

「這隻歌太好了！」

讚嘆是出乎誠心的，縵傑也不追問，只是抬起了左手，握着劉雲的小手掌，故

意打禪道：

「好軟的手！捏你，怕痛不怕？」

「怕痛才怪。」

「我是斷手，可以捏死人的。」

「迷信！」

「你問伯母，這可不是迷信。」

劉太太只聽到後面一句話便也說道：

「雲兒愛怪我迷信，鬧的我也不求神，也不拜佛了。他爸一死，我苦也苦夠了，所以我也想開了，迷信又有什麼用？改不了她的脾氣，看她將來同我一樣受罪吧！你說是不是？章小姐！」

縵傑還不及答話，劉雲却笑起來：

「媽！你說到那兒去了。章小姐說她是斷手，可以握死人，那有這種事？」



「是斷手麼？我看看！」

縵傑馬上將手伸到劉太太面前，劉太太端詳了一會，却不言語。

「媽！你看章小姐將來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

縵傑急道

「你敢胡扯？伯母！我是斷手不是？說說看，這手相好不好？」

劉太太沉吟了一下道：

「果然……是。唔！女生男相，你會成點事業的。」

「真的？伯母，等我將來有了地位，做了官，我接伯母一道住。」

劉雲道：「你就不出嫁了？」

「不出嫁，我要你！」

「不害羞！」

望到劉雲要來撲自己，縵傑馬上俯到劉太太懷裏，撒嬌道：

「姆媽，今天我就改口了。」

劉太太也笑道：

「唉！我真有你這麼一個兒子就好了！」

縵傑道：

「那麼你就認我做……」

「什麼？」劉雲警告地問了一句。

「認我做個女兒吧！」

三個人都笑了。劉太太道：

「怕我沒有福氣，你太漂亮了！」

縵傑不好意思地道：

「做姆媽的都不老實，要不就是不喜歡我！」

劉雲却在一旁纔起眉頭惋惜起來說：

「什麼？」縵傑問。

「可憐弟弟太小了，定養媳婦也還不合式呢！」劉雲說完，知道不妙，正要推門出去，小榮却一邊跳着進來，屋子裏三個人不禁又笑起來。

這個星期天，不，應該說自大三元吃過飯以後，許多個星期天都是這樣快快活活地消磨了的。縵傑差不多每星期天準來。

她喜歡劉雲，也羨慕劉雲有這麼賢惠的一位母親，和那麼一個聰明可愛的弟弟。縵傑從來沒有享受過天倫之樂，也難怪她由于羨慕也願意加入進這個家庭，分享一份母子，姊妹之間的情趣。

這個星期天也和以前的星期天一樣，縵傑被留下吃晚飯，劉太太看她們玩得高興，便一個人下廚房做菜，吩咐劉雲陪着縵傑玩。劉雲沒有用人，家境很清苦，生活雖然不完全靠劉雲那點微薄的收入，但劉雲每月的薪酬完全交給母親，她自己要零用錢反而再向母親討。她們母女倆一心一意要把小榮的教育費省出來，把一切的

希望都攔在小榮的身上。小榮很聰明，很用功，九歲已經讀到高小二年級。劉雲那種謙忍的精神非常叫人感動，爲了母親，爲了弟弟，她犧牲了瞬將畢業的學業，而毅然地進新洲工作，十八歲的年紀已經擔負起一個成人的責任了。劉雲性格看來溫柔，其實很剛毅；看來沉靜，其實很活潑；在工作的時候愛說話，而回到家裏却像一隻小鳥，所以家庭的空氣是活潑的，愉快的。縵傑喜歡呼吸這種空氣。她不說假，她真願自己是這家庭的一份子，不僅僅因爲自己同劉雲談得來，玩得合式。真的，在劉雲面前她無話不談，談自己的家庭，談抽鴉片煙的父親，談到那一對討厭的哥嫂，談自己的過去，也談到將來，甚至死了的秦小芹也是她們的話題，爲了說明自己和黃吉明的認識，只是她瞞了一點點。她從來沒有說明自己和吉明的關係，劉雲不免打趣她：

「真的是你的朋友麼？」

「是朋友。」

「那麼不是親戚了？」

「你——你這個鬼！」

「啊哈！我明白，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是呀！」

「是什麼？」

「是——愛人！」

劉雲故意把聲音放低，逗得縵傑頓起腳來。劉雲看她急了，才收住了玩笑說

道：

「我明白你那顆小心眼。」

「你明白我什麼？」

縵傑倒不明白了。

「照你說來，黃先生的確是個好朋友，我只奇怪他爲什麼不表示一下？」

「表示什麼呢？」

劉雲繼續說下去，却不理縵傑的插話。

「或者是因爲他不漂亮，你是喜歡漂亮的人的。別急，別打我，你不是說那個陳文元長得有點可愛嗎？」

縵傑把臉揉在劉雲的身上，半響抬不起頭來，她覺得脖子以上都在發燒。

「又害羞了！那麼，對那個姓陳的你又怎樣呢？你們不是見過了幾面了麼？」

縵傑知道賴不過了，勉強抬起頭來，臉紅得像朵新開的月季。仍然撒嬌道：

「誰同他見幾面了？還不是你那位姓邱的親戚出的好主意？說是董事會裏決定的，要我上大時代廣播公司去廣播，爲了給新洲做廣告。」

劉雲想起這件事來，便問道：

「對了，不就是今天晚上下麼？」

縵傑搖搖頭道：

「他們說我是生手，還要練習幾次，而且今天禮拜，廣播公司也忙得很，插不

進節目。」

劉雲詫異道：

「不就是唱歌麼？還要練習什麼？」

縵傑只是漫不經心地回答了一句：

「我也不清楚。」

這時劉太太端了兩碗菜進來，兩人幫忙開飯，話頭便打斷了。

吃完飯縵傑想起約好了吉明八點鐘見面的，從南市回法租界還有一大段路，便匆匆告辭。劉雲送她走了一程，縵傑應着點點頭，兩人走到交界的關門口只好揮揮手，表示再見。不一會囂雜的市聲已經留在遠遠的身後。

縵傑漫步在清靜的柏油路上，踏着路旁挺秀的法國梧桐投射下來的荷葉似的陰影，她還打不定主意是坐黃包車呢，還是去趕電車。想到吉明在等她，在一間小小的亭子間裏——吉明已經一個人租房子住了，把母親送到浦東舅舅家裏，他自己

一個人生活比以前更忙碌——她應該僱部「雲飛」跑到他面前；但又怕吉明去浦東還沒有回來，自然這理由是縵傑的托詞，主要的是心裏沒有打定主意，關于播音唱歌的事不敢告訴吉明，可是引動自己心裏興奮而又喜悅的情緒爲什麼要瞞吉明呢？她感到一絲矛盾和不安，索興讓自己懶懶地在街燈下拖着步子，她有充分的時間來思索，來考慮。

依靠父兄在金融界和商界的一點勢力，陳文元從小就在錦繡堆裏長大的。他是蘇州人，父親陳子明是姑蘇城裏相當有點名氣的士紳，憑了裕光錢莊可靠的信用，不幾年就投資到上海開辦了一月糖食店，和一月絲綢洋布字號。長子陳文華非常精明強幹，在北伐以後陳文華負責上海的事業，眼光比父親遠大而週密，相機做點投機生意，同時抱定「退可以守」的宗旨，發點財仍然拿去擴充故鄉的實業。幾年下來，裕光錢莊在上海有了分號，江浙幾省都可以兜得轉，規模有點近似一家商辦的小銀行。陳文元最小，也許是庶出的吧，十幾歲就跟着姑母上北平，在北平進中



學，也曾在什麼私立大學混了兩年，後來又回到上海。以大學生的資格頗得乃父及兄的器重。據說他的父兄是連信都不會寫的，早就感到依靠外人管理銀錢細賬不可靠，現在家裏有了一位大學生，自然如獲至寶了。這也就是小開陳文元在上海混得有點名氣的理由。

陳文元歡喜弄點新花樣，這家大時代廣播公司，也是由幾位朋友看準了他可以多拿出幾錢來投資，而日又是發財有道的一項新事業。陳文元父兄當然信任他，因此就開辦起來。常然以小開的身份而兼任大時代廣播公司的副經理，他的活動範圍日漸廣大，在他可能活動的社會圈子裏，他的地位也就日見堅強起來。

他之追逐章縵正是他玩膩了「姑娘」和舞女之後，究竟是年輕人，生活容易走向荒唐的路。然而他玩的門檻非常精，眼光又非常的高，雖然他的婚姻一直是父兄最心焦的問題。他却無意討一個妻子，因為一個女人不會滿足他。他愛各方面的型。與其結了婚不自由，何如玩夠了之後再談婚姻？以自己的家世，財產，個人的

外貌，地位，討一個老婆真是太容易了。

在偶然一次宴會裏，他聽到表姑丈邱董事談起，新洲藥房招收女練習員的成績很不錯，有一位章小姐又聰明又活潑。這談話他不覺動了心，因此便上新洲裝做買東西打了一次獵，他自然不知道那一個姓章，可是他懂得鑑賞，果然釘梢幾次之後得到了他的收穫。憑他的努力果然打聽出了章縵傑的身世境遇，最初他估計得低了些，以為很容易便可得手，自從法國公園那次冒昧談話之後，才知道這女孩子性格很強。他熬了許久不上新洲去，怕章縵傑當面給他下不來。章縵傑不知他是何許人，可是鬧開了，他的名譽是吃不消的。尤其用了表姑丈邱董事的關係，他曾經向縵傑撒謊，說董事要他去做小職員，那末憑做小職員這點章縵傑可看他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他更不能不慎重從事。他要以一個新的身份介紹與章縵傑認識，他假意向邱董事說愛慕這位小姐，並且正正經經想選一個終身伴侶，於是才由邱董事幫忙，佈置一下，點名叫縵傑為新洲廣播，邱董事比較清楚縵傑的家世，知道是清白

人家的小姐，也希望能夠撮合這段姻緣。而陳文元究竟有幾分誠意，這不爲他人所知了。

縵傑得到新洲藥房董事會辦公室的便條，請她去談話的時候，心裏不免一驚。待見到了辦公室的秘書蔡先生，而且經理也在座；談起知道她能唱歌，請她爲公司出一齣差，廣播一次。這本是最新的一項宣傳方法，縵傑得到這個新的任務，心裏仍然驚喜莫定。藥房裏無線電收音機她聽得多了，廣播出來的歌她都會唱，歌唱明早的名字她也爛熟，她羨慕他們，也嫉妒他們。

劉雲不是說過嗎？假如她肯做歌唱明星，她應該做明星之中的皇后。憑她的聰明，憑他的喉嚨，憑她的漂亮，憑她那麼小小的年紀，彷彿皇后的榮譽得以享用到無限長的歲月。她一面聽着蔡秘書同她談到廣播的事，一邊心裏想的又多又亂。

另一面，經理陪她上一家什麼公司大樓，去拜訪某副經理，說是介紹她同副經理認識，以便商量廣播的時間同節目。當走進一家軒敞而布置得堂皇的客廳裏時，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接待她們的是滑頭小白臉，流氓一般追她，釘她梢的那個青年男子陳文元。

第一次見面，縵傑有點別扭，而陳文元完全裝出不認識的神氣，尤其令她生氣，可是那豪華的氣派，大方而得體的言辭擾亂了縵傑的思想。她凜凜然接過陳文元的名片，彷彿第一次才認識眼前這位漂亮小開，第一次看清楚他的姓名、職業，和他這個人，雖然名片上仍然印的是陳文元三個字，和一行「大時代廣播公司副經理」字樣的職銜，也仍然是這麼一副相貌，一口好聽的國語。環境的不同轉移了心情，一個剛達成年而矇然無知的少女是容易向現實低頭的。

經過兩三次磋商，陳文元並且還請過她和新洲的經理吃過飯，照例接洽廣播的事並不麻煩，而陳文元却故意地延宕時間，一則說節目太忙，又說星期天是好日子，但又怕縵傑沒有經驗，提議先請她去參觀，最好練習一兩次，練習的時間又非得等沒有節目的時候才行。如此一再延宕，終于參觀過了，練習過了，才決定在一

個星期六的晚上八點半鐘，請繆傑去廣播，歌詞經選定，是「搖籃曲」，繆傑不喜歡這首歌，可是陳文元有他的理由，自然他只是貢獻意見，他說

「只有電影歌曲受歡迎，並且胡蝶唱過，也收過唱片，這張唱片廣播的次數最多，這次章小姐親自來唱，可以說是別開生面吸引人注意的辦法。」

繆傑心想電影歌曲多得很，爲什麼不選別的呢？心裏不同意陳文元，便撇着嘴在一旁生氣。

而陳文元以爲她默認了，便把節目廣告出去了。臨時要改也來不及了。

星期六這天，是繆傑第一次廣播的日子，不用說頭一晚她就沒有睡好，第二天早上醒的很早，雖然已經習慣了早起，可是頭昏昏的，想起床又起不來。最糟糕的是喉頭有點微癢，試着咳聲嗽，聲音又有點嘶啞，心裏一發急，便向娘姨要了兩隻生雞蛋，不知聽誰說過生雞蛋保養喉嚨，姑且救救急，也不知道有效沒有。賴到九點不能不起床，新洲只答應她下午休息，上午沒有理由不去工作，而且還要同劉雲

碰碰頭。劉雲希望陪她去大時代廣播公司，可是陳文元並不歡迎，劉雲曾經陪着去參觀一趟，看來陳文元和她並不認識。如果將實話告訴劉雲，一定招她不高興，假如不去見面，劉雲更要生氣了。如此一想便匆匆梳洗一下，她仍然保持學生本色，穿着仍然很樸素，爲了怕吉明訕笑，她努力改掉擦雪花膏的習慣，不打扮倒已習成自然，而她保持的自然的健美，反而更加引人。

到了新洲藥房，第一眼便接受了劉雲含有深意的一笑。縵傑不禁微微地紅了臉，可是心裏是高興的，這麼一位要好的朋友即使開玩笑也是善意的。工作一直很忙，兩人都找不到機會談話。一直到吃過午飯，飯後休息那幾分鐘時間，縵傑丟了一個眼色給劉雲，兩人便找到一個角落囉囉咕咕起來。

兩人說了半天，劉雲的笑容沒有了，縵傑也急的臉發紅，直咳嗽。劉雲聽她咳嗽，知道她着急，自己也急，於是自己讓步了：

「急什麼呢？我又不是生你的氣。」

「不，你是不高興我呀！」

「沒有，真沒有，再說，我也不過好奇心重，我想不讓人陪也有道理。」

「有什麼道理，陳文元渾蛋！」

「別那裏說，我聽人說，播音室的規矩多得很，你愛生氣將來氣多着啦！」

「別胡說，我管那渾蛋傢伙的規矩，你以為我……」

「說着玩的，說着玩的。」

縵傑忽然想起久疑不解的問題，問劉雲：

「你和陳文元以前不認識？」

「不認識。」

「真的？」

「騙你幹麼？」

縵傑向劉雲的眼神搜索，看她是不是撒謊。劉雲不懂她是什麼意思，便道：

「你幾時聽我說過認識他？」

纔傑說不出理由，結果反而坦白地把心裏的猜疑一古腦都說出：

「不是的，我那麼想。陳文元曾經告訴我他的表姑丈就是這裏的董事邱先生，你不是說你和邱先生家本是親戚嗎？我想可能間接也會認識的。陳文元那次釘我的梢，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許多事，又說出邱先生，我和邱先生一點都不熟呀！那一天我們在大三元吃飯，你無意提到你的——表哥，不瞞你說，我不但以爲你和陳文元認識，還以爲是你做了他的引線，把我的事情向他密告了的呢？」

這一番話把劉雲聽的呆了，想一想，不禁惱道：

「你看，你多冤枉我？你要不說明白，而且你還是不相信我的話，我這冤枉找誰伸去？」

「我相信你了，不過……」

「不過怎麼？」



「我有點奇怪

——你

「你們親戚不往來麼？」

劉雲臉色暗了一下，半嚮，才嘆口氣道：

「一家有一家的苦！我爸爸死了以後，親戚怕我們累了他們，都疏遠了。」

縵傑不料無意間竟觸痛了劉雲的傷痛。又是同情，又是抱歉地輕輕喚了一聲：

「雲姊！」

劉雲壓制着自己的感觸，勉強笑了笑：

「我不愛談那些，老實說，我到這裏來工作，還領了邱先生的情，可是，我們仍然很少往來，所以陳文元一直不認識，他好像是北京人，聽他說國語說的很好，我們的親戚，根本就沒有北方人呢。」

縵傑也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因見有人來配藥，便示意劉雲去招呼顧客，自己預

備回家裏去休息。剛舉步出門，劉雲忽然喚住了她。趕到門口邊給她一個小紙包。

縵傑問道：

「什麼？」

「你咳嗽，吃了好的！」

縵傑知道是「魏客斯」糖。想不到劉雲這麼關心自己，不禁感動到說不出話來。

「祝你成功！」

劉雲笑了笑返身回去了。縵傑含了一粒糖在嘴裏，此時心裏的滋味比這又清涼又甜蜜的糖還要複雜。

八時半鐘，許多的家庭裏的客廳，許多公共場所，許多商店和公司，都有一架無線電播音機，這時正播送出一隻曼妙的歌聲，這就是章縵傑在唱着的「搖籃曲」。歌唱明星章縵傑第一天在繁華的上海送出了她的聲音，這聲音是迷人的。

劉雲特地帶着弟弟陪着母親逛夜大馬路，她母親不知去趕什麼熱鬧。當播音機播出「搖籃曲」這歌名時，劉雲凝神止步，一直聽完了才喜悅地告訴母親同弟弟：是縵傑在向全上海的人唱着歌。

這時候縵傑正在大時代廣播公司的播音室裏，對着面前立着的一個小黑匣子（Microphon），迷惑地唱出了她第一次廣播的歌曲，當準備前的幾分鐘，她不安地搓着手，那兩隻手因為心跳躍的快速而有點顫抖，一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

當公司請來的樂隊（其實只有兩個人，一個人拉梵亞琳，一個人彈鋼琴）開始奏起音樂來時，她勉強抬起了頭，背過身去舒一口氣，忽然她遭遇到一對明亮的眼睛，那眼睛閃射出期待的光，慢慢，那眼睛擴大了，她領受了一個滿含着友情和鼓勵的微笑，這微笑驅走了幾秒鐘前的一種陌生而怯弱的感情，她不自禁地微微點了下頭，同樣微笑也浮上她的嘴角了。她忽然勇敢起來，雖然環境是這樣陌生，這小黑匣子也引起了她許多幻想，可是，她終於安定下來，她知道同時有一個人分担了

她此刻所感受的心情。這間感覺上彷彿無邊闊大的小小播音室，除了樂隊，和一任負責人外，她還有一個朋友——陳文元；領受了那樣一個充滿友情和鼓勵的微笑之後，她覺得自己並不孤獨。

順利地唱完了，播音室裏恢復了一下過份緊張的空氣。雖然只有幾秒鐘的時間，她可以放出聲音來叮下嗽，這時，陳文元已經站在她的身邊，溫柔地說着恭維的話。她裝做不在意地笑笑，兩人便退了出來。這時播音室的門關上了，裏面在播送着馬連良的賣馬唱片。

走進客廳，她順勢就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她可真有點疲倦了。陳文元親手送上一杯清茶來：

「喝一杯茶吧！今天辛苦了。」

她欠起身來道謝，接過茶杯來。

「唱的真好，你的喉嚨真是美極了，希望你以後來幫幫我們的忙，不曉得章小

姐有沒有這個興趣？」

她不會應酬，不懂得這一套場面上的語言，她有點困惑，過份緊張後而來的疲倦；她希望馬上離開這兒回家去休息，休息。她老老實實地說出了自己的意思，陳文元禮貌地站起來，微笑地說道：

「車子在下等着，我預備先請你去吃點消夜，再送你回府上去。」

她要辭謝也不可能了。

半小時後，從「福祿壽」出來，仍然坐進陳文元的私人的小奧斯丁車子裏，陳文元親自駕駛着，不十分鐘，就送她到家裏的街堂門口。

這天晚上，她仍然得不到休息，她做了一夜的惡夢。被陳文元緊緊握過的手，像觸過了電似地一直在發着燒。好像劉雲的母親在握着她的手看手相，預言了許多未來的事情，她驚喜地聽着，忽然劉雲放一個鞭砲在她手心裏，猛然爆炸起來，手被燒的痛疼不堪，她望着滿手流着血，駭的從夢裏哭醒了。

醒來，正好座鐘敲了四點，天還未亮。她煩躁地在床上翻動着，腦子裏一直驅逐不掉幾個人的影子，於是再也睡不着了。索興爲自己渺茫的將來計劃起來。可是，無論怎樣地計劃，總感到自己像一隻達不到岸的小舟，處處都有觸礁的危險。她不止一次地嘆着氣，她希望一隻援引的手。過去不止一次地這麼希望過，往往都是吉明解決了她的困難，而這一次，想到吉明的時候，心情仍然得不到平靜，是她失去了對吉明的信仰麼？她自己也不明白，吉明已經是使她煩惱的原因之一了。

## 六

黃吉明在他那小小亭子間裏躺了一下午，患的不是什麼重病，只是感到輕微的頭痛。他早上便向啓明照相館請了一天假，這是他工作幾年以來少有的現象。其實他心裏更明白，他是爲了一點私人感情上的不愉快，故意借病爲理由躲在家裏。所謂家，只是夜晚八時以後回來休息休息，睡覺的處所。自從母親搬到浦東舅舅家裏去住，他們退掉了南市的住屋，自己擇選了公共租界一條僻靜街堂裏，租上這間十

元一月的房子。吉明心裏未嘗沒有一個打算，這地方去工作的地點不太遠，同時縵傑如果願意來的話，也很近便，他曾向縵傑建議，親自爲縵傑補習一點必修功課。自從幫助縵傑進入新洲工作以來，眼看到縵傑一天天進步，心裏很是安慰；而另一方面，希望於縵傑的太多了，事實上縵傑生活一切未能盡如他的理想，心裏多少感到失望，總以爲縵傑爲了工作，失去了進修的機會，反而是一棒莫可彌補的損失。對這損失，吉明心裏一直不安，良心上平添一重負咎。所以自動提議爲縵傑補習工課，希望她一年，半年以後，能夠繼續進入學校。許多次向縵傑建議，縵傑興致並不高。縵傑表示的愈冷淡，吉明心裏愈着急；同時爲了工作忙，兩人很少見面，有時吉明上新洲坐十分鐘，談不了什麼便匆匆去了。

吉明的社會交遊，範圍很窄，雖然縵傑已經在大時代廣播公司，擴送時髦的電影歌曲，被譽爲一顆未來的最紅的歌星了，而吉明仍是一無所聞。也爲了縵傑改了名字，在廣播公司用的是葦萍兩個字。吉明很少買讀小報，也不愛翻看社會新聞。

他心目中的縵傑還是三年前的雙辮小姑娘。殊不知縵傑本是個早熟的女孩子，十七歲的年齡發育得已經像個大人，人既聰明，多少愛慕虛榮；同陳文元接近，不免恢復了作女孩子總愛打扮的天性；同時，交遊場中，一般摩登小姐的服飾，多少給她一點刺激，不免有點傾向於修飾了。

偶然一天晚上，吉明匆匆向回家路上走，不意在馬路轉角，看到了一位服飾都麗的女人背影，那女人旁邊當然有一位西裝少年陪着。奇怪是那女人說話音調與縵傑完全酷肖，吉明心裏很是疑惑，想追上去看看，一則太冒昧，再者自己尙無追女人的經驗。心裏一躊躇，那一對少年男女却轉進大光明電影院。追進大光明，他們正好已經上了樓，在場角的地方，看清了那女人的面影。吉明幾乎以爲自己眼花，可是心裏已萬分不安起來。

回到家裏思索了一夜，第二天親自上新洲去訪縵傑，據縵傑最好的女友劉雲說，縵傑在告假。



什麼事告假？劉雲一則不清楚，聽話的人却覺得有點吞吐。是什麼原因要吞吐呢？吉明更加疑惑。縵傑家裏因為有那一對兄妹，自然不便去，因此只好托劉雲轉句話，請縵傑第二天下午上他寓所來。

這時候他在等候縵傑。

本來沒有的，躺了一下午，却反而好像病了一般，頭更痛了。實在他是想的太多，太亂；尤其最近一次縵傑的來訪，曾留給他一個很深的印象。那晚上池從浦東趕回上海，晚飯都沒有吃，便回寓所，以為縵傑七點左右來，可以一塊去吃頓晚飯，誰知等到八點半都過了，縵傑才遲遲到來。縵傑已經在劉雲家裏吃過晚飯，也未料到吉明這麼早就在家裏等她。吉明又疲又餓，心裏不痛快，臉色都青了；而縵傑却與沖沖跳躍得像個小鳥，在他屋子裏東翻西弄，簡直忘了問他吃過飯沒有這件事，那晚上縵傑心裏也有她的打算，她在躊躇應該不應該把自己的秘密告訴吉明，許多次偷看吉明的臉色，心想：「他不高興我呢，還是別惹他發脾氣吧！」因此關於

播音的事一字不提，鬧到十點鐘，縵傑要回家，一定要吉明送。吉明說：

「好的，我送你上車。」縵傑一聽這話，頓時便撇起嘴來道：

「我坐車，還要你送嗎？」

「可是，」吉明莫可奈何他道：「小姐，我還得趕打烊以前去吃碗麵啊！」

「你沒有吃晚飯？」

吉明不回答。縵傑知道自己錯了，便陪不是道：

「我陪你去吃好麼？」

吉明仍然不講話。縵傑急了。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吉明只好沒好氣地說：

「我怎麼料到你是上朋友家吃了飯才來的哩！」

兩人都在心裏抱怨對方，吉明苦於自己說不出理由，本來事先沒有約好。縵傑

心想：「哼，醋勁可大，幸而大家還是朋友，你還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呢？」心裏這麼想，臉上也就笑不出來了。同時縵傑私下慶幸自己對吉明還是保持了一個距離的好。許多次縵傑熱情向着吉明，特別當兩個人打着，鬧着玩時，縵傑近乎好奇地等待一個突然而來的吻或擁抱，可是，吉明往往是故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吉明總以為縵傑還小，還不是談戀愛的時候，縵傑却不這麼想。反而責怪吉明冷酷，以為吉明並不愛自己。這份心事，兩人都攔在心裏，從不說出。

遇到別扭的時候，這些倒是做成縵傑有意疎遠吉明的因素，而吉明却懵然一無所知。現在當等候縵傑的來，心裏不免思前想後，才覺得兩人無意之間已經疎遠了很久，追溯原因，責備自己的地方倒多些。他一再原諒縵傑還是孩子，何況縵傑平素是那樣信賴他，憑他的信賴，就是兩人友誼的保證，萬一縵傑有了差錯，吉明的追悔倒是無可補償的了。

一天下午沒有人來，冬天黑的快，吉明不得不從床上起來，走到門邊去開電燈

。燈光像一個知己的朋友，屋子裏頓時感到溫暖了許多。吉明正想去弄盆洗臉水，忽然發現門縫裏插進一封信，沒有人寫信到家裏來過，他似乎預感到這封信帶來一個什麼消息。匆匆拾起，不及仔細檢看信封的筆蹟，便拆了開來：

吉明先生：

貴友章小姐下午仍然沒有來工作，因恐先生有要事找她，特於午後去章小姐處，方知她已臥病兩日，我想她會希望先生去看她的，特此函達，敬祝

健康！

劉雲上 月 日

吉明壓不付心跳地讀了一遍又一遍。自然這並不是縵傑的親筆信，而且似乎也並非由縵傑的示意而寄來的信。可是「她已臥病兩日」這句話，就是足夠的理由推翻一切猜忌和揣想，吉明在心裏原諒了縵傑和自己的疎遠。馬上穿着起來，心裏倒青悻自己一個人在家傻等，可忘了感謝這位寫信通知的人——劉雲。

走出了自己住的衙堂，馬上跳上一部黃包車，用手指點了下方向，嘴裏只

說「快快！」他想到縵傑在病中一定很寂寞，生活在那樣陰鬱的家庭裏，平常半天都待不了的，這一病，心情當更壞。吉明好像第一次才體會到縵傑的心情，第一次才了解爲什麼有時候看到縵傑似乎變了，第一次才感覺到縵傑已經不再是三年前的雙辮女孩。事實上辮子不知在什麼時候剪掉了，替代兩條辮子留給吉明一個新的印象的，是一個明眸皓齒梳着童化頭的縵傑。可是童化頭也已塵封進記憶，縵傑的髮式早已變換了許多樣子。而最近一次的印象——多麼可怕着一個印象，却是用電燙過，蓬鬆得像一條蜷毛的獅子狗似的頭髮，那會是縵傑嗎？如此一想，更希望早點見到她，尤其希望事實能夠證明自己所看到的是錯誤的幻覺。

車子偏偏走的慢，吉明腦子裏已經轉過去了許多念頭，還沒有拉到。他又想起了許多次縵傑像個貓似的依偎在自己的胸前，他不能忘記那一對亮閃閃的黑眼珠子；那眼睛常常透露出一個消息，透露出她的要求，多麼大胆的要求呵！往往吉明畏縮地退却了，他使得那一對黑眼珠子由於失望而變的哀怨起來。當縵傑故意作態地

轉過身子跑開，吉明却仍然惶惑不知所措地傻站在那兒，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已經被過多的幸福弄胡塗了。天！這就是戀愛嗎？他是不是應該抱住她，吻她一下呢？心口商量，一次又一次地，都因了胆怯而冷退了那一股暴然襲來的熱潮。是他，是吉明自己冷淡了縵傑，她不應該被視作一個無知的小妹妹，在感情上，他的冷落的確傷了她的心。他却一點也不明白。回想中縵傑頭髮上餘感似乎還可以憶味得出來，往往吉明尙陶醉在一串子的回憶裏面，殊不知這些回憶已經變成了他們兩人友情的分水嶺，從此江流不到一頭了。吉明太過固執，當縵傑沒有表示以前，自己的確沒存過一份奢望，縵傑過於活潑的性格，在吉明看來完全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是這成見作了怪。吉明因為自己給了縵傑一些影響，下意識地以兄長自居，更把縵傑當做爲一個待教育的小妹妹。

三年過去了，三年時間不算短，縵傑已經變了，不僅外形變的更美艷，性情也變的更近於是個女人。而對於吉明呢，三年仍如一日。他誠誠懇懇地工作，誠誠懇

懇地做他份內的事。即便對於他們間的友誼，他的忠誠更是與日俱增。他如果意味到縵傑信任自己，或者偶然有些超過友情以上的表示，吉明就更是在心裏加倍感激她，愛護她，工作的也更努力。吉明並不敢在他們的將來描畫怎樣一個遠景，其實縵傑自己也不過是由於偶然的衝動，又何嘗有一個明確的觀念，或是意識地向某一個目標做去呢？

吉明想的疲倦了，車子也已拉到目的地，下車頭暈暈地向縵傑住的弄堂裏走，自己才想起約莫有半年以上的時間沒有上縵傑的家裏來了。他不慣於在這樣一個充滿陰鬱空氣的家庭裏做客人，他有點怕見到縵傑的父親，怕應付一切必需的應酬話。過去知道縵傑父親起床的時間，自己常來是故意避開掉那個時間。可是，自從縵傑的過房兄嫂來了以後，無形中多了一對監視人的，不僅吉明，就是縵傑自己也感到不舒服。何況吉明又拙於言辭，楞頭楞腦的脾氣，紹銳夫婦也不把他放在眼裏，至多給他們添一點說話資料而已。

現在爲了探視縵傑的病，雖然想到應付的困難，而此刻困難却影響不了吉明的盼望，他盼望馬上一步就跨進縵傑的屋子，坐在縵傑的床邊，好好地安慰安撫她；只要縵傑快活，只要縵傑的病速好，她願意掏出他的赤誠的心來向縵傑保證，他是忠誠於她的。他想到這裏，覺得臉上一陣熱，也許是跑了幾步急路，額上汗都冒出來了。這已經是秋末冬初的時候，入晚都有人穿上夾大衣了；他來不及喘一口氣，眼看可以望見縵傑屋子裏玻璃窗戶透出的燈光了；奇怪，窗戶似乎被布幔遮得嚴嚴的，看上去漆黑。他正在狐疑，忽然縵傑的笑聲就在耳邊，衙堂裏路燈昏黑，他還以爲縵傑同自己開玩笑，像過去常常鬧着玩一樣，可是縵傑並不知道自己這時候會來呀！這時他慢慢看清楚了，就在自己面前，走來了一對青年男女，自己的眼睛想說謊也來不及了，那卷髮革履的摩登女郎不就是自己過從了三年，天真純美的小女孩子章縵傑麼？

吉明來不及打量站在縵傑身邊的男子是誰，他只覺得自己的心在劇烈地跳着。



腦筋停止了思想，一些沒有經過組織的語言，像水花一樣飛濺了起來：

縵傑！我來看你的，你不是病了麼？怎麼，這時候上那兒去呀？我托劉小姐轉話，我等了你一下午，剛才才知道你請了病假，我馬上趕了來看你。是什麼病？吃了藥沒有？這時候還能夠出去麼？……

縵傑先是駭了一跳，待看清楚是吉明，可是吉明這一番誠懇而熱情的話她却聽進去一句半句，她迅速地看了看陳文元，她知道這樣的一個場面遲早是要發生的；不料是在這個時候，她趕着要上大時代廣播公司去的時候。她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幸好陳文元的車子就停在弄堂門口，可是對於吉明，決不是馬上鑽進汽車，一走可以了事的。就這幾秒鐘她已經意識到眼前的困難，她有許多應該打算的問題。陳文元保持着紳士的禮貌，略為站得遠一點，等待她打發這突如其來的莽撞小夥子。他是以怎樣一種想法來估量縵傑和這個青年人的關係呢？陳文元的態度使縵傑安下了一半的心。她含笑走近吉明一步，將身子偏過一點，輕輕地握了一下吉明

的手，然而她也找不出一句應該先說的話來，實在她應該告訴吉明的事情太多了！終於她勉強作了一個簡單的聲明，她輕聲地說道：

「你知道我已經向新洲辭職了嗎？」

吉明聽不懂這句話似地，追問道：

「什麼？你，辭職了？爲什麼不告訴我？」

「我要告訴你的，我這不是同你說嗎？」縵傑從紊亂的心情中理出了一個頭緒來：

「因爲我已經進了大時代廣播公司了。」

「什麼廣播公司？」

「話長得很，那天你空，我來找你慢慢的談吧！好嗎？」

「那末，現在？」

吉明說了半句話。不自禁地狠狠望了下那個西裝畢挺的青年，縵傑有所會意地

隨着回過頭去，向陳文元招呼道：

「對了，讓我來介紹吧，陳先生！」

陳文元等待這一聲招呼馬上走過來，微微彎了下身，靜待着縵傑來介紹。而右手已經作了個準備握手的姿式。

「這是陳文元先生，大時代廣播公司的副經理，黃先生！」

吉明委實裝不出笑容，想要避免這些虛偽的俗套已經來不及了。

「這是……黃先生。」

不等吉明有什麼反應，陳文元滿臉堆着笑地伸過手來，嘴裏說道：

「久仰！久仰！」

吉明勉強伸出了手，却一邊問縵傑道：

「你此刻是去廣播麼？」

「對了，此刻該要走了吧！」

縵傑這話差不多是向陳文元說的，陳文元順着這個語氣，馬上看了下手錶，這些細微的動作，逗起吉明極大的反感，於是說道：

「我不耽誤你的事，我先走吧！」

說罷，拔腳就走，也不向陳文元招呼。縵傑追上一步道：

「那末，什麼時候我來看你呢？」

吉明道：

「隨便你，反正你知道我的時間。」

「此刻你回家去麼？」

這時三人已經走到馬路上，吉明才注意到衙堂門口停了一部小汽車，連最後一句問話也不願意回答縵傑，逕自去了。可是耳朵偏偏靈敏非常，他聽到那個青年男子同縵傑兩人的低語聲，聽到汽車門的開闔聲，聽到引擎的響聲，車輪轉動聲，最後一聲尖銳的喇叭，像隻黑夜迷路的烏鴉，向着天空哀號。他幾乎想掩起耳朵，事

實汽車早已遠去了，這些聲音却一直纏繞着吉明，也苦惱着吉明。他不願意馬上回寓所，一個莫明的理由，他恨那間關了自己半年的小屋子，是自己傻呀！是自己一手在建造着「空中樓閣」，是自己一個人停留在三年前的夢裏，是自己……

不知不覺地縵傑的一切已經是他的精神生活的一部份，他彷彿進到了手術室，不知什麼地方被人開了一個刀口。的確他應該有施行手術的決心，把自己和縵傑的友誼施行一次澈底的治療才行。想到這裏，彷彿從悶熱的環境裏呼吸到一口清新空氣，心神安定了許多。他也漫步的太疲倦了，不自覺地走向回家的路上去。

當吉明剛剛入夢，忽然被一陣鼓門聲驚醒，朦朧中聽不清是誰的聲音。勉強起床，半閉着眼睛把門開了一條縫，像做夢一樣，一個熟悉的聲音從天而降似的：

「黃先生，是我呀！」

是縵傑。回望窗外人家的牆上，已經抹上一層黃色的朝陽的光，這不是夢。

因為一夜失眠，頭痛得利害，吉明一時說不出話來，但默然地退後一步，而縵

傑已經推開了門進來，順手復把門關上。看到零落的床被，才知道吉明是剛從床上起來的，不禁抱歉道：

「對不起，我來的太早了！」馬上意識到同吉明客氣有點多餘，於是挨到床沿坐下，順手給吉明理了理被子，又順口問道：

「你還睡麼？」

吉明冷冷地坐在一張藤椅子上，右手托着左手，左手正扶着前額。縵傑見他不出聲，有點急；自己本是懷着陪罪的心情來的，昨晚吉明一怒而走，她也是一夜都安不下心。並不是意識到自己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吉明，而是不希望自己同吉明友誼弄到這樣一個不好的結束；何況，自己一直信賴着吉明，這信賴至今並未消滅。半年來，自己的生活，自然地走上了另一條複雜的人生的路，比方，最近決定向新洲辭職，正式上大時代廣播公司去工作，她也有她的理由，她愛好唱歌是事實，再說新洲的工作她也膩了，即使結識了一個好朋友劉雲，而那個環境她總感到不愉快，

特別是那位賈小姐，常常冷言冷語譏諷她；即使這都不是惟一重要的原因，可是廣播公司待遇好，時間少，自己可以有許多時間自修，甚至可以重進學校。雖然進不進學校還沒有一定的決心和誠意，而今天她却要拿這個理由來說服這位忠誠於她的朋友——吉明。主意想定了的人，是容易應付任何環境的。她看吉明不做聲，便走向吉明，蹲下來，想偷看一下吉明的臉色，一邊輕輕的問道：

「生氣了？」

吉明仍然不言語。縵傑便又笑道：

「瞧你的臉色，多難看！快洗臉去吧，回頭……」

「我知道你是貴忙的，小姐！我絕對不會耽擱你的時間。」

吉明忽從藤椅上站起來，像投了一枚小炸彈似地，用力帶上門，逕自下樓洗臉去了。縵傑萬分委曲地壓制自己，依性子，她可以馬上離開這屋子，照習慣兩人吵吵三五天不說話也是常事。可是，今天，她使不出性子，從吉明的神色，從這間小

屋子裏的空氣，她一眼就看出這屋子的主人爲了她怎樣的折磨她自己。這屋子對她是太熟悉了，吉明是一個愛清潔整齊的人，而現在却呈現出從來沒有的零亂。儘管屋子小得只有一張床，一張小方棹，一個籐椅，一隻衣櫥，餘外的空間只夠一個人轉身就碰到房門。現在，不用說床舖是沒有舖疊，衣櫥的門是開着的，兩套西裝也塞在衣櫥裏沒有掛起來，縵傑不禁動手開始來整理了。舖好床，理好衣櫥，故意檢出一件剛洗好燙過的襯衫，檢出一條自己給吉明買的顏色比較鮮明點的領帶，然後走過書棹，翻弄着那一疊貼相片簿子；忽然，就在那一堆破紙碎片裏，她翻出了劉雲的那封信。

讀完信，她不禁苦笑了起來。

怪不得吉明會在傍晚來看自己，也怪不得吉明今天對自己生氣。殊不知自己並沒有真的生病，劉雲來的時候，自己午睡還沒有起來，爲了不想把自己新的打算告訴劉雲，她有點怕劉雲，怕她笑自己同陳文元的關係，隨口說是生病，把劉雲敷衍



走了，殊不知劉雲的過份關心添來了這些麻煩。看完信，她不禁輕輕嘆口氣，躊躇着怎樣向吉明解釋才好，當然並不能責怪劉雲多事。

等了許久，吉明才回到屋子裏來，頭髮濕淋淋地。原來他不但洗臉，而且還用冷水洗了個頭，這是他唯一醫病的辦法，無論什麼季候，只要有一點小毛病，就用這個方法。縵傑知道他有這習慣，所以問道：

「怪不得等你半天，你洗澡了？」

吉明答道：

「你不是馬上又有約會？」

「你？」

縵傑不禁撇了下嘴，馬上一轉念，也就不生氣了，反而笑道：

「不是媽？你看！」

她指了床上的襯衫，領帶，示意吉明馬上穿着起來。吉明往往被她這種過份

的體貼弄的沒有辦法。現在他下決心要和縵傑算一下友誼上的賬，也就故意使縵傑感到點不愉快。

他逕自向櫥裏檢了一件比較舊點的襯衫穿上，仍然繫上那條黑色領帶。縵傑氣的直在一邊冷笑，他也不顧。草草穿了衣服，便向縵傑道：

「願意去吃早點麼？我昨晚都沒有吃飯呢！」

「你又……」

本來想說「你又沒有吃晚飯」，可是沒有說出來，就先想到又是因爲自己害他不吃晚飯，以此只點點頭，兩人先後走了出來。

這時不過早上八點半鐘。

兩人上德國女人開的麵包舖裏。吃了幾個「熱狗」，各人喝了一杯牛奶。吃完，縵傑搶着付了賬。吉明想攔住她，縵傑固執地瞪了一眼，好像說：「我不可以付賬麼？」吉明心想她是變成大人了。以前常常鬧着要吉明買東西給她吃的小女孩子，

已經出落得這麼老練了。吉明不禁看了她幾眼，想在眉宇精神上找出二年前那個天真活潑的小女孩的影子。

眼前這女孩彷彿是一個陌生的人，雖然同樣是那麼一個臉盤，同樣是一對大眼睛，微微撇起的小嘴，可是那眼睛，那嘴，却好像失掉了一些什麼，又好像多了一些什麼。眼睛比以前狡猾，嘴比從前會說話。特別使吉明不快的，是嘴唇上尚留有昨日的胭脂。雖然縵傑今天早上仔細對鏡檢查了一番，可是忘了那脣膏不是一次可以洗乾淨的。看到吉明對着自己的臉出神，縵傑便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便提議道：

「我們上公園去走走好麼？」

初冬的陽光最溫暖，可是兩人却都說不出話來。

因為不是假日，公園裏很清靜，草地像是鋪的一床斑黃色的綠絨氈子。縵傑歡喜地倒在草地上坐下來。她是一個容易被新奇佔去全份心情的人，她歡喜早上公園裏的清新空氣，她就像憩足枝上的鳥，向着陽光，噪躍不已。她已經忘了自己尚有

極待同吉明談個明白的話要說。吉明呢，主意雖然打定了，却因為要說的話太多，他又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這環境容易分散兩人的注意力，尤其縵傑那種懶散臥地的姿態，使他不安地傍着縵傑來回地散着步。

一面心裏在警告自己：「這是最後一次，那怕談的破裂也好！」縵傑看他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不禁笑了起來：

「你在想什麼呀？」

「想你！」

吉明的臉色是嚴肅的，縵傑不敢再笑了，也只好跟着嚴肅一點，坐得正正的，等待吉明將要開匣的話題。

「縵傑！我們好像疏遠得多了，你覺得不覺得？」

「唔！」縵傑輕微地應了一聲。「不知道是誰的錯，也許你已不需要我這個朋友了！」

「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

「你聽我說！」吉明感覺到自己太緊張，於是頓了一下道：

「你還記得唐佩珍麼？」

「記得呵！好久沒有她的消息了，怎麼？」

「這裏是她給我的一封信，」吉明從西裝裏面的口袋裏，掏出一個藍色的信封來。縵傑接過信，却並不抽開信來，只是奇怪地望了望吉明，自語地問道：

「她有信給你？」

「你先看信吧！」

望着縵傑沉思不動、一種女人本能有的嫉妒心理，忽然在這個時候作起怪來，藍色的信封被縵傑有力的手掌握的纏了。吉明忽然想起有加以解說的必要：

「這封是應該給你的，然而却不知道什麼原因寄到我的地方。你們好久不通信了是不是？對了，我記得，我反對你和她往來，要不就是你告訴過她。是這個理由

你們才斷了消息，對不對？這封信沒有別的，她只告訴我們一點她的近況，她現在進了學校了。」

「進了學校？」

縵傑詫異起來，彷彿唐佩珍進學校是不可相信的事。

「你告訴過我她的生活，爲人，所以她上了北平，做了名舞女葉明星的私人祕書，在我看來，她這個人應該完了，我也萬料不到一個人也有自覺的一天，她竟變了。她現在上了一家大學，我想不到你給她的影響竟這麼大！」

「我給她影響……」

「她信上那麼說，說來我有些慚愧了。不知你給她信裏怎麼談起我的？」

「談起你？」

縵傑狐疑地終於抽開信來。同樣是藍色的信紙，密密地寫了一大張。他壓抑着猜忌不安的情緒，默默地唸道：

吉明先生：

很冒昧給你這封信，我提筆的動機，因為我是久得不到縵傑的消息，給他去信也像石沉大海一樣沒有回音，我怕她已經搬了家，我更想到她可能轉換了一個更理想的生活環境，在您的鼓勵之下，加上她的聰明的本質？向上的雄心，他現在一定很幸福。她可能忘記了我這個朋友，為她過去給我信中的種種暗示，在您的影響之下，那些人才是她應該交往的朋友。

可是，吉明先生，我不願意申說什麼，我只想簡單地告訴你我的現狀，您如不能，請你將這信轉給她看，我是那樣惦着她，盼着她的消息。

現在，我進了××學院，仍然讀文學系。我希望這次重入學校，是一個真的新生活的開始；也基於這點自信，我才會勇氣給您寫信，因為只有您的地址比較固定，這信應該平安寄到，而且很快轉給縵傑。傳着我們祝福，你們不會再度讓我失望，不會再吝於寫封回信了吧！

敬頌 安健！

唐佩珍草上

念完信，縵傑默默地將信摺起來，半響沒有言語。當縵傑浸沉在矛盾痛苦裏，吉明覺得自己應該再盡一次力，來勸導縵傑，說服縵傑。吉明自然不太清楚縵傑另面的生活，儘管縵傑給他的印象是變了，變的利害，他總想理由來原諒她，她還是個剛達成人年齡的孩子，他甚至也想到她加入廣播公司工作是因為愛好音樂，可是廣播公司不會幫助她在音樂方面有任何成就，縵傑除了有一副好聽的喉嚨外，聲音根本沒有受過嚴格訓練。他躊躇着終於把自己想到的都說了。最後他說道：

「一切的打算都爲了你。我不過是你的朋友，我不能代你的決定。你真愛音樂，我可以介紹你入音樂學校。萬一進學校困難，我可以幫你找私人音樂教師，我可以介紹你許多音樂的學生。自然現在已經是大人了，你會爲自己的前途打算。比如你離開新洲，你進了廣播公司工作，你事前都沒有告訴過我。當然你的朋友不止我一個，別人一樣會幫你忙，也許比我更誠懇，更有力量。我絕不是嫉妒，何如你



還需要我這個朋友，何如你還希望拿出時間來讀書，學習。我仍然同從前一樣的，盡我所能幫助你。怎麼樣？縵傑，你不能不說話呀！那怕是點一下頭。」

忽然，縵傑笑了起來，聲音是麼樣爽朗。

吉明不禁憤怒地責問道：

「你覺得我這個人奇怪是吧！——

意外地縵傑正色答道：

「你怎麼還不了解我呢，黃先生！我笑，我在你心裏永遠是個孩子，長不大的孩子。你爲我的打算，我只有感謝，不但感謝，而且接受，現在我決定了，開始學音樂。只要你能原諒我，爲什麼許多事情不告訴你；我只有句話，我要選擇一個我愛的工作環境，而且，我更要開始一個我愛的新的生活。」

「所以你進了廣播公司？」

「我會慢慢告訴你的。可是，你說，我有這本錢能學音樂麼？」

「你？」

「別哄我！」

「可是，我不是音樂教師。」

「那，也對。好吧，我等着你代我找音樂教師，假如我可以學音樂……」

「縷傑 更重要的是決心！」

「相信我，已經不是孩子了。」

吉明不自覺地握着縷傑伸過來的子，縷傑順勢站了起來，一邊將唐佩珍的信遞還給吉明，吉明却不接信，說道：

「你留着，給她寫回信吧。」

「也好。」

縷傑不禁又笑了。心裏想：「佩珍可以改變她自己，我爲什麼不能？」

吉明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不作空想，不說假話。當他決定了一件事，他一定有這毅力去實現，去完成。他非常了解縵傑，縵傑的思想，同生活的底子是空虛而不堅定的，他雖然對縵傑沒有存過過份的奢望，可是他非常珍惜三年來的友誼，尤其是三年來得到縵傑的信任，他像一個長兄似地，為她解決過許多問題，他也不像個長兄地關心她愛護她。惟其如此，他才了解得她深，而希望於她的心也切。現在，他毫不去估計縵傑的誠意，他自己却一心一意地安排了起來。縵傑播音的時間，每週六小時，星期有特別節目。星期一，三，五，是下午四時。星期二，四，六，則是晚間。爲了遷就縵傑的時間，吉明決定二，四，六早上爲縵傑補習英文，三，五晚間幫助縵傑補習其他的功課。後來又爲縵傑找到一個聲音訓練的私人教師。這一切都是吉明爲縵傑計劃的，縵傑雖然覺得太累了一點，可是爲了讀英文，和學習練聲，他沒有理由不接受吉明的提議和辦法，不但接受，而且由衷地樂從，遵守。她曾經希望自己能像唐佩珍姊姊那樣，同外國人交際起來，能夠說流利

的英語；如果她夢想過自己不止是做一個歌唱明星的話，她就得更認真地練習唱歌，學一點新的方法。在這方面她的態度是虔誠的。除了讀英文和練聲以外，她就沒法熱心了。而且，她也怕天天見到吉明，吉明的態度叫她感到拘束，不可親近。事實，她的精神也應付不過來。爲了她的方便，吉明也只好同意把英文時間改到一，三，五晚間。上午縵傑想偷點懶，多睡一會。自己練聲的時間可沒法更改，教練聲的是一位何小姐，法國留學生，在藝專音樂系担任幾個鐘點，在家裏收了幾個學生，都是比較有希望的，她也樂於教授，只是收費相當高，一小時二十元。爲了這筆費用，吉明知道縵傑負擔不了，自己也力不從心，無法幫助她。本來一星期三小時的，後來改爲一星期一小時。何小姐也對縵傑說：「方法各人不同，主要的是練習有恆，非得天天練習，方可望進步。初學的人，一週一小時儘夠了。」其實所謂一小時，也不過十分鐘，或者至多二十分鐘就夠應付的。吉明怕縵傑鐘點不夠，便介紹幾個在藝專的學生給她，每天抽時間上藝專去練習。吉明心下打算，想因此引動縵傑求學

的心。縵傑本來聰明，而且又出落的十分大方，漂亮，藝專的學生，認識她的，沒有不歡喜她，歡迎她的。走進學生羣裏，就好像走進了春天的花園，一草一木都是生氣勃勃，縵傑雖然還沒有生活在裏面，可是已經有點羨慕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天地。她冷眼傍觀起來，藝專的學生們，比自己在中學時候的同學們，更要活潑。自己以前讀書時，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多年的生活經歷，她已經被現實社會教育的更懂得生活。她的天性，本來趨向愛美，她的天賦的喉嚨，更使她依戀有一架鋼琴的音樂室。音樂系的學生，無論男女，凡她認識的，她都愛親近。這新的環境，把她的眼界擴大了。走進了春天的花園，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氣，身心像是被沐浴了一下似地，感到興奮。有時被一陣矛盾的情緒排遣不開時，她也感觸到一絲輕微的自慚，她明白吉明一切的打算，是爲了她的前途和幸福。然而她竟不能擺脫另一生活範疇，不能澈底改造自己，投向那新的生活裏去，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她自己卻是被烘焙在暖室裏的一朵花，一枝嫩芽，養成了嬌柔慵懶的習慣。燈

紅酒綠的逸樂享受。在曼舞輕歌中，她是皇后般地被讚頌着，這是她在播音以外的生活真貌。烘焙這朵名花的匠人，自然就是陳文元了。

在夜生活裏，她換了一個心情，也換了一個人似地，她張大着一雙奇異的眼，觀看着這商場競爭地，神經運動戰的一角的種種面貌。單純地做一個播音員，或是歌唱明星，在固定的時間來，固定的時間走，工作在裏面，未必生活在裏面。而縵傑除了工作以外。消耗在播音室外面會客室裏的，消耗在陳文元的應酬場中的，消耗在陳文元的公寓裏面的，這些時間超過工作時間不知多少倍。開始由於好奇而驚奇地欣賞這一切，繼之驚奇的使自己都有點迷亂了。迷亂中並不能清楚地明瞭自己的立場和身份，作爲一個朋友，爲什麼不可以同陳文元一塊出入交遊呢？同時陳文元獻給她的殷勤，獻給她的雀躍起來的名譽，用多種可能用的手段，爲她宣傳，不到一年的時間，章萍的名字天天登在報上，傳到萬千讀者的眼睛裏去；章萍的照片，也常常出現在雜誌封面，同畫報上，帶到萬千讀者的眼前；而章萍的聲音，最

最迷人的還是她的聲音，是每天有一個固定的時候——是多少人盼望着，等待着的一個時間啊！傳到萬千市民的耳朵裏去。縵傑看起來，章萍是另外一個人，章萍應該是同陳文元分不開的。事實，章萍是陳文元的護身，是陳文元的影子，多少商號同公司，想得到章萍爲他們的公司商號廣播一個特別節目，是用着想像不到的方法競爭着，而坐收漁利的却是獻給縵傑一切溫情和享受的陳文元自己。這是怎樣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縱影，縵傑生活在裏面，却完全是陌生而新奇，新奇到迷亂，迷亂中更不能看清自己了。

陳文元以小開的身份，非常歡喜揮霍，特別在女人面前更是揮金如土，對縵傑也並不例外。本來他之獵取縵傑，完全出於好奇，縵傑並不是個柔順的女孩子，並不是用金錢可以買到她的歡心的，這，她都懂。何況縵傑的生活還有她完全看不到，接觸不到的一面，他不強求知道。他不作過份干涉，同樣，在縵傑之外，他還有恣情玩樂的地方，他並不願意把縵傑同自己鎖在一塊。因此有明白他和縵傑交情

的底細的人，也故意開玩笑問：

「什麼時候吃喜酒呀？」

聽話的人，和說話的人也就相視一笑，不言而喻了。

他却不那麼傻，把愛情看作神聖。何況他和縵傑之間是不是有所謂愛情存在着呢？他向縵傑獻殷勤，在他是和另外一個女人獻殷勤沒有兩樣。奇怪是縵傑並非一個熱心追求物質享樂的人，這叫他感到有點辣手。他向不認輸，不承認天下竟有不是金錢可買的東西。他只認為是時候不夠，還得多下功夫。所以在縵傑方面看來，陳文元對她愛戀是誠意到無可批評。不過她奇怪，為什麼陳文元並不向她提出一個她雖不期待，却是認為已經到了時候的問題，那就是說陳文元為什麼不向她求婚。她常幻想到這個場面，如果陳文元有一點點表示，她一定會拒絕他。她自恃年紀還小，兩人認識不深，並且，她還要告訴他，她在打算繼續求學，專門去研究音樂，表示她並不為目前的聲譽而就滿足了的。她空有幻想和打算，陳文元彷彿知道她心



裏秘密似的，從來沒有表示的徵候。她多少感到失望，好像自己打錯了一張牌，而又不肯認輸，心裏說不出的愧恨。因此常常沒有理由地發點小脾氣，受到她的脾氣的人也就反認為這位小姐的難侍候，而更其要賣力地獻點殷勤了。

他們的友誼是這樣若即若離地苦惱着，糾纏着。

對於工作，縵傑是嚴肅的，對於學習，她是認真地，努力的。她的進步很快，她的唱歌爲人歡迎，除了聲音美，進步之快也是一個理由。爲了選擇播音節目中的歌詞，她和陳文元鬧了不少的氣。陳文元雖是大學生，他只愛跟着胡琴哼唱，音樂完全是外行，新音樂他更不懂。他以為流行的靡靡之音應該是歌唱的定本，而縵傑同藝專學生往來後，受了點新音樂運動的影響，堅持要自己來決定播送的節目。陳文元誤會縵傑喜愛電影歌曲，於是便讓步道：

「談到電影，中國電影決不及美國電影的吸力大，你喜歡電影歌曲，那麼可以送一兩個外國歌，找人填中國詞，外國調子中國字，調子是大家熟悉的，詞句是容

易唱會的。經了你播廣，這外國瓶子中國酒，一定爲人歡迎。」

這辦法是折中地實行了。縵傑仍然要鬧鬧別扭。例如她喜歡的「新女性」和「畢業歌」，却始終排不進節目裏去。她又不明白陳文元是什麼原因這樣反對她。

當時新音樂運動，可以說是抗日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先鋒隊，就是音樂界學院派的大師，也爲了這種正義的呼喊，而加入了這一運動的陣營，如黃自，趙元任兩位，到底也和聶耳，呂驥，洗星海等人攜起手來。上海租界是一切惡勢力的大本營，也是一切反惡勢力的大本營，音樂本來是最有力的文化武器，經了這批先鋒隊衝動的結果，勢力所及，不僅是全上海的學校和青年人給吸收了，就是全上海的市民，也有百分之四五十受到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結果租界當局不得不防範起來。靠租界庇護的商場競爭地之一的廣播公司，焉能不受這種限制。這因由原委，縵傑當然不知道，就是陳文元本人又何嘗了然？他只是受着工部局的指示，或是接到一

張通知，什麼樣的內容，什麼樣的歌，什麼人作的詞是在禁止之列的。憑那名單，就夠人頭痛，陳文元也無心細加研究，他就抱定一個宗旨，凡是中國電影的歌詞，他都敬而遠之。陳文元這態度，只有使得縵傑激怒，而縵傑更是不明白背景如此曲折。她以為陳文元向她實行他的權威，她甚至懷疑陳文元是嫉妒她和藝專學生往來，因之他們間的爭吵機會更多了。

縵傑的任性和「小姐」脾氣，幾乎是隨年齡俱增加的。陳文元是領教過她的脾氣的，尚且覺得難以伺候，感到頭痛。而縵傑已經是他擺脫不開的、個標幟，大時代廣播公司自從有了一位章萍小姐，兜廣告的中間商人都成了陳文元的狗，老是在他後面纏繞不休。陳文元裝做煩，其實滿心喜歡地敷衍他們。縵傑是輪盤賭窟裏輪盤上轉動的紅球，大家都熱心地傾向着她，爲她喝彩，彷彿多少人的命運繫於這一種形成的「宣傳戰」，使得陳文元又是氣她，又是愛她，而又把她沒有辦法。陳文元也曾想過另外再物色一個人來，一則免着縵傑常常嚷着「不幹了」來挾制他，一則

自己在異性交遊方面藉以換個趣味。無奈培植個新人並不容易，縵傑正是一朵待開的花，不但年輕，而且又有迷人的聲音，找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並不難，可是賦有美的聲音的人却並不多。愛情建築在這些私人利害的打算上面，陳文元雖是一個以玩弄女人為能手的小開，對縵傑却不禁有點束手無策。

恰巧一個意外而來的插曲，又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本來每個星期六，縵傑工作以後，就和陳文元盡情享受一次週末的娛樂。他們不外是吃館子，看電影，上跳舞場。誰知道次星期六兩人在沙利文晚飯的時候，就為了星期天的特別節目起了爭執。陳文元已經答應了一家服裝公司，為春季新裝做廣播廣告，配合這樣性質的歌曲，陳文元認為要唱一個調子明快的歌曲，於是節目上印出了「特別快車」。縵傑自己却答應了明華電影公司宣傳主任的請求，預備星期天為明華的新片「奮鬥」做宣傳，播送「奮鬥」的主題歌「我們不再徬徨。」這歌縵傑只練習過三次，原不太熟，為了已經做主答應了人，她當然要堅持自己的意

見。這天陳文元的朋友錢起銘也在場，錢君本是陳文元的跑腿，服裝公司的廣告也是他拉來的，所以當飯後喝茶的時候，縵傑含着怒意同陳文元堅持不讓的情形之下，他心裏不免發急，臉上却仍然裝上一層諂笑。他故意討好縵傑道：

「也難怪章小姐爲難，陳先生應該早點通知章小姐的，不過，要是陳先生能夠早一點知道章小姐已經答應了朋友，事情就不會這麼尷尬了。」

「你是說我沒有資格接受別人的請求嗎？我不是當作私人人情，我是作爲工作早就向陳先生提過這件事的，誰叫陳先生貴人多忘事呢？」

縵傑一發作，就不顧人受不受得了。陳文元怕當場大家下不來，便挺身出來道：

「是我忘了，不過『奮鬥』裏面的主題歌，我們星期天特別節目裏播送，合式不合式呢？我們究竟住在租界上……不妨這樣吧，遲一個禮拜，下個星期天我把節目保留起來，那個時間隨你使用，愛唱什麼就唱什麼，好不好？」

這番話聽來又是老套，過去常爲「工部局通不過」或者：「下一個節目吧」，這一類的話拒絕過縵傑幾次提議，雖然聽起來滿有理由，而縵傑却壓不住一腔的怒氣。不等錢起銘插話，便站起來道：

「如果爲了工部局通過沒有問題，我現在馬上去問去。如果是通過了的怎麼辦？」

「那……你說怎麼辦吧？」

給陳文元這麼一反激，縵傑幾乎要跳起來，可是，她被週圍座上吃茶的人放射出來的幾十對目光，照耀得發骨。她只好咬了咬嘴唇，啞着喉嚨說道：

「陳先生，你是老板，你又是經理，自然，你要什麼辦就什麼辦。不過，我不是靠吃廣播飯才能活着的，我的工作，我也可以做一做主。」

陳文元臉都氣紫了。然而他沒有忘記社交場中的禮貌，只好跟着也站起來，並且用手托着縵傑的胳膊，嘴角含着冷冷的笑意。侍役馬上過來，陳文元拿出一疊鈔

票來交給錢起銘，錢起銘却喃喃地自語着：

「那何必呢？這何必呢？」

「那麼再見！」

縵傑想捧掉陳文元的胳膊不成功，兩人已經走沙利文門外人行道上了。

「上那兒去？讓車子送你。」

「不用。我自己會走路。」

縵傑仍然在負着氣。

「那麼，你今晚大華不去了。」

「我累了，我不想跳舞。」

「明天呢？」

「假如是我預定的節目，我當然會上公司去。」

「可是……」

「我現在去找明華影片公司的人去。」

望着縵傑的背影消失在人叢中，陳文元不快地跟了兩步，躊躇着又退回站定。心裏還未打好主意，錢起銘已經站在他的身後，挑逗他說：

「吃不消！」

陳文元知道錢起銘的用心，心裏想在他面前失了面子，更要裝出不在乎的神情來，便打句蘇白說道：

「從來不擺在心上。啥地方白相去？」

錢起銘還要釘住廣播的事，便道：

「老九問過你幾次了，上她家打牌去吧！」

「打牌，我不來。要不，找她出來跳舞去。」

兩人走到街角，鑽進了陳文元新製的那部綠色汽車。錢起銘問道：

「回頭上那里去？」



「上大華吧，那裏清靜點，好談談話。」

錢起銘做個鬼臉道：

「今天老九非請我的客不可，只有我才有這本領，把你拖了來。」

陳文元順手拍了一下錢起銘的肩膀，擺起一副小開的神氣道：

「今天請客是我的事。你呢，還是香妃嗎？」

「我沒有老兄的福氣，常常換換胃口。」

兩人不禁哈哈大笑了。汽車已經停在一個衙堂的門口，漆着紅字的電燈泡，燦爛地照射出「寶玉」，「黛玉」，「翠翠」，「夜明珠」……等等人名字樣，循着燈光，他們像南來的舊燕，各自飛回舊日的香窠。

陳文元只想痛快地玩一下，纔傑給他的刺激早已忘了，明天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他根本不去想到。錢起銘却心心念念想着明天的事，他是靠跑腿，拉生意，撈點佣金過活的，口袋裏常常一錢不名。即使陳文元答應請客，他心裏却仍然不住地

嘀咕着明天會不會有意外。因此他儘可能地抓住機會，相機地提醒陳文元。

當他們兩個人計劃着如何消遣這個夜晚時，縵傑却一直氣冲冲地在馬路上跑着，她決定了要去找明華影片公司的宣傳主任；可是她只是被介紹見過一次面，他不一定是住在公司，上哪兒去找呢？今晚不解決這問題，明天就來不及了。對陳文元，她再也不肯讓步了，即使不幹這工作都可以，即使這是最後的一次衝突吧，她也要自己得到個勝利的結束。當她徘徊不定的時候，正好走到祥生汽車公司，她便要了部車子，車子開到馬路上，司機的問她：

「什麼地方？小姐！」

她便不暇思索地說：

「××路，藝專。」

她想起了藝專一位朋友馬非白，是馬非白間接介紹她認識明華公司的人，那麼，找到馬，便可以問個結果了。心裏一考慮，車子停下來時，她却對司機說：

「等等，我還要上別處去。」

轉灣抹角，由門傍到客廳，似乎等了許久，馬非白才慢慢跑出來。其實縵傑本可以直接上男生宿舍去的，但碍於校規，晚上男女宿舍却不可以留待異性朋友坐談，她也就不敢冒昧闖進去，所以等到十分着急時，見到馬非白，幾乎說不清楚來見他的原因，只說：

「你跟我走，有車子等着。」

這真是意外的榮幸，馬非白幾乎傻了。可是看到縵傑一臉的怒氣，也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會與自己有什麼干係嗎？如此一想，一種自衛的心理，他不禁故作冷靜地問道：

「是什麼事情？上什麼地方去？還是有了什麼意外嗎？章小姐！」

被他這一問，縵傑也不禁失笑了。知道非先說個原委不可。關於個人感情上同陳文元鬥氣的事，自然略過不提，只探問明華影片公司宣傳負責人是誰，現在在什

麼地方可以找到？「奮鬥」這部片子是不是最近是會上演？工部局方面是不是已經沒有問題了？這一串問題可把馬非白弄胡塗了，他問道：

「爲什麼要打探這許多事呢？」

縵傑可急了；便道：

「爲什麼麼？就爲了「奮鬥」的插曲。我們不再傍徨！這件事。我答應了他們一定唱，我也早已通知了公司負責人。可是他們今天告訴我，怕工部局會有問題，明天不讓唱這個歌，除非證明是通過了的。明天只有十幾個鐘頭了，當然我很急，哪兒去打聽是不是通過了的呢？我只好找你了。走！同我一塊去。」

「哪兒去呀？章小姐！」馬非白知道是這麼一件事，心也安定下來了。於是說：「爲這事，還去找別人麼？」

「那麼你？」

縵傑疑惑地問。

你知道歌詞是誰寫的？你不知道「白駒」就是我的筆名嗎？」

你？就是你呀！可是……」縵傑又不禁轉念了：「可是，你知道這歌通過了沒有哩？」

「我當然知道。如果你耽心臨時有什麼意外那我現在去打個電話去。」

縵傑興奮地跟着他上電話室，兩分鐘後得到了一個最滿意的結果。馬非白笑着向她說：

「這可是沒有問題了，明天什麼時間廣播呢？」

縵傑却不馬上回答他，却說道：

「現在你可以陪我出去走走了？」

「哪裏去呢？」

「上——上大華。」

「章小姐，我不會跳舞呵！」

縵傑看到馬非白的窘相不禁又急又好笑，便道：

「我不是要你請我跳舞，我是要你給我作個證人。」

「證人？」

「對了。去找廣播公司的經理，要證明這首歌是不違法的，只好請你出馬了。」

不容馬非白再推辭什麼，便拉住他向校外跑。祥生汽車的司機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望到縵傑拖了個男人出來，不禁得意地想道：「半夜三更，年輕女人有什麼事？除了找男朋友上跳舞廳……」果然縵傑對他道：

「大華。」

不過幾分鍾，汽車便在大華門口停下來。縵傑開了車錢，便引着馬非白上樓。這時燈光全是紅的，樂隊正在奏着一隻明快的曲子。侍者引他們到一隻最前面的位子，這時還早，舞場客人還正陸陸續續地進來。燈光下也不容易看清楚人，縵傑只

好耐心地坐下來，抱歉地對馬非白道：

「我們吃點什麼呢？我還不能確定這時候我們廣播公司的經理來了沒有？恐怕要等一下呢。」

馬非白只好唯唯應着，到了這種場合，他已經說不出的拘束，雖然心裏非常驚訝眼前這位漂亮而年輕的小姐，馬非白簡直認爲是縵傑一位天然的藝術品。她的風度，氣派，簡直可以做他們藝專的教師。無論是聲音，線條，就夠全藝專的學生羨慕不已，永遠臨摹的了。

馬非白要了杯咖啡，縵傑却要了杯可可。這時燈光又變成了綠色，舞客們在換着步子。縵傑平常最喜歡跳的是「華爾茲」舞，今天一則心情不好，二則沒有對手，望着池子裏男男女女，輕舞搖曳地，心裏不免有點煩。便對馬非白道：

「馬先生，對不起，我走開兩分鐘。」

馬非白看着她拿起皮包，並沒有披上大衣，便也沒言語。縵傑在舞廳週圍繞

了一巡，覺得無聊，這時他才想起陳文元雖然約過她今晚上大華來，却並不知道約了別人沒有？也不曉得陳文元有沒有請客，或者是否有人請他和自己？自己當然不是爲了趕跳舞的熱鬧才來，可是爲什麼不見陳文元呢？想到這裏，才發現自己的疏忽，如果是請客，不論請人，或是人家請，都得有舞伴才行，不能說像平常那樣來跳舞女。她一氣走開，又沒說準再來，陳文元可能不來，那末，此刻陳文元會上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此一想，不免咕念起來；便走到酒吧傍邊的電話室，想給陳文元打個電話。酒吧室的左手正通樓梯，上下的舞客都可以清楚看見。正當她聽着鈴響沒有人接話的時候，陳文元的聲音却清楚地從樓梯上傳來。她不禁呆呆地放下了電話機，望着兩個妖艷的女人，一個挽着陳文元的胳膊，一個挽着錢起銘的手。一種莫名的衝動，縵傑幾乎要喊了出來，她咬着嘴唇，望着他們行身邊走過，四個人都有點醉意似的。她躊躇着自己要不要迎上前去；終於咬了咬牙，跟在陳文元的後面，慢慢走回自己的座位來。無論她怎樣地在鎮定自己，馬非白終於看出點她心裏



有什麼事在激動，不安地問道：

「怎麼？見到你的經理了嗎？」

縵傑不經意地點了點頭。

「不成功？爲什麼不找我這個證人呢？」

這話正叫縵傑有點哭笑不得，可是也觸動她想起了一個辦法。於是招手叫侍役過來，要了鉛筆和紙，草草寫了兩個字，便指示侍役遞給陳文元。她已經看到了陳文元的坐位，也還是原來四個人，不像有什麼排場，心裏也就更氣。「那兩個女人究竟是誰呢？」她不由得忖量起來。

侍役還沒有回來回話，陳文元顯然有點慌張，走向她的棹子這面來。陳文元正在擬着草稿，用什麼話來向她撒謊，彌蓋眼前這個意外的遭遇呢？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縵傑會上大華來找他。當他看見縵傑座位上也有了一個男人時，心裏還在疑惑，而縵傑已經從容地爲他們介紹了：

「馬先生！這就是我們大時代廣播公司的經理陳文元先生。」

馬非白立起來，禮貌地向陳文元彎了彎腰，陳文元却熱烈地伸過手來握着，掩不住慌亂地道：

「久仰久仰，貴姓是？」

縵傑幾乎想笑了。仍然咬了咬嘴唇，冷冷地說下去道：

「陳先生，這就是我要介紹你認識地詩人馬非白先生。明華影片公司的編導委員，「奮鬥」的主題歌就是馬先生寫的。」

「哦！佩服佩服！」

馬非白不知道縵傑和陳文元在搗什麼鬼；縵傑對他的介紹，使他非常不安。什麼明華影片公司的編導，根本就沒有這件事。他正在躊躇申明一下不呢，縵傑却不容他有說話的機會，而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了。

「關於「奮鬥」這張影片是不是通過了，主題歌有沒有問題，現在馬先生在這

兒，請你們兩位當面談。

在這種情形下，陳文元只有老實地問一兩句話，馬非白也只有老老實實地回答。馬非白心裏只佩服縵傑的熱心，對於堅持要唱這隻歌竟如此賣力地去爭取，心裏又是感動，又是佩服。陳文元此刻腦子已經不容多思想，但望早點把馬非白應付走了就算了。但是馬非白果真走了又如何辦？他以什麼理由來遮蓋縵傑的疑心呢？顯然縵傑已經看見了他掉上的兩個女人，否則縵傑的臉色不會這樣冷。明明熱心地在爭辯着看關於播音的事，臉上却露出與已無干的神色，似乎只要你們兩方面代理人決定就行。陳文元自然把馬非白當做了電影公司的代表，來談判這件事的。在任何情形下，他都可以玩點狡猾，讓問題拖延，但現在，問題不容拖延，明天的節目，明明不能更改，却爲了讓縵傑息怒，只好滿口答應，心想，一睜眼就是明天多好？他希望眼前這尷尬場面只是一個夢。從來小心圓滑，不露馬腳的人，今天竟不辛疏忽給縵傑抓住了自己的弱點。拿縵傑來比什麼老八、老九，當然犧牲了縵傑是不合

算的。何況自己還沒有這個準備，同縵傑即使要撒手，也得來的漂亮。陳文元雖然被錢起銘從重的在老九那裏喝了兩杯酒，他還能保持清醒，在他以為問題都圓滿解決了，可以看到縵傑一個笑臉了，而縵傑忽然同馬非白一塊站起來，故意客氣道：

「對不起，陳先生，耽擱了你寶貴的時間。現在，我們走了。」

「你，走？」陳文元雖然想挽留，不，應該說想同縵傑解釋解釋，却又不得不跟着站起來。縵傑却故意補足了一句道：

「問題都不是都解決了嗎？」

「對了。唔，是的。明天……」

「你既然答應接受這個節目，明天我當然會來的。」

「現在你上那里去？」

陳文元不禁又追問一句。

「現在可真回家了。」

縵傑諷刺地笑了笑，意思說我不會故意地來盯你。又向馬非白道：

「今天，真謝謝你，馬先生！」

馬非白可完全摸不着頭腦。只好向陳文元握手告辭。縵傑扔上了張五元鈔票在棹上，不等待役來結賬，也不理陳文元，披上大衣逕自走在前面。馬非白趕上來，兩人先後下了樓梯。舞池子裏音樂又響起來，綠色的燈光從窗口反射到淒冷的柏油馬路上，縵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天氣並不冷，人像失掉了主宰似地有茫然不知何從之感。如果身傍的人是吉明，是劉雲，甚至是自己的父親，和哥哥，她都會掉下淚來。然而當馬非白的聲音送過來時：

「我送你回家去，好嗎？」

她只好又咬了一次嘴唇，無力的點點頭，她真的需要回家去休息了。

八

「我們不再徬徨」這隻歌的播唱，縵傑在事實上是勝利了，可是在精神上她却

像一個受了傷的鳥，再也振不起翅膀來。過了那個星期天，由於她的爭取而勝利了的星期天，看來很圓滿地過去了。她那天却拖着劉雲做擋箭牌，盡力避免與陳文元單獨談話。播完音樂，她留下一封短期請假的信，爲了怕陳文元追到家裏來麻煩，對父親說同劉雲幾個朋友上杭州去看錢塘江潮，索興連家也不回去去了，就躲在劉雲家裏。整天悶悶的，引起了劉雲的耽心；問她是什麼原因這樣鬱悶，她也不說。劉雲幾乎疑心她遭過了什麼意外的打擊。暗地裏着急，便去通知吉明，劉雲始終認爲吉明是縵傑的一個真正朋友，困難的時候，一定可以幫縵傑的忙，爲她解決問題的。其實縵傑的煩惱，吉明只能猜中一二分，內容真像他不知道。馬非白曾經告訴吉明，關於縵傑爭取播唱「奮鬥」主題歌的事，在吉明認爲這不過是當然有的事，因爲縵傑的性情他最了解，任性用在這些事上頭是好的，所以當他上劉雲家看縵傑時，不禁誇讚了一句：

「『究竟是你，才有這能耐，對付那些奴隸性的洋場市僧！

繆傑知道吉明是贊美自己而攻擊陳文元時，不免苦笑了一下。這件事情她不敢到一分可以得意的，尤其由於這件事使她看穿了一個人，看穿了自己曾經迷戀過的一面生活。她感到一絲悲哀，感到一種莫可言說的矛盾的苦。特別是在吉明面前，她不禁慚愧悔恨嚙着自己的心，她能向吉明申訴麼？當然不！好強的性格給她酸苦的心包上一層糖衣，那滋味只有她自己曉得。她怕接觸到這類話題，她怕揭破痛苦的底層，她是一個明知自己打錯了一張牌而死也不肯認輸的人。是否那一面生活的失去對她尚有莫可言說的留戀呢？事實只要她肯回去，陳文元却正準備向她懺悔。她不會回到播音室了，也不再和陳文元往還，這是她靜思下來的決心，而最大的決心還在於實行。她不能不承認她愛那工作近一年的播音室和那個玲瓏巧小的「麥可風」。她執着於那一點虛榮，她不願章萍兩個字從此從人們口頭和記憶中消失了去。這就是她所以感到矛盾痛苦的源由。然而她頗能矜持，見到吉明自然另有一番話題，或者拖着劉雲，三個人出去玩玩，大家似乎感覺到有一件事已經發生了，

或是將要發生了，大家都想避免而又避免不了地要接觸到這種話題，無論縵傑如何矜持，總也擺脫不了這些堆在心裏，壓到頭上來的苦悶。她感到煩燥，特別吉明又是一個性急的人。正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答復，他決不會轉灣抹角地去兜圈子。起初因為劉雲示意，說縵傑心情太壞或要設法爲她排遣，但一次，兩次，大家一塊談談玩玩的時候，縵傑的情緒在吉明看來並沒有什麼異樣，他可忍耐不住了。一天，當劉雲尙在新洲工作未回時，劉太太上別人家打小麻將去了，他覺得這是可以進言的機會，他決不再放掉這機會了，他誠懇地對縵傑提出了一個問題：

「縵傑！你究竟打什麼主意，你告訴我好不好？像你現在在朋友家住着不是辦法。你知道劉家的情形，多你這個客人，在他們是一個負擔。你……」

不等吉明說完，縵傑一則心煩，同時也好笑了起來，便道：

「你以爲我會永遠這樣住下來麼？」

「那末，什麼理由你不回家呢？」



「你想到那裏去了，黃先生！老實說吧，我是不想去廣播，才躲到這裏來的。因為我知道他們會上我家找我。」

「你要躲到什麼時候？」

「躲到他們不找我了，我自自然會回去。」

「縵傑，你怎麼還是孩子脾氣，躲不是辦法，你究竟還幹這工作不幹？是先決問題。要幹下去，我不說你，愛躲幾天就幾天；要不幹，你就得痛快點。這不是辦法！」

「怎麼才能痛快呢？」縵傑知道吉明希望她離開播音工作，故意在這問題上兜個圈子。吉明從她狡猾的眼神裏看出了這意思，心裏有點别扭，却又不能不更誠懇地說下去：

「我想你應該明白，你當初是怎樣的手續離開新洲的？」

縵傑何嘗不懂辭職的手續，她的躊躇在於她還沒有這個決心。何況她不僅僅是

工作問題，還牽涉到私人感情問題。她不願同吉明談下去，並且要表示自己有了辦法，只輕輕笑了一下，點點頭道：

「我都懂。你焉知我不是已經辦過了手續了？反正我現在要休息，且過兩天再說。這兒當然不是我作客的地方，並且……雲姐近來心情也不好，你知道新洲有裁員的話嗎？萬一被裁，就麻煩了。小榮現在入了初中，無論如何不能失學，說起，不知你舅舅，有沒有辦法幫幫雲姊的忙？」

問題很自然地拉到別人身上，對於這家好心的人家，吉明也不禁關心起來，他答應去打聽，如有消息，他舅舅可能幫忙時，一定要他舅舅去設法。對縵傑的問題，吉明固然更熱心，縵傑自己故意躲閃其詞，也只好暫時擱淺了。

在劉雲家裏住到第九天，縵傑再也住不下去了，便拖着劉雲伴她回家。固然她父親仍然不過問她的事，但是她討厭那一對愛盤查人的兄嫂。劉雲又做了一次她的護身符。縵傑的父親仍然不問世事，自從紹銓夫婦來了以後，家事也一并交出，一

向以爲縵傑年輕，稚氣重，銀錢往來方面，還得自己管管，現在可完全交給繼子。眼看女兒一天天大了，不免耽份心事，可是紹鈴夫婦比他更熱心於縵傑的婚姻問題。冷眼傍觀，覺得陳文元是個理想的對象，早就把觀察所得報告上去。陳文元過去常常接送縵傑，自然也見過縵傑的父兄。縵傑非常討厭紹鈴夫婦對陳文元的諂媚的樣子。有時嫂子對她的殷勤，簡直把她當做有錢有勢的姑太太，甚至對阿金也客氣的多了，因爲縵傑爲了阿金挨打的事同哥嫂衝突過，她甚至向嫂子表示：「阿金是招呼我個人的。」以此對阿金也只好兩樣。

這天縵傑回家，阿金就遞上一大札信來，全是紫羅蘭色的信封陪寫着秀麗的鋼筆字。縵傑一望就知道是陳文元寫的，不想看，便說：

「擱着吧。」

劉雲笑道：

「看信都懶，我來做一次秘書吧。」便不由分說把信都拆開了。且不先看，却

問縵傑道：

「我唸了？」

縵傑道：

「一看可以。唸不許。」

「爲什麼呢？」劉雲笑着問：「我怕我喊出『我的……最心愛的』……嗎？」

縵傑急了，要打劉雲，打不着，却搶過信來。忽然信堆裏掉出來一個白信封，寫着唐寄字樣，縵傑馬上拆開來看，也不管劉雲訕笑，劉雲還當做都是陳文元的信，正想開玩笑，俏皮兩句，忽見縵傑又是詫異，又是興奮地喊道：

「奇怪，奇怪，她來了。」

「誰呀？」

「佩姊姊！我告訴過你的唐佩珍姐姐。」

劉雲早就聽說這個人了，心裏也很想見見，便道：

「這回我可以看到你這個大朋友了！」

「那還用說，我一定要介紹你們認識。我還要通知黃先生才行，佩姊姊也許另外有信給黃先生了。」

縵傑早把陳文元的信拿到抽屜裏，便拖劉雲一塊出去，又給吉明打了個電話，同吉明約了晚飯的地點同時間，便興沖沖地上××飯店找唐佩珍。

唐佩珍穿了一件淺藍緞子繡花的晨衣，裏面一套緋色的睡衣，含笑接待她們，第一句話便道歉道：

「茶房說是兩位小姐，我猜準是你。所以沒來的及換衣服。」

縵傑介紹了劉雲，便孩子般的纏繞不休，北平長，北平短的問個不停。唐佩珍打量了半天縵傑，心裏更是贊嘆她出落得多了，便笑道：「同我上北平去吧！像你這們年輕漂亮的小姐，北平正是一個出風頭的地方。」

當她們兩人笑鬧不已的時候，劉雲被冷落到一邊，她却借這時候仔細打量了一

下聞名已久的唐佩珍。劉芸覺得唐佩珍並不美麗，如果把五官分開來看，簡直都有毛病。眼睛太小，鼻子也小，嘴也小。笑起來牙齒也欠齊整。甚在耳朵也嫌太小，却又戴上一付非常大而亮的耳環。可是一眼望去，有無限動人的風緻。身材好，態度大方，談吐漂亮。同縵傑比起來，縵傑美是美，却處處顯得稚氣，而且喜怒逃不過人的眼睛，任何感情很快地就反應出來。顯然縵傑沒有唐佩珍的經歷多，似乎縵傑的令人可愛可親也在這一點。劉芸正發傻地私自品評着，唐佩珍却週到地走過來敷衍客人道：

「劉小姐別見笑，她是我的小妹妹，撒嬌撒慣了的。縵縵！北平大着呢，談也談不完的。讓我換了衣服，一塊出去吃點點心去。」

唐佩珍說着，又從衣箱裏找出一些小紙包來，挑了兩對耳環，一隻假翡翠戒指給縵傑，又拿了一付壓紙用的壓條給劉芸。一邊笑道：

「一點點東西，意思意思，這都是北平土產。」

縵傑撇撇嘴，裝做生氣道：

「哼！你就當我不用功，把壓條送給她？」

唐佩珍心下爲難，其實給劉雲這份是從縵傑份子裏勻出來的，便打量了一下劉雲道：

「我不知道劉小姐可喜歡這東西，我不過看出劉小姐沒有你愛打扮，怎麼，你也想用功起來了？好的，將來加倍送你就是。」

兩個孩子都應付的沒是話說了，她便從容地換衣服，挑了件黑色緞灑上藍色碎花的旗袍，黑鍍子花鞋，披了件淺藍呢大衣，縵傑瞪着眼看看那鞋子，問道：

「這也是北平的……？」

唐佩珍笑道：

「也是的，北平人時興穿平底鞋。老實告訴你吧，我的腳鬧濕氣，穿皮鞋疼。」

將出旅館，縵傑忽然想起吉明，便道：

「我還得打個電話，黃先生怕要來找你呢。」

「他會來嗎？那末，我留句話給茶房好了。」

唐佩珍回去交代了茶房兩句話，不一會，三個人就被捲進大馬路的人潮裏去了。

× × × × ×

縵傑留在唐佩珍旅館裏，同床共話了三個整夜。她要探聽一下一別多年的佩珍的生活情形，北平是一個多麼誘惑人的地方，曾經作過交際花私人秘書的唐佩珍，一定也有許多令人驚羨的生活，和可能遭遇的一些炫奇故事。然而唐佩珍非常坦白，幾句話就把交際場中的真面目都講出來了，最後反而誠懇地勸縵傑，當她聽到了縵傑敘述這幾年的生活，工作，思想，感情，種種之後，她像個大姊姊似的，勸縵傑不要走上她曾經走過的那條路。勸縵傑，戀愛，交友，結婚，儘管把標準



懸高，時間拉長，可是，主要的，做人還得靠自己。要麼有錢，有錢可以做起地位，可以左右人；要麼有真實學問。靠年輕，靠顏色，是不能持久的。她對縵傑講了幾個交際花的故事，聽的人不由得不動容。縵傑心想是對的，但她總有點耿耿然，比如自己同陳文元的事，總想將來要點顏色給陳文元看看。佩珍勸道：

「你既然不承認愛他，憑什麼要說到『報復』呢？你要是愛他，包你可以把他爭取過來，不過有一點，即使你們戀愛了，結婚了，他可時候你能像皇后，你却不能過份干涉他的私生活，除非閉一支眼，睜一支眼，否則你的痛苦是沒個了的。」

「爲什麼呢？」

「他並不是一個值得你愛的對象，而且他也不相信你能對他誠懇。」

「我不信。」

「相信我這都是經驗之談。縵傑！憑你這麼嫩法，處世對人都太天真，你會吃虧的。」

縵傑不言語了。心下思量，佩珍是對的，她心裏放不下的陳文元的問題，經唐佩珍如此一勸，也只好暫時擱下。她並且想什麼時候拖着佩珍一塊去見陳文元，她甚至想到借唐佩珍的手來報復陳文元，唐佩珍聽她說出這種奇怪的思想時，又氣又急，只好笑說：

「你真胡塗了，你真的急於要報仇，找他來，我罵他一頓就夠了，你還想我耗那麼多精神，爲你，跟他周旋？這是你接待大姊姊的好方法嗎？再說，五年前的我，也許有這興致。現在，可不行了。」

「那末，同我談談現在的事吧，現在，你大學畢業了麼？你究竟想幹些什麼？爲什麼從北平來了，又要回去？」

唐佩珍關於自己却說得很少，儘量避免談到自己，被縵傑問急了就說：

「算是一個秘密，告訴你吧，我打算結婚。」

「結婚？」縵傑嚷起來，好奇而又熱心地打聽是誰，姓什麼，自己認識麼？

問多了，佩珍却又不說。縵傑忽然問：

「佩姊姊！我猜了。是外國人？」

佩珍笑道：

「奇怪的思想，那兒來的？」

「你那位Mr. Winkley那裏去了呢？」

縵傑看到佩珍略略紅了一下臉，旋即正色道：

「我早就說過，今天同五年前的我完全不同，五年前的朋友，早就不來往了。」

「那末，什麼時候吃你的喜酒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半個月後就回北平。如果事情決定的快，明年夏天我還要回來。」

縵傑不滿足地咕囔起來：

「好麻煩，結婚好像買彩票似地，連你自己都不曉得了。我不信。」

「縵縵！結婚可不就同買彩票一樣麼？中頭獎或是末獎，真要碰碰運氣呢。」

「那我一輩子也不結婚。」

「爲什麼？」

「我中不了頭獎，我也不願意中末獎。」

望着縵縵的傻樣，佩珍直把她沒辦法。便說：

「中頭獎也是假的，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己有本錢，什麼也不愁了。」

「什麼本錢？」

「讀書，有了學問，有了地位，這是買不到的，動搖不掉的本錢。」

話題仍然轉到勸縵縵讀書，縵縵嘴裏不服，心裏已經無話可說。

不到兩個星期，唐佩珍果然又回北平去了。縵縵同她相處了許多天，有時吉明也加入，三個人談談玩玩，興致都很好，縵縵只奇怪唐佩珍的生活似乎很神秘，但

又羨慕這點神秘。唐佩珍私生活諱莫如深，更增加了縵傑對她的興趣。她沒有發現什麼人是唐要結婚的對象。結婚的話可能是假的。不過唐佩珍勸縵傑的話，縵傑不能不感動。對陳文元那點怨恨，如果不是唐佩珍多方譬解，縵傑不會改變態度。後來也見過陳文元幾次，態度非常冷淡。縵傑也想明白，如果陳文元愛自己，他一定要設法維持這友誼，自己如果愛陳文元，也不妨重行對兩人間的友誼作一個新的評價。廣播工作推脫不了，仍然擔任了幾個鐘點，比原先減少一半，但同時縵傑也有一個苦衷，她愛播音這工作固然不是托詞，然而縵傑又不得不顧慮到，當生活尚未安定之前，她不能不暫時遷就原來的工作，尤其她對家人，對父兄抱了敵意以後，她決意不再向家裏要一個錢的生活費。除了靠自己又能向誰求助呢？朋友們的經濟狀況，也許比自己更窘，但私人往還上，縵傑却十分疎遠陳文元。她是工作的時間就上廣播公司，工作完了就走。從此決定專心學音樂，每天都上藝專練習。又要求教練聲的王友禾先生多給她一點時間，一用苦功，成績馬上飛躍地進步。藝專同

學都勸她寒假來報名投攷，甚至連王友禾幾位教授也示意她準可攷上。這時不容她再躊躇，決心便被事實所左右了。

寒假裏，縵傑感到從來沒有的緊張，她憧憬即將到來的新生活，說不出的興奮。雖然有朋友鼓勵，教師幫忙，心裏仍然不免惴惴然，萬一不取呢？萬一老不取，一切計劃將成泡影，那失望也許不是她所忍受得了的。吉明常常安慰她，吉明又特別拜托馬非白，當攷試那幾天，吉明也緊張得廢寢忘食，陪她上攷場，送她回家。當應付攷試時，縵傑的心也安定了許多，她知道最有把握的是歌唱主科，其他科目但憑能力，攷不出也不願瞎塗字。她知道馬非白和幾個友朋在攷場外面，可以給她幫助；她却不願求救。她不願牽累他們，同時她相信只要主科攷的取，錄取不會沒有希望的。她的信心果然支持她達到了勝利，她攷取了。

有什麼言辭可以形容她攷取了藝專以後的心情呢？這裏有她給唐佩珍寫的一封信，從這封信裏可以看出她是以怎樣熱烈的心情迎接將來的一段新生活。

我親愛的佩姊姊：

這次重見到你，真是說不出的快慰！你說我變了，也許吧，不過你勸我的話我不但記着，而且也努力實現了。佩姊姊，我現在已經攻上了藝專音樂系一年級。我的聲音居然列在優等，我的好姊姊！我爲了成就我理想的事業，我一定要在音樂方面再努力，我有希望我一定成功，不是嗎？

夢似地我回到學校生活裏來，我羨慕的學生生活。想不到也有這一天我能生活在那些幸福的年輕人裏面。同學們待我如姊妹，我彷彿回到五年前，我可以任性地唱，任性地笑了。

我並不是一個追求虛榮，追求物質享受的人，現在我敢向你保證，你的耽憂是多餘的。三年五年之後，你的縵傑不但要實現她的理想，也要實現朋友們對她的期望。

關於陳，依了你的話，果然痛快，也不覺煩惱了。我仍然擔任播音工作，

注意：是工作，爲了維持我上學，我不能不工作。也許不久我會換個工作地方。

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盼望明年春天見到你。

你的小朋友 縵傑 月 日

如信上所說的，果然不久縵傑換了一個播音公司。一則可以完全擺脫陳文元的糾纏，再則縵不佞吉明一再勸告。吉明甚至想擔任點爲別人補習的事，好收點進款供給縵傑。縵傑感激他，覺得太苦了他，除非自己另外進行工作，吉明不會放棄他的意見。正巧有一家南洋公司找廣播員，南洋經理做夢也沒有想到可以請到歌唱明星章萍小姐，不免大喜過望，所以縵傑任何條件他都接受。縵傑只肯每週播三次音，功課忙時只播兩次。待遇論月薪，不計鐘頭。她也不求多，每月一百二十元。這並不是個大數目，公司完全答應。還有一點，節目由縵傑自己決定，公司也無異議。合同順利地簽了字。陳文元氣的申言要拿手鎗對付南洋經理，自然也只是恐嚇一



下罷了。縵傑在大時代是二百元以上的薪水，另有酬金。但縵傑現在求學心重，但望夠自己生活，同時南洋可以使她滿足於自尊心，她愛唱什麼就唱什麼，可以報復在陳文元那裏受到種種牽制的氣。一切都處理得很好。縵傑享受着她一生中僅有的  
一段幸福日子，她年輕了，活潑了，歌唱得好，人又漂亮，她是晨間奔向陽光的鳥，唱出她的歡欣，爲所有聽她歌唱的人祝福。藝專的女學生們都愛她那份天真，男學生們都愛她那點任性。她很率直，如果有人把她當做戀愛的對象，她就找着那個寫情書，爲她發瘋的人，她說：

「愛我可得有長性，等我十年。十年以內我不講戀愛。過了十年我再選擇人。」

有些傻子還要問她：

「要我等十年，還要選擇？」

「自然啦，不選擇的話，現在不就可以訂婚了。等十年幹嗎？」

這話一時傳爲美談。因之男孩子們又愛她，又拿她沒有辦法。女孩子們又嫉妒她，又喜歡她。嫉妒她特別遭男生擁護，喜歡她聰明，調皮，她們應付不了的男孩子，她應付得了。

有時一得意就找劉雲，她自然不敢把這些事告訴吉明，吉明一再告誡她在學校要用功；不可太任性。劉雲也爲她擔心。劉雲說：

「一個陳文元要爲你掏手鎗，在學校裏我看也會有第二個陳文元爲你掏手鎗的。」

縵傑不服。心想我又沒有跟誰要好，憑什麼掏手鎗。可是對陳文元又怎麼想法？在她報復以後，痛快之餘，心裏又何嘗完全忘記。陳文元對她的一切，如果說像做戲，可做得逼真，他叫人舒服。她常是悵惘地想起一些舊事，心情馬上老了不少。她不承認自己有點愛那麼一位洋場公子，那本是什麼原因自己總不能忘情於過去呢？

有時一個人別扭，也不願找劉雲談體己了。劉雲仍然在新洲工作，大概是吉明托他舅舅去關照過，劉雲自己並不知道。只奇怪一度傳說裁員的，却未見實行。只是自動辭職去了幾個人，賈小姐也在內。女職員只剩下劉雲和另外一個後進來的姓林的。劉雲自知工作維持不久，而能維持就維持下去。比起縵傑來，她是一個容易滿足的人，爲了寡母，爲了弱弟，她不能不把個人希望放低。她本本分分地度過了二十個青春。她有一片好心，處處都爲別人設想。她有別人看不出的一股韌力，例如縵傑有委曲，跑來向她訴苦，她聽着，當着自己的事，分担了朋友的痛苦。可是縵傑有了新朋友，不來找她，她也不抱怨。吉明常說劉雲好，叫縵傑學她，縵傑却不服。當縵傑也變成了自由天地，藝術樂園裏的一隻愛唱的鳥時，劉雲這位朋友自然受到了冷落。

可惜縵傑的好日子並不長，這年，七月七日，全中華民族翻身的日子到來了，蘆溝橋戰事發生，上海各學校雖在暑假中，却積極地發起了學生救國會，開始組織

時，相當困難，很多人回想到九一八的教訓，多躊躇不前。然而時間是不等人的，八、一三的炮火，可把睡在夢中的人驚醒了。

上海的居民有過一、二八的經驗，雖然有點驚慌，却以為不久就可以平安過去了的，特別是住在租界，有錢存在銀行裏的人更是高枕無憂，甚至幸災樂禍，打算乘這個機會，撈一筆橫財。然而眼光遠一點，境環兩樣點的人就不這麼看法。往大處想的人，知道這是全民族翻身時候到了，聽炮聲如聽大年夜的鞭炮，反而興奮振作起來。有的把切身利害攔在前面，終日驚驚惶惶，並不是爲了戰事的勝敗，而爲了自己有房產，有貨在南市，和北四川路一帶，砲聲愈烈，心裏也愈急，這種人把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放在個人利益之下。數着炮聲，心裏急嘴裏也就罵出口來：

「打日本，怎麼打的了，這都是青年人鬧出來的，人民遭殃就是了。」

這論調的代表人之一，就是縵傑的父親。他老人家可從煙榻上爬起來了。縵傑這天留在家裏的時間最長，她自七、七事變後，就參加了學生會的工作，一個月

來，養成了讀報紙，讀小冊子的習慣，腦子裏一向模糊的中日問題，比較有了條理，本來住在租界上的人，只要心不死，處處都是刺激。中國是需要翻一個身了，聽着砲聲，縵傑心裏特別興奮。開始，她以為父親和她有同感，便跳出跳進，嚷上嚷下，從書報看來的一些理論，都搬出來，得意地拉着父親說長話短。可是，當父覺忽然厲聲地喊一句：

「小姐！我們的家都快完了，你還得意！」

縵傑不禁怔住了。慢慢地才意識過來，原來父親的產業，也就是這一家人靠着吃喝的那點產業，多半在南市。

「南市都完了嗎？」

縵傑望望父親，望望哥哥，什麼產業，房子，財產：她好像聽別人訴告，聽不進耳，也引不起同情。然而，她被影響的着起急來，不禁關切地問了這麼一句。原來她在心裏想起了自己最好的一個朋友劉雲，那一家三口現在可怎麼辦了呢？平

常無親無戚，戰事一來，可就沒有了依靠了。

「我要設法去找她，我要盡我的力量去幫助她。」

縵傑如此一決定，拔腳就想走，不料父親又呼喝了一聲：

「兵慌馬亂的，你往那裏去？」

縵傑不禁呆了一呆，父親從來沒有對自己說句重話，今天是怎麼的了？脾氣變的這樣壞？縵傑心裏不高興，却也不敢過分頂撞父親，只說：

「我，我上廣播公司去看看，也許有什麼消息。」

父親沒有言語，紹銓却討好地說話了：

「妹妹，別讓人耽心了，這時候那裏也去不了。看消息，號外不就有嗎？今天工作自然要受影響，你權在家休息一天吧！」

嫂也故意低聲送過話來：

「爹着急呢，別惹他生了氣。」

縵傑一賭氣，反身向自己臥室裏走。她聽見父親長的嘆了口氣，她奇怪今天父親精神真好，怎樣不躺到煙榻上去了呢？

臥室裏自然關不住她那萬馬奔騰一樣的心，推開窗子，俯看弄堂裏，來往的人都帶着驚慌的步骤，驚慌的聲音，關後門的時候都像有強盜跟在後面，掩掩藏藏的，縵傑覺得好玩，不禁笑。

她再抬頭望望天，天仍然望不遠。忽然東南角上升起一股濃煙，不是煙，像雲，沒有風吹送的雲，隨氣流擺動。那黑色的一團慢慢擴大了，擴大了。縵傑呆立在窗前，發傻地不知望了多少時候，忽然，那股煙吐出紅光，不一會天全紅了。是：

「火！」

縵傑喊出聲來，才覺得腿都麻木了，原來站的太久了。她奔到父親面前，惶急地報告道：

「南市怕是在燒起來了，火大着呢！」

父親，哥哥，嫂子，都上她屋子裏來。

父親繃着眉不言語。

哥哥却說：

「天都黑了，此刻出去更不行，只好明天再去打聽呢。」

縵傑不禁鄙屑地冷笑了一聲，她知道哥哥怕事，不敢出門。她望望父親，父親眉頭繃的更緊。她不禁有點可憐父親了，心想：

「我要是個男孩子就好了。」

想着，不禁敵意地看了哥嫂一眼。

忽然弄堂裏一片人聲，屋子裏人馬上都跑到樓下，迎着喘吁吁的阿金問道：

「什麼事？出了什麼事？」

「拉鐵門！巡捕守着，不准人出進……」



縵傑失眠了一夜，從天黑下來。不過晚上八點鐘，盼到第二天早晨六點鐘，那五層櫃上的白色座鐘，彷彿走了一個世紀才渡過一個漫長的黑夜。

這一夜，縵傑的家裏也只好遵從弄堂巡捕的囑咐，熄燭滅火，恐怖地坐守在一起。章鑄臣實在熬不住了，慌亂了一天，白日裏新聞多，謠言多，他居然樓上樓下走走，還上弄堂口巡視了一回，現在，夜比較靜，人也覺得疲累不堪，終于叫紹鈴媳婦拿床單把窗戶掩上，倒在煙榻上了。煙榻上那一盞油燈，發揮它獨有的火力，光亮照不遍整個屋子，可是煙榻前那四張惶惑而又緊張過度的臉，却看的清清楚楚，眼睛却有點深凹下去，而頰上却像染了臙脂似地鮮紅。四個人都沉陷在惶急不安的情緒中，可是四隻眼神却表達出來四個不同的思想，也就是各人在轉着各人的念頭。縵傑坐在一張沙發上沉默無語，紹鈴嫂却一直長吁短嘆，嘴裏一直不停地嘮叨什麼，紹銓歪在煙榻的右邊，低低地在同父親咕嚕，像在商量什麼問題。章鑄臣呼了兩口煙，閉目養神了幾分鐘，忽然兩手從枕頭上拿起來（他老愛拿手枕在

枕頭上的)半欠起身子，先咳了聲痰，然後才對紹銓媳婦問道：

「米，家裏米還能吃多久？」

「還有炭呢，鹽也一樣重要，怕都要設法買點來。」

紹銓補充地說着，紹銓嫂尖着喉嚨像機關鎗似地響起來：

「買，早該買了！你們就不着急，平時依我的話，今天也不用着急了。還怕我要錢做什麼用哩？這也好，有錢怕也買不着米了。」

「你看，你，問問嗎？」

紹銓故意埋怨着。紹銓嫂仍然不顧地說下去：

好在我又沒個娘家，怕那個說。你不知道管家的人多操心，操心也是白的，你說你急，我才急呢……」

這話八成是說給縵傑聽的，屋子裏的人都懂。章鑄臣第一次領教了過房媳婦的厲害，這時也不做聲了。半響，却沉沉地嘆了口氣，彷彿多年的抑鬱借此一聲長嘆

發洩出來。

紹銓又開始說話了，說南市要是燒了，得打聽一家親戚開的油作房怎麼樣了；又說，一個多月沒結帳了，又說……

彷彿在說着別人的故事，至少在縵傑聽來是陌生的，無可動心的。屋子裏煙味太濃，天氣也有點悶熱，她感到一陣頭昏，便站起來，想回自己屋子裏去，順手便在煙盤子裏拿盒洋火。

「妹妹，就在這兒吧……」

縵傑沒有理他哥哥，便動手去開房門，她聽到父親又在嘆氣，好像牙縫裏說了出來一句咒罵的話……

「冤孽！」

門在她身後輕輕的關上了，她傍着樓梯向左轉，不意腳底下軟軟的，不知是什麼，她駭得幾乎喊出來，馬上擦了一根火柴。她看出是娘姨歪在牆畸角上打瞌睡。

她踢了一腳，娘姨還是不醒，她只好跨過一步，只聽阿金喊道：

「小姐，我在這裏呢。」

她又擦了根火柴，阿金坐在她的房門門檻上，她心想簡直像幅難民圖，阿金跟她走進屋子，低低地道：

「這裏有半枝蠟燭，點上吧。」

阿金乖覺地推開窗子預備關上百葉窗，她也跟着走到窗前，天還是紅的，火煙子淡下未了。槍炮聲也比較白天稀落。她戀戀地站在窗前仰望那一線長天發怔。她彷彿站在一架待修理的收音機面前，這黑夜，這給火燒了的天地，正包羅着各種聲音，亂雜一片的聲音，在呻吟，在顫抖，在狂喊，在咆哮……聲音一會在耳邊，震得人頭昏，一會很遠，很遠。無論是遠是近，縵傑的心和千萬個受難者的心是共鳴的，千萬個人的憤怒在她心底衝擊，她幾乎對天大聲喊出來：

「燒吧！燒亮了全上海，全中國的人的眼睛，燒燃的全中國人民的怒火，報仇

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縵傑真是說不出的興奮，歌聲幾乎從她喉頭送出來，這真是沒有理由的想法，這時候她竟想唱歌，是要歌出受難者的憤怒，還是要歌頌未來的勝利呢？

要不是阿金點上了蠟燭，她不會離開窗口，怕蠟燭的光亮給弄堂裏的人罵，這時弄堂裏人聲脚步聲仍然不休止地在震蕩着空氣。百葉窗掩上了，又掩上窗戶，再放下窗簾，阿金笑說：

「這可好了，光一點也漏不出去。」

縵傑走到屋子中間，被黃黃的燭光透望過去，才看出那是一枝敬神用的紅燭，插在一隻香瓜蒂上。燭光像是喜悅，又像是驚惶，老是跳躍不定。正象徵了主人的心事。縵傑覺得有了光，但是閉門閉戶，感到悶氣，她想熄滅了燭再回到窗前，阿金却像孩子一般求告道：

「就這樣吧，小姐！沒有燈怪怕的。」

縵傑只好悶悶地倒到床上，一邊有一搭沒一搭應着阿金的一些天真到近於傻的問話，比如：

「小姐，你知道爲什麼怕燈光露出去嗎？怕飛機，怕飛機來炸哩！可是，有人說飛機是中國人的，我就不明白了，中國人打日本人，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把燈光滅了，不給飛機引路，不幫中國的忙，不就是漢奸嗎？……」

「你那兒聽來的，這些話？」縵傑忍不住的問了。

「弄堂口賣香煙的人都這樣說。」

「誰告訴你，中國飛機會炸上海？」

「也是他們說的……」

「哦？……」

縵傑沒有說下去，心裏却想着，中國飛機來炸上海，中國的空軍！縵傑不禁的想到她認識許多空軍，她也飛在天上，慰勞他們，給他們唱歌，隨着他們滿處飛，

望着他們和敵人的飛機空戰……受了傷，她自己同一個空軍軍官，那軍官不是別人，就是吉明，不，又像是藝專的一位同學，姓梁的廣東人……空想是不着邊際的，當聯繫上實際生活中的人物時，幻想的人也就從幻境中回到現實裏來，她覺得頰上一陣燒，慚愧這些想法都是沒有意義的，她一咕嚕爬起了床，向阿金要杯水喝。不時地望望座鐘，短針老在九點上下。還不到十點，時候真難消磨。阿金見小姐不說話，只當她心裏不高興，氣老爺不讓她出去，自己站着沒趣，便回到樓梯邊上，拉起歪在地上的姑娘，兩人便悄悄回到亭子間裏睡去了。

阿金走了，屋子裏更靜了，縵傑仍然聽到父親在煙榻上抽煙說話。自己當然打定了主意，不再回去聽哥嫂的廢話；可是一個人這樣呆着，不是害怕，而是感到有點說不出的寂寞。眼看蠟燭也快完了，望着屋子全黑下來了，她索興推開層層窗戶，憑窗仰望起來了。

窗外的天地是有限的，呆立了半天，心裏不覺惆悵起來，感慚自己不及一隻鳥

的自由，也許因爲火光，同遠近的人聲驚擾了早該棲憇下來的小鳥，這時却成羣地叫噪着，不安地飛翔着。可是，他們還可以俯看全世界呢！縵傑有點羨慕能飛的翅膀，同時也更急切地盼望天早點兒亮。只要天亮，不管世界是個什麼樣子，她也得出去。

她盤算了一夜，一會站着，一會躺着。數着隔壁父親的屋子裏鐘點的聲音，數着十二點，一點……三點……四點，她終於合了一下眼，可是不一會便被一聲巨響驚醒了。馬上看看白座鐘正六點。天已大亮了。她衝到窗前，奇怪，這早晨同平常一樣的靜，隔宿的事回想起來像做了個噩夢，一切，一切會不是真的嗎？剛才那一聲巨響，必也是夢？她驚疑不定的四下看看，桌上仍然攔着半個香瓜蒂，蒂上仍插着根蠟燭竹籤。慢慢，她都想起來了，第一個念頭像蟲爬在她心裏，她不能等待，要在父親沒有醒來以前出去。

「這我可得飛出去看看了！」



她弄了點冷水洗洗臉，顧不到梳洗好，便草草換件衣裳，她不忘記拿個皮包，便輕輕走下樓，喚醒了姨媽關門，又叮囑道：

「老爺要是問起我來，就說剛出去，一會就回來的。可是，別等我回來吃飯。」

跨出後門，她長長地呼了口氣，弄堂裏的人家都還沒有什麼動靜，她跑一般走向鐵閘門，彷彿門是關着的，心裏不免一急，以為外面交通斷了，放慢步子走到鐵門口，一個巡捕正對着門打呵欠，望着這樣一位小姐這麼早出來，不免投了一個詫異的眼光，縵傑沒有注意到這些，便試一試那扇小門，小門是開着的，她便逃一般的跨過鐵門，因為興奮，心都跳的快了。

走到柏油路上，馬路仍然靜靜的。她無目的拐了兩個灣，想朝熱鬧一帶的地方走，忽然在馬路一端，她看見中法交界的一個拐角，堆滿了鐵絲網和沙包。大木閘門像監牢的鐵門似的緊緊地鎖住了兩個世界，逃進租界裏來的人們，狼狽的席地

坐臥，在鉄門那一邊的人，像乞丐似地叫化乞憐。聲音怪慘的。

縵傑覺得心裏一陣酸，掉過頭來就走。她想搭電車繞過公共租界看看，再去找吉明，她不忘記找吉明一塊想法子援救劉雲一家人。可是電車的影子也沒有。只有徒步再走看看。這時馬路上往來的人多點，却都是一臉驚惶。她也被感染的不安起來。這時候不但人多，車輛也多了。尤其是雲飛和黃色汽車，汽車裏擠滿了人同包裹，這是一批比較高等點的難民，是有去處的難民。縵傑心裏打量着，也不知道腿酸，也幾乎忘了自己的目的和方向。獨自在人叢中擠，聽着人們的議論，羣衆雖然是一盤散沙，她却發現這散沙似的一羣人自有一股力量。炮火震醒了民族自覺性，同是中國人都不能忍受屈辱，更不願綿羊似地走向死亡。死，那有比爲民族自由戰死的更光榮？她尾隨在兩個工人樣的男子後面，聽到了他們的議論，心裏也想的更多了。

當她想的傻了的時候，忽然一個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排山倒海似地向人叢中擲

了過來。地殼給震動的使得地上站着走着的人，不由地顛蹶了一下，縵傑幾乎順勢要撲倒到身邊站着的一個男人的身上。來不及道歉，只聽有人喊道：

「飛機！飛機！」

「飛機，是我們的！中國的飛機！」

有人橫街跑過去，想在馬路中心看的更清楚，縵傑也不由自主地跟過去，天上雲彩很厚，看不清楚。跟着人們的指點左右轉着，忽然遠遠地像蛇陣一樣的黄包車拉過來，幾乎同站在街心的人羣撞個人倒車翻，爲首的黄包車夫罵起來了，跟上一個閑人就勸道：

「莫吵，自己人，吵什麼？看看中國飛機，你們也看看啊！」

黄包車要走也沒有路，嘴上咕嚕，怕時間耽擱了生意，却也跟着羣衆熱心地指點起來。

「縵傑，縵傑！」

「誰喚我？」縵傑先不答應，却四處地看。

「我在車上呢！」

縵傑隨着聲音望去，忽然，她幾乎跳起來：車上不是別人，正是她心心念念要去援救的劉雲。劉雲親熱地拉着她的手，如果不因為半個身子在車上，兩人不知道要怎樣擁抱一下才好。劉雲不停地說着話：

你一個人在街上晃什麼？你知道我們那裏全完了嗎？唉！我們苦死了！」

伯母呢？榮弟弟呢？」

媽跟弟弟現在在親戚家裏，我昨天下午回去拿點東西，拿到這時候才能出來，你看，這箱子要把我腿都壓斷了。」

縵傑這才清楚劉雲的狼狽不堪的樣子，聽她這麼說，也看出她一夜沒睡，這一夜說不定是在那個鐵閘門口站着過的。好容易候到天亮，候到了一個好心的巡捕來開門，才拼命擁出生死線，逃到租界來，帶着那僅有的一點點行李。鞋帶擠散了，

衣服也擠破了，手胳膊上還有一條創痕，縵傑不禁難過起來，同情地喊了一聲：

「雲姊姊！」

「還哭呢？我們出得來就好了！你沒看見死的人呢？真慘！火燒的，炮彈炸的，房子壓的……」

劉雲說着眼圈也紅了。可是，忽然咬咬牙，臉上閃過一道光，她興奮地笑道：「這一下苦吃夠了，該中國人翻身的時候到了。你看見飛機了吧？是我們的呢！」

縵傑感動到說不出話來。緊緊握着劉雲的手；忽然車子移動，這時看飛機的人閃開一些，縵傑急向劉雲道：

「你住那裏呀？」

「親戚家裏。」

「我跟你一塊兒去吧？」

「不，還是我來看你的好。」

「什麼時候？」

「說不定下午就來。我還要找黃先生，我弟弟……你陪我去吧……」

語聲已斷續聽不清了，縵傑悵然地望着劉雲的影子遠去。忽然賣號外的喊聲像狂風一樣捲到街心，人圈子更擁擠了。縵傑買張號外，正要掏零錢，忽然一個耳熟的聲音喊道：

「章小姐，好早呀！」

一看，是藝專同學林涵英，穿件藍布大褂，頭髮亂亂地，手上握着一捲什麼東西。看見縵傑打量他，便又道：

「號外，我有。消息好得很，我看過了。」

說畢，便將手絹大小一張紙遞過來。縵傑先不看，却問道：

「這早，上那裏去？」

「去找人，今天下午開會，我們學生也應該動一動了。」

「真的，學生可以做點什麼呢？」

縵傑熱心地問，說的人更興奮了。

「第一，要組織起來，向民衆宣傳，募捐，慰勞傷兵，現在撤退下來的傷兵已經住滿了幾個臨時醫院。同時我們還要發動女同學去應徵做看護，現在學生可以做，應該做的事多的很，哦，章小姐，你……你呢？你這早出來也是有什麼事麼？」

縵傑被林涵英問住了，自己一時答不出話來。她心裏本來就很亂，就沒個主意，而感情又那麼易於激動，半年的學生生活，或多或少聽到一些政治方面的理論，尤其是七、七事變以來，她有過直接參加學生活動的經驗，她感到有一股力量從心底裏生長起來，眼前這位同學，平常她並不大注意，只知他是學生會負責人之一，而現在，望着林涵英一腦袋的汗珠，一雙眼睛射出堅定果敢的光彩，而尤其令

縵傑折服的，是那像流水一般的話，加上遠遠的轟炸聲，若隱若現的飛機聲，賣號外的聲音，馬路上的熱潮似的人聲，一切聲音都在喊着：「中國翻了身了！中國空軍第一次出動了！中國……勝利，復仇的日子到了……」這不正是中國人民起來，爲國家効力的時候嗎？所以林涵英的話，已經不是宣傳，而代表着人民，代表着學生，青年人在說話。縵傑只有感動，同時也覺得有點慚愧。自己爲什麼竟像傻子一樣呢！不懂得動用自己的力量，而竟惶然地像個閑人似的，被人發現自己是在看熱鬧呢？可是，這想念一瞬即過，縵傑馬上因受到對方的激動而更熱切地問道：

「我也是這樣想，我們可以做，應該做的事多得很，只是我沒有知道你們已經組織好了，那末，林先生，你看我可以做什麼，就派我好了，我願意……」

縵傑還要說下去，林涵英却微笑着舉起右手來打斷她的話道：

「章小姐，你願意工作，下午來參加大會好了，工作是由大會決定分配的，我也像你一樣，個人有力量也無法使，非團體行動不可，所以我才自動去找同學上學



校開會，那末你也一定來吧，好不好？」

「當然好，幾點鐘？」

「兩點。」

「我一定來。」

林涵英用力握了繆傑的手，匆匆自去了。繆傑說過「一定來」之後，馬上感到不安，心想：「學校靠近南市，如果告訴父親上學校，一定挨罵，如果曉得確是學校開會，說不定要怎樣發脾氣了。父親一向以為租界是替日本人說話的，學生們開會，弄些宣傳，慰勞傷兵……等等，不就是等于反帝反日嗎？學生又都是青年，『青年胡鬧的多，』父親如何肯讓自己去參加這個大會呢？」如此一想，心裏更是懊惱，她恨透了這個家了，自己又沒有理由，也許是沒有勇氣，離開了這個家。繆傑又想：「我不能夠不告訴父親嗎？可是，現在最好不回去，省得再撒謊，甚至也許出不來了呢！以後再想辦法，且過了今天再說。」繆傑邊想，邊走，不知不覺走到

英法交界的路上。自己不禁大笑起來，笑自己真傻，走了許多路竟不覺得腿酸，也好，索興先找吉明，說不定吉明那裏也可以找到臨時可以做的工，無論如何，且混過了三四小時，吃過午飯才好，午飯後便可以一直上學校去了。同時又想起劉雲說下午去找她，自己既然不回家，豈不害劉雲白跑？好在劉雲是要找吉明，那末何不一併告訴吉明，叫吉明上自己家去等劉雲呢？

主意想定，已經走到吉明住的弄堂門口，果然同樣拉上了鐵門，只開那扇鐵門中心的小門出進。馬路邊上，弄堂裏，却睡着是人；站着的，說話的，傳播新聞消息的，起鬨的，和女人們的怨嗟，孩子們的啼哭，真是一片熱鬧。縵傑小心地走着，怕踩着了誰的腿肚子。好容易才走到吉明家的後門，那門關得死緊，敲了半天，還開個半天，說明了是找黃先生的，而是常常來的章小姐，後門開了一條縫，縵傑眼快，認得是房東太太，便招手道：

「早，李太太，我找黃先生有事呢？」

這才允許斜着半個身子擠進了廚房。後門馬上又關上了，縵傑這才注意後門不但上門，而且還加上一張方桌，兩把太師椅給頂着後門。李太太一臉驚惶十分不安地問道：

「外邊怎樣了？章小姐，你怎麼會出來的？」

縵傑想笑，忍住了，便回答道：

「沒有什麼，中國軍隊打得很好，你看號外吧？……」

忽然堂屋裏跳出兩個男人，順手搶過號外，縵傑看出是李太太的丈夫和小叔。便不好說什麼，逕自上樓。李太太略帶抱歉地跟在後面道：

「謝謝你，章小姐！哦，你請坐坐，黃先生也許就要回來了。」

「他出去了？」

縵傑不禁失望地站在樓梯上。

「你上他屋裏去坐會吧。門沒有鎖，他交待過我替他看看，說是有客人會

來。」

縵傑便不再向下去，反身上樓，就走進吉明的屋子。屋子還是平日那樣，桌上很凌亂，桌子下面一地的碎紙。「他這一夜幹些什麼呢？」縵傑想着，順手想理一理東拋西放的衣服什物，但又沒有興致。往床上一坐，才覺得腿酸疼得可以，而且人也十分疲倦，簡直想睡一會了。兩眼微微一閤，恍恍惚惚不知過了多久，又被一聲巨大的炮聲驚醒，怔怔地想了半響，才明白自己在吉明的屋子，看看錶，都快十二點了，吉明顯然還沒有回來。這時縵傑可覺得餓了，尤其是樓下李太太在廚房燒菜的味道，特別刺鼻。縵傑想權且出去吃點什麼吧，便在桌上抽張紙塗了幾個字，告訴吉明，等他許久，此刻去俄國小餐館吃飯，飯後去學校開會。並說：希望吉明見字即去她家等劉雲，而且別告訴她家裏她幹什麼去了。寫好，攔筆，忽然發現一個寫着「唐寄」的信封，心裏一動，馬上敏捷地抽出信來，先看下款，果然是唐佩珍寫給吉明的。信寫的有點潦草，縵傑匆匆看過，信裏寫道：

吉明兄：

前上一函，不知收到沒有？給縵傑去信，也不見復，甚念。請代覓工作事，可作罷，我最近或者要離開此地，但上何處則未定。不過，回上海怕不能，心緒太劣。我雖不認爲是「刺激」，却不能說多一番覺悟。我勸過縵傑許多話，想不到臨了還得勸慰自己。這社會是不容許一個人走條新路的。墜落，只有往下沉，沉到底！但我不相信。但我決定跳出現在的生活圈子。記得你說過：「舊的圈子創造不出新的人生來。」我不就是一個例子嗎？好在我並不悲觀，「婚變」打擊不了我。不過「愛情沒有條件」這話我再也不相信了。這不是牢騷，我敬重你，從縵傑處知道你的一切，同時我非常關心縵傑，提筆不禁要發點牢騷。謝謝你竟肯幫助我！如果不認爲我是一個不可交往的朋友，請隨時給我一點意見。

縵傑真的變的更上進了，我說不出的欣慰。我沒有給過她好的影響，而我

衷心希望她有一個比較幸福的生活環境，她的確肯接受你的意見。你確沒有那份私心，把她當作自己的愛人來培植，可是你也不應太理智，以爲她可能不愛你而故意疏遠。感情是自然而然生長起來的，爲了她的將來，爲了她能走一條向上的路，你不能疏忽你的關切的心。盡可能幫助她吧！我相信你是愛她的！

此地人心尙定。誰曉得將來怎麼樣呢？  
如果我會離開，將隨時函告行期。

恕不一。 敬祝

安好！

佩珍上 七月二十四日

顯然唐佩珍上次來上海，告訴縵傑，說她不久要結婚的話，出了意外，是怎樣一個意外呢？信上隱約看出一點，却不大明白。是因了「婚變」而找吉明幫忙另找工作嗎？是因了刺激而不得不改變環境，要離開北平，可又上那裏去呢？尤其是信的后段，縵傑忍不住讀了一遍又一遍，當然沒有一個人對自己關心不是更甚過對

人的。縵傑起初有點惑然，慢慢地看的難過起來。縵傑已經是十八九歲的人了，正是多愁易感的年齡，因為家庭環境不大好，幼小又嬌養成性，長大了也懂事多了，進了社會圈內，人，事，都並不如理想，以此常常有孤獨孤寞之感。自己平常最不注意的一個最親近朋友，却都關心自己。是什麼使得自己同吉明隔膜起來的？這信非常的使她刺激，心情也給擾的紊亂了，她不願再想下去，把信原樣攔好，帶上門，同李太太說聲再見，仍然由半開的後門擠出去。

這時弄堂裏，馬路上，人更多，更雜亂，有人在發饅頭，穿着西裝的少年，和白頭髮的老人，都顫抖地伸出手來，那急切地等着果腹的樣子，叫人不忍卒睹。縵傑聽到閑人們嘆息說：「年頭真變得快！一夜，富人也變成了乞丐了！」又一個中年男子嚷着道：「說什麼？都是日本鬼子害的呀！」

縵傑快步的走，到了俄國小餐館，人很多，都是外國人，正互相談得起勁，忽然看見走進一個青年中國女子，都不禁詫異地望望她。縵傑不敢看他們，也聽不懂

他們說什麼。叫了一客客飯，草草吃了，便付了帳。吉明始終沒有來，吃完才想起自己還準備等着見到吉明。可見縵傑真餓了，只顧吃。時間不容她再逗留，馬上便跳上一部車子，喊：拉到藝專。她想到學生大會可能有的緊張情形，她又想到即將到來的新工作，不覺又興奮起來。只顧催車夫快跑，却沒有體恤到那震得人心神慌亂的炮聲已經把車夫的兩條腿都駭軟了。

×

×

×

×

正當縵傑往藝專去的時候，吉明才精疲力盡回到家裏。敲了半天後門才回到屋裏，房東太太跟在後面告訴他，說章小姐找他有事，等不了走了。吉明只應了一聲，望着那一臉愁慮的房東太太也提不起勁多說話。又自顧忙他的去了。

吉明知道縵傑會留有條子，找到字條，一看錶已經相差一個半鐘點，趕上俄國餐館已來不及。心裏又是一悶。橫身倒在床上，一夜沒合眼，此刻不睡也着，只想着：「母親他們怎麼樣了？一浦東又是首當其衝的地點啊！」



從來沒有掉過眼淚的人，想到自己相依爲命的母親陷在危境，這心情任誰也受不了。他只恨自己疏忽，快五十的人了，即使沒有意外，那砲聲也可以使得人胆碎。一江之隔，生，死，都不可知。好在舅舅正好三天前回到浦東家裏去，他可能帶着一家老弱逃難麼？

吉明煩亂地一會躺着，一會起來，斗大的屋子也不夠他走的。書桌就靠在床邊，一會又翻翻桌上的亂紙，讀着縵傑的字條，這才注意縵傑留話叫他上縵傑家裏去等劉雲。心裏十分不想上章家去，可是此刻心情還是出去走走好，便又帶上門。剛下樓，房東李先生好像故意在等着他似的，直問：「消息怎樣？」吉明不耐地從身上掏出一張號外，誰知李先生又說着：「看過了。」「看過了還有什麼消息？我又不是新聞記者！」吉明心裏咕嚕，嘴裏不好說什麼，便告罪逃出後門。

他無心注意路旁情景，只顧低着頭走。走進縵傑住的弄堂，脚步可放慢了，他不想進去，正在躊躇，却巧久不見面的鄭太太抱着個孩子站在後門口，攔着吉明

道：

「黃先生，你是找章小姐麼？怎麼樣了？有什麼消息麼？」

占明馬上上前一步，縐眉道：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母親還在浦東：」

「啊呀！那可怎麼辦呵？怪不得你着急。」

鄭太太拍拍孩子又道：

「他爸爸出去半天不回來，謠言多得很多。聽說京滬綫都快不通了，我們的家裏

人——

鄭太太只顧嚕囂下去，吉明只唯唯應着，眼睛不禁時時望望縐傑的窗子。忽然，章家後門開了，出來一個穿藍布旗袍的女孩子，回過身來一看，不就是劉雲嗎？吉明馬上迎上去道：「你早來了？」

劉雲怔了一怔，不懂吉明的意思，却道：

「縵傑不在家，她爸爸正在生氣呢！我可正好碰在氣頭上，黃先生你可別進去了。」

吉明便匆匆解釋自己是替縵傑來接劉雲的，縵傑上學校開會去了。

鄭太太本來想邀吉明進屋裏去坐坐，因為不認識這位劉小姐，吉明也不介紹，望着這一對青年人自顧要走了，便搭訕道：

「黃先生，下次來坐坐吧！有了老太太的消息，可一定告訴我呵！」

吉明點點頭，自顧向劉雲談起話來，邊談邊走出了弄堂。

## 十

自從參加了大會以後，縵傑便到學生會戰時服務團宣傳服務組報了名，她自付沒有耐性，不能担任救護工作，可是她能吃苦，胆又大，她可以上最前綫，慰勞將士；也可以到各工廠，或是街頭馬路上向民衆宣傳。的確，這兩項工作，她担任起來沒有不勝任不愉快的。有一次，她隨着團體上龍華，那時去龍華已相當緊張，前

綫退下來的傷兵很多，因為租界裏病院人滿，到後方去的交通已被中斷了，傷兵們正是呻吟待斃的樣子；這班學生軍到了，担架組的馬上將重傷的抬上了車，預備送到後方施救，輕傷的就由看護隊臨時包紮起來；縵傑同着幾位同學分散着食物，她走到每一個傷兵面前，她幾乎衝動想上去擁抱他們受了傷的胳膊同腿。傷兵們有舉動不靈的，她馬上替他們解開食物的包裹，送到他們嘴裏去。傷兵們非常感激這些學生，有的嚼着餅乾，天真的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來，拍子沒有，調子沒有，縵傑聽着不禁好笑，一個傷兵給笑的忸怩起來，便搭訕道：

「小姐！你會唱麼？」

「我會呵！」

縵傑大方的點點頭，不想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要她唱個歌，慰勞他們。縵傑躊躇着，不知道這地方該不該唱。恰巧林涵英這時候走進來，知道了傷兵的要求，便對縵傑道：

「可以唱，你就唱吧！要不好意思，就讓江華和你一塊唱。」

林涵英把站在身邊的江華推了一推，這男孩子可比繆傑還要羞澀，等繆傑開口，他方接着一塊唱道：

「……」

……

把我們的血肉

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國

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

這時候傷兵們自動加入合唱了起來，那聲音竟像山崩，像海嘯，是真正的人民的吼聲！大家唱着：

「冒着敵人的炮火

前進，前進，前進，進，

殺……」

傷兵們有的忘了傷痛，兀自站了起來；有的不斷地喊着「殺呀！」竟把療養所當做了前綫；有的興奮到哭了起來，有的却繼續要求縵傑再唱個歌。縵傑見大家都歡迎她唱，便不推辭，隨意唱了幾個可以激勵士氣的歌。自從有過這次的經驗，學戰團（即學生會戰時服務團的簡稱）同人都叫縵傑做「喜鵲」。真的，無論到那個傷兵院裏，只要縵傑一開口唱歌，沒有人不歡喜她。又有一次，是後來的事情，爲了聲援八百壯士，全上海各團體單位預備發動一次遊行，一則是向租界當局示威，一則

是激勵上海的人民一致發動接濟孤軍。當三千人以上的大會完了，縵傑自己也不知道被誰推到了主席台上，只聽着一個人說道：「唱吧，你唱一句，讓大家跟一句，唱吧，歌聲可以表現出意志同力量來的！」縵傑站在台上，一看但見人頭像海，浩漭無邊，她不知那裏來了一股勇氣，唱一隻「聯合抗日歌」，歌詞的大意是：我們的士、農、工、商，團結起來，獻出力量，挽救危亡，……台下羣衆的確士、農、工、商、都有，縵傑唱了一遍，又一句一句教了一遍，不幾遍，都可以跟得上。於是這雄偉壯聽的歌聲，像狂風掀翻了浪濤，一句一句打到每個人的心上。縵傑到後來唱跟喊不分，笑同淚打成一片了。可惜遊行的事終於受到租界當局的阻撓。不過縵傑不論在團體裏或工作的時候，都普遍受到歡迎。

「喜鵲，同我們去吧，今天上第九傷兵院，你去唱唱歌去吧！」

「喜鵲來了！喜鵲今天教我們唱什麼歌呢？」

「喜鵲！喜鵲！」

「喜鵲」代替了縵傑，誰也不知她姓什麼，叫什麼，她也給人叫的一天歡躍到晚，不知道疲倦，不懂得偷懶。她不知道這對日戰事會打多久，她只希望自已多盡一分力，也多一點自慰。章鑄臣有點奇怪女兒老在外面，不知道她幹點什麼？縵傑只簡單的告訴父親，南洋廣播公司，因戰事關係，工作忙，唱歌以外時局報告也派了她，而因了戰局關係，章家經濟情形有了變化，下半個月就將老娘姨辭掉了。紹銓媳婦自己下廚房，自然阿金的工作也多起來。從阿金口裏，知道家裏常常付不出菜錢，縵傑便零星的交出十元、二十元，權且維持幾天，這樣，章鑄臣也不便過份干涉女兒的行動。紹銓夫婦更是要巴結這妹子了。事實上廣播公司的工作是恢復了，不過工作時間只佔縵傑全部活動中最少的一部份，她自然不會將實情告訴父親和哥嫂，爲了給自已減少點麻煩，回家只是休息，睡覺，連吃飯也很少在家裏。白天裏即使偶然有一點空，她便自動向學戰團討點臨時的工作，或者便跑到第七傷兵



院找劉雲，劉雲參加了工作婦女組織的救國婦女工作隊，受了一個短期的訓練，便參加了看護工作，這是她將母親安頓到親戚家裏以後的事情。所謂親戚，她起先不願告訴人，可是縵傑很快就知道了就是邱董事。邱董事在租界裏有所花園洋樓，邱董事的太太早已就是一個棄婦了，獨擁起所洋樓，戰事一起，不免感到屋大人少，心裏害怕，恰巧劉雲一家三口逃了出來，邱太太熱心地堅留她們，劉雲爲了母親，覺得也只好如此，好在劉太太和邱太太是表姊妹，除了窮富之差，沒有什麼談不來的。邱董事同第四個姨太太住在另一所新宅，很少回家。三姨太太死了，二姨太帶着一個女兒住在崇明鄉下。邱太太只有一個兒子，也死了，現在祇是唸經拜佛，行行善事。收留劉家一家人，未嘗不是行善的心理；劉雲心裏自然有點別扭，可是家燬了，工作也因戰事停頓了，她無論如何不肯吃這碗閑飯。再者，她年輕，有熱性，富於愛國心，正當這民族獨立偉大的戰事爆發的時候，她豈肯讓自己做個閑人，白吃現成飯。她本來性情恬靜，肯爲人服務，因此便決心參加婦女隊做看護。同時她

把弟弟交把給了吉明。她弟弟劉榮剛剛受了半年童子軍訓練，劉太太祇這一個兒子，怕他在外有什麼意外，兵慌馬亂的時候，委實不放心他參加童子軍出去工作，無奈孩子倔強，戰事不到半個月，已經滿口的抗戰理論，劉太太不能把兒子鎖在屋裏，心裏又急，又氣，當她全家搬進租界的時候，劉榮就鬧要回學校去歸隊，其實那時候學校裏也許一個人也沒有。劉榮吵的兇，劉太太只有哭，說：「大家一塊給炮彈打死了也罷了！」劉雲曾經動念找黃吉明想辦法，吉明朋友多，劉榮即使不能回學校，如果有什麼童子軍的組織，黃吉明先生一定可設法介紹劉榮去工作，所以八、四早上劉雲告訴縵傑要找黃吉明，就爲了這事，那天下午在縵傑後門口碰見了，其時吉明爲了浦東的戰事正十分着急，當時並未想出個妥當辦法來。弄得劉雲也無法勸哄弟弟，無法勸慰母親。吉明因爲得不着母親的消息，恍惚了許多，過了十天左右，吉明舅家一個長工，不知道怎樣逃了出來，帶來消息，說舅舅家裏人已經隨着難民撤退了。說日本軍隊佔了浦東對老百姓還好，而且勒令老百姓疏散。

自然吉明的母親也跟着舅舅家裏人隨着難民走了。吉明的舅母是浙江吳興人，也許由浦東走小路從南匯到奉賢入浙江。吉明雖然仍然不放心，可又沒有一點辦法，有了消息總比沒有消息好的多。這時吉明看到所有的朋友都極力參加了抗日救亡的工作，尤其是看到縵傑都那樣勇敢，那樣熱忱，心裏又是感動，又是興奮，同時自己又覺得非常慚愧。吉明本是富有自制力的人，往往感情激動的時候，總是被理知高壓下來。打聽母親和舅舅全家的下落，已經不是他能力以內的事，惟其常常幻想到一些可能發生的意外，不禁自責起來，自己這樣廢物似地等待又有什麼辦法呢？應該工作，應該投進到那人的狂潮裏去！應該認清仇人、全中國的仇人也只有一個呀！當主意定了，心底的憂愁也似乎減輕了，他像是一個經過了長期冬眠的幼蟲，隨着大地醒過來；正充沛了一身的活力，在他職務以內，這正是他可以發揮工作效能的時候，他的「開麥拉」，就是他的武器，他配上一個隨軍攝影記者的徽章，前線各地都可以通行無阻，通過他的技術，這些複製出來的一些圖畫，傳繪出來，給

天下人看出敵人的真面目。看看敵人宣傳的「地方事件」，而且正在繼續地演進着的，比之真正的戰爭還要殘酷到多少倍！他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明白，這不宣而戰的「地方事件」，其殘酷，毒辣，比之武力侵略是過之無不及的。自然，在吉明自己，總感到攝影不過是手段，他不滿意別人編的畫報，他不放心這種情形下的新聞宣傳網，他要有自己辦的畫冊，他需要合作的人，他更感到深入民衆去宣傳的必要，他立意要聯絡起一些朋友，組織起來，在他號召之下，是不難組織成一支文化軍的。特別是藝術方面的一些學生，當學校在跡散聲中，校址變成了臨時的難民收容所，學生活動部份地受到影響，馬非白知道了吉明的打算，自動分一批同學和吉明合作，籌備了幾天，「七、七抗宣團」組織成立了。工作的範圍相當大，攝影，漫畫，簡短的報道文章，使得他們辛苦編成的「抗戰畫頁」成爲最受歡迎的一份讀物。同時配合着街頭宣傳，演講之外，他們還在編壁報，出壁畫，他們有的是人力，有的是取用不盡的材料，可是在順利工作中，却有一件最最令人棘手的問

題，便是「錢」！一切非錢不行，古明經濟素不寬裕，馬非白他們那班學生也是力量有限，他們已盡可能地把零用錢，把可賣的東西都變了錢，但是集起來仍然是個小數目。最受影響的是「抗戰書頁」了，本來三天出一張的，改做一星期出一張，再要改，古明可絕不讓步，停編吧，誰忍心把自己親手撫養長成的孩子又親手扼死？這問題最令古明痛苦，可是他忍受着，他省下來僅有的一點零用錢，他拚命辛苦兩條腿，把應花的車錢也省下，他跑印刷所，向老板求情，上一期印費未了，下一期仍然希望印出。印刷所老板冷冷地說：「我答應了你，我的徒弟們靠什麼活着呢？戰亂慌慌，都來賒賬，我就應該吃倒賬嗎？」眼看印刷所也不能通融了，古明當時想：「假使我有手槍，我就要逼着你印出來。」古明反想用理論來說服人，可是這套全民抗戰的話，印刷所老板那裏聽得進？他做的是生意，沒有錢就不接貨，古明的一切才智都用盡了，最後忽然想起：「找縵傑，也許她：」他不願先下結論，一有動念，便興沖沖往縵傑家跑。他快步走起路來，真跟跑一樣，他的心

跳着，一身是汗。已是九月天氣了，人們都穿上了夾衣，他却光着腿，穿條短褲，一件襯衫，而襯衫都是溼透了的。當他出現在縵傑家的客廳裏時，可把紹鈴夫婦駭了一跳，他們本來不大樂意縵傑同吉明往來，理由自然很簡單，吉明沒有逗人喜歡的外貌，沒有張會說話的嘴，而最大一個理由，是吉明沒有錢。吉明也頭痛見到這對勢利小人，他不喜歡這對夫婦，理由更簡單，因為縵傑不喜歡他們。因此平常很少來訪縵傑，總是約她出來。今天可是偏偏縵傑不在家，他躊躇着該造一個什麼理由呢？而那位嫂夫人却借題發揮起來：

「黃先生找縵小姐嗎？這一向她可真忙呀！差不多飯都不回來吃……」

「我知道。」吉明不煩耐地打斷她的話道：「她一工作就沒法子找，我也因為有事所以才來……」

「爲什麼不能上工作地方去找呢？」

紹鈴不禁插話了。吉明却不假思索地回道：「章先生，你未必知道我們是連吃

飯的時間都沒有的吧？也許今天派到龍華，而明天又派到……」

「爲什麼這樣忙？」

「宣傳工作都是這樣的。」

「宣傳？」

「抗敵宣傳是我們青年應該盡的責任……」

吉明正沒好氣，想再發揮下去，那位嫂夫人忽然驚詫地問道：

「什麼？這麼說，我們的縵小姐並不是上廣播公司去廣播呀？」

吉明給問得楞住了，他並不知道縵傑是瞞着家裏人的，這時他也沒弄清楚，只覺得多說無謂，便想留條給縵傑，恰巧阿金進來請少奶奶有事，吉明便向阿金道：

「小姐回來了，請告訴她，我找她有事，請她明天務必上我那裏去一趟。」

阿金答應：

「曉得了。」

吉明便匆匆點頭辭去。

第二天吉明在家裏等了整整的一天，而縵傑終於沒有來。吉明心想她工作忙，也說不定是阿金忘了告訴她，自己又悔該留個字條的。

第三天早上，吉明還在夢裏，却被敲門聲驚醒了。他不假思索地便喊道：

「是縵傑嗎？我就起來。」

披衣開門，不料站在門外的女孩子却是劉雲。吉明一時之間有點不知所措，窘起來了。劉雲却大方地微笑道：

「別忙什麼，黃先生，我是替縵傑帶個信來的。」

「唔，那麼請進來坐坐吧！」

「不了，我馬上要上醫院。縵傑說昨天因為她家裏有事，沒來成，請你今天下午務必等她，她工作完了就趕來。」



縵傑帶的只是個口信，吉明多少也安下心來，見到劉雲，不禁想起劉雲弟弟的事，一半抱歉，一半關心地問道：

「小弟呢？他好嗎？我因為心緒不好，一點沒有來看你們，答應了的事也沒有辦到，現在倒是真的有事情要找他了。」

劉雲道：

「黃先生倒真是關心他，他已經進了童子軍團了。不過年紀小，家裏不放心，如果黃先生這裏有合式的工作，我自然是叫他來跟着黃先生，家裏也可以放心點。」

「好吧，就這樣說定了，等我的通知吧。」

吉明的熱誠，像春天的太陽，劉雲的眼睛給照出了一層光。劉雲還想說什麼，忽然看見窗外人家屋頂上的陽光，時候不早了，便匆匆告辭走了。

雖然工作的經費還無着落，雖然還沒有見到縵傑，可是吉明充滿了信心，覺得

工作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因此，他不認爲對劉雲的說話有點近於過份的熱心。何況，他的確喜歡小榮，那孩子聰明，活潑，而且又非常用功。吉明本來不是愛空想的人，可是，當計劃只是計劃的時候，也只有計劃可以安慰空想。他確定自己有一筆活動的資金，那末他不但可以出刊物，及報紙，他還可以開訓練班，像小榮這麼大的，十二歲到十五歲上下的孩子們，組織起來，加以訓練，他們，孩子們擔任起宣傳工作來，最能感動人，也最有成效。

吉明例外地做了一天的夢，等到傍晚，縵傑果然來了，她顯然有點疲倦，兩頰緋紅，猛一看，彷彿鮮艷的像朵花，可是這朵花好像缺少了雨露的滋潤，當笑的時候，說話的時候，都有點吃力的樣子。

「今天可真累了！」

縵傑嘆了口氣，便坐在藤椅子裏，屋子裏的空氣被她這聲嘆息弄得沉重起來。

吉明囁嚅地問道：

「今天又跑前線了？」

「不，申申紗廠第五廠。那裏的女工們組織起來了。因為工作已經無形停頓，但是她們餓着肚子，還那們熱心做抗日工作，熱心學習，你沒有去過吧！她們

……」

縷傑漸漸興奮起來，聲音像音樂一般地，向着晚霞奏起一曲輕快的樂曲，臉上疲倦的神色也漸漸淡隱了。

「她們真聰明，教唱歌吧，教不到第三遍都會了。你知道她們喜歡唱什麼？」

「不知道。」

「新女性。」

接着她瞑想了半響，又說道：

「只要有力量去推動，只要肯接受好的影響，不論是誰都可以重新走上一條自新之路的，對不對？黃先生。」

吉明摸不着這話的用意，只唯唯應着。

「可是，好像也有例外呵！好比我那位嫂子……」

縵傑自言自語地說到這兒，忽然嘆了一口氣，不說下去了。忽然站起來走向吉

明道：

「黃先生，只顧我說話，忘了問你什麼事情找我？」

吉明給問的，一時不知從何說起。縵傑便又抱歉地解釋道：

「我昨天該來的……」

「今早劉雲來過，說你家裏有事……」

「有什麼事？嘔氣！別提了，過去了……」

從語氣，神氣，觀察出來，縵傑有一心的鬱積，一腔的牢騷，想發洩發洩，而又終於緘默住了。在縵傑，太了解吉明的性格，如果說出因為吉明的大意，揭破了她的「一向瞞着家裏而在幹着救亡的工作，這事，引起了父親的不諒解，而使得縵傑

費了不少唇舌，那麼吉明知道了徒然悔恨，於事何補呢？可是，縵傑的體貼用心的地方，反而使得吉明誤會起來，從縵傑走進屋子裏來，他就看出她的情緒上的不安定，可是，在這樣一個老朋友面前，有什麼該隱瞞的呢？而縵傑的緘默，在吉明却認為是世故。他無言地望着她，雖然她穿着的樸素，一件藍布旗袍，一件白絨線上衣，吉明却始終認為她習染了很深的都市習氣，他覺得她是一個「太懂得應付了」的女人。

「真的，阿金說……」

「是的，我有點事找你，商量。」吉明躊躇了一下終於說了：「不知道你可能不可能幫我這個忙，我姑且說出來吧。這期的『抗戰畫頁』因為前債未清，印刷所不肯承印，眼看又過了一天，日子延長不要緊，可是我們總希望不要因為經費的關係而停刊才好，所以，……我想……」

「我知道了。」

「你知道？」

「馬非白已經告訴了我了。」

「哦！他，他怎麼說？」

「他只佩服你的幹的精神。」

「可是，這也不是我一個人幹的事……」

「所以他們也就更佩服你。真的。黃先生，你們欠印刷所多少錢？」

「以前的，不到一百元。」

「是否付清了以前的舊賬，就可以再印了呢？」

「付清了賬，如果不印也可以找第二家呵！他們跟印刷所都有來往，如果這點信用不好，可能誰也不肯印我們的畫報了。」

「批發出去的賬有沒有收回的？」

「有吧！我不清楚。是老關管這些的。」

縵傑想了一下，便道

「一百元，我可以想法子，不過：我今天沒有帶錢來，我此刻回家去，至遲明天，叫人送來，怎麼樣？」

吉明走過去，握着縵傑的手道：

我謝謝你，縵傑！

縵傑忽然笑起來，笑聲十分明朗：

「這還說得上謝字？那我走了，這會可真要上廣播公司去了。」

縵傑不僅一次地幫了吉明的忙，吉明雖然工作方面開銷很省，但是經濟來源依靠縵傑，心裏總是一件不安的事。吉明並不清楚縵傑的經濟狀況，最初只以為縵傑可能有一點積蓄，這估計是對的。可是積蓄究竟有限，何況縵傑還要負擔一家人的生活呢？南洋廣播公司的待遇原不及大時代，因為手邊的一點現款用盡了，比較好一點的衣服同着首飾也都通過了同命的手送進了當舖。縵傑並不着急，不過，從

家庭朋友和工作環境所受的刺激和所看到的困難，使她得到一個啓示，一切問題只有錢才能解決。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動亂的時代，有錢就可以操縱一切，可是怎樣才可以弄到更多點的錢呢？這，她都無暇去考慮。她照舊地努力地去工作，她也不知道疲倦。只有工作才能鼓舞起她的熱情，只有工作才能使她心靈得到安慰。

當這般青年人捨身亡命地，爲祖國的再生流着淚，流着汗，甚至流着血的時侯，不料，兩個多月的日子，大場失守，閘北被侵佔，困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奉命撤退，國軍一天天內移，眼看將淪爲孤島的上海，任何救亡運動都遭受到限制了。文化界的許多團體都先後撤退到漢口，吉明馬非白他們也爲了這問題發愁。開了幾次大會，都同意內遷，目的地自然也是漢口，這消息，朋友中最興奮的是劉雲姊弟。劉雲的婦工隊解散了，但她不願意留在上海，想同幾個朋友去漢口，仍然上前線做看護。劉太太因爲邱太太好音留她做伴，總覺得一家人白吃白住，於心不安，心裏當然捨不得兒女，却被兒女哄得高興，說什麼半年以後就可以回上海來囉；至



多一年，日本人就打到海裏去囉！小榮在黃吉明那裏工作的正好，吉明他們走，他那孩子那肯留在家裏？於是劉太太特爲請吉明來邱家談了一次話，誠懇懇地把孩子交給他。又叫劉雲同幾位任看護的小朋友，最好和吉明結伴走，兵慌馬亂，有男孩子照顧着，可以放心點。劉太太只顧叮囑不完，旁邊邱太太忍不住了，插嘴道：

「表妹，你還是心狠一點吧！我看上海不是太平地方，說不定那天遭大劫數。你看看崇明那地方，給日本人糟塌成什麼樣子？」

「是啊！走了也好啊！」劉太太一聽提到崇明島，心裏就發顫。邱家的二姨太太，同一位小姐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亂兵手裏。

「媽，放心吧，我們人多，女孩子也多，縵傑也同我在一塊呢？」

「一章小姐也去，那更好了。」

劉太太想想沒有什麼不放的心了，便拿出一捲鈔票，約摸二百多塊錢遞給吉明道：

「黃先生，他們姊弟年紀太小，國家要用錢，他們也該出一份。這一點請你收起，隨後，我再給他們寄錢。小榮要管住他，到了漢口還是讓他上學校吧！」

吉明這時說不出話來，劉宇已經背過身子揩眼淚了。吉明馬上想到了自己的母親，恨不得就抱着劉太太哭一場。

邱太太這時却又插口道：

「你是隊長，該收下的，客氣什麼？啊呀！哭什麼呢？二姑娘，要走還有幾天呢……」

劉雲給說的不好意思起來。小榮却跳着鬧着歡喜的不得了。

自從決定編隊出發，吉明更是忙碌萬分，縵傑那裏也很少去，縵傑經常和劉雲碰頭，縵傑決定暫時加入吉明他們的七七抗宣隊，到內地隨隊工作，而且隊裏藝術同學多，既不寂寞，也可以隨時學習點音樂。只是家裏這一關難通過，她躊躇着要否告訴父親呢？感情上她有點捨不得父親，自己從小是跟父親長大的，反之，父親

也不會同意她遠走。如此一想，又不擬告訴父親。心裏商量：走的時候留封信吧，不走也就沒有辦法了。於是暗暗地打點起來，小包小包的衣服，便支使阿金送到邱家，交給劉雲。阿金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有幾次碰到少奶奶盤問，阿金也說不明白，只答道：

「小姐叫我送給劉小姐的，我又不是偷的呢。」

少奶奶奈何不了丫頭。可是，從此便注意起縵傑的行動了。

當決定出發的前一天，一切似乎有了一點頭緒。吉明任隊長。馬非白任副隊長。隊員有十二位，大小男女共十四個人，外加劉雲他們婦女工作隊六個，共二十個人。自然先走京滬綫，到了南京，再乘輪西上。吉明職責所繫，每一位隊員的家裏，他都親自去調查，去訪問隊員的家庭，真的沒有問題了，便填好表冊，才分發隊章，只有馬非白江華縵傑這幾個最熟的，知道得太清楚的，就沒有依照手續。他們的基金就靠少數隊員家庭的資助，自然，他們都能吃苦，他們因為不能上前線，

自命爲是一支「筆隊伍」，生活紀律，工作活動，都是只有團體，沒有個人。他們計劃從工作收入中，提出工作本身的基金來，餘外就作爲團體個人的活動費，他們也知道這是過份如意的打算，不過，他們有信心，既有決心吃苦，努力工作，不會不得着報償的。

當各方面手續辦好，離出發不過十幾小時了，吉明忽然想起縵傑來，幾乎想往她家裏去幫她收拾行李。繼而一想，縵傑的走是瞞着家庭的，平時完全由劉雲去接洽，傳話，吉明自知並非章家所歡迎接待的客人，還是以不去爲是，但心裏却老放心不下，才想起差不多有一個星期沒有見到縵傑的面。幸而是約好一同出發，否則他應該好好地同縵傑告別才是。想到這裏，自己也好笑起來。可是，心裏老是打了一個結似的，也許因爲要離開生長之地——上海的原因。上海是可愛的，這個時候都是值得留戀的時候呀！也許是惦念母親吧！母親的消息只斷續的傳來，知道尚平安，可是自己的行動却是無法使母親知道了。前後思量，無限悵惘。幾次想動脚走

到繆傑家的弄堂，也曾想到鄭太太家去告別一聲，他不由地想起小芹來，這都是一瞬即逝的想念，事情太多，頭緒太繁，想過也就過去了。他還得忙着籌劃別的事，只催劉雲再去看看繆傑，最好即晚住劉雲家，免得早上從家裏出來不方便，大隊決定八點鐘在梵王渡車站集合。

交代了劉雲，便同馬非白去找林涵英，林不打算走，有許多將了未了的事交林涵英去辦。見到林涵英，林拉他們兩人去吃頓起碼西餐，林說：「這就算餞行了。」三人心裏都有點惜別的意思，馬非白道：

「涵英：同我們一塊到漢口去吧，你一個人留下來不寂寞麼？」

林涵英笑了笑。

「恐怕忙不過來呢？那會寂寞！」

「怎麼？」吉明反問：

「你們走了，工作人少了，我不該忙起來了麼？」

吉明默然半響道：

「說真的，上海也該有人，即使將來成了孤島，近一百萬的人民不能都馬上撤退呀！涵英，你是對的！」

「怎麼？有點動搖起來了，你？」

馬非白知道吉明有其他心事，故意開玩笑。不料吉明却認真起來道：

「笑話，我會動搖？不過我得承認留下來的人比我們會幹的更堅苦。」

三個人談到深夜才分手。吉明根本就睡不着，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天，天未亮就起身，正忙着收拾行李，忽然房東李先生跟着走進來，手裏拿着三張鈔票。吉明認出是昨天自己交給李太太，算作最近一個多月的房飯錢，爲什麼李先生要送回來呢？吉明正惑然不解，李先生却說道：

「黃先生，我昨晚因爲有點事，同來的晚，聽內人說你們今天要離開上海了。」

好，好，走是對的，我若不是有個家拖着，我也想去。哦，這是你給我們的房飯

錢，可是，黃先生，這好久你也沒有在家裏吃過飯呀！我不能收這個錢，再說，房錢，誰曉得什麼時候給房東？戰亂慌慌的，房東即使來收錢，又有幾個人給他！所以，這錢我也不能收。是的，你看出我們都很窘，你也知道我們常常開不出伙食，但是，我們總還要過下去的，你別管什麼，這錢，你先拿回去吧。」

吉明開始有點摸不着頭路，房東雖然這麼客氣，自己更沒有理由接受應該付出的錢，因此兩方堅持了好幾分鐘，最後李先生急了，才道：

「老實說了吧，我如果有錢，我還要送點給你們，因為你們這次走，是爲了抗戰，是爲了國家呀！」

似乎第一次才認識這位在洋行供職的中年人。吉明一向不太看重這個人，總覺得如此馴服的性格，是給洋人訓練出來的奴才，沒有獨立自主的人格，不會有自我的覺悟，更不會有國家觀念的。想不到他竟說出了這樣一番令人感動的話，吉明只緊緊地握着對方的手。李先生不禁微笑了笑：

「多帶一點錢，可以多派一點用場，就算我捐給你們的隊裏吧。希望有便來封信。」

李先生幫吉明拿了一隻小手提箱，吉明自己抗了一只鋪蓋捲，臨行前，吉明不禁望了望這間屋子，屋子裏亂七八糟，似乎無可留戀了，便隨着李先生先後下樓。李先生一直幫他雇了車子，眼看車子走遠了，才回家。

吉明到了梵王渡，那知馬非白已先他而在，多數人都齊了，吉明去交涉車輛，在亂糟糟的人叢中，思想幾乎都停頓了。好容易會到一個辦事員，檢驗了證保，便賣交情地說道：

「七點五十分鐘有一班車要開，你們等到七點半以後上車，上的太早怕乘客都要擠上去。昨天擠的出了人命，車子幾乎開不出去了。」

吉明謝了他，興沖沖地去找自己的人，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大家。誰知一點人數，短了劉雲和縵傑。吉明心裏不禁一涼，便向小榮道：



「你姊姊沒有同你一塊來麼？」

「她本來要一塊來，臨時接到一封信，便叫我先隨着馬大哥來。」

可是縵傑的消息問誰去呢？

這時林涵英同着幾位藝專的學生來送行，吉明一面應付着事情，一面又掂一份極大的心事，眼看着過了七點半鐘了，他只好叮囑馬非白率衆上車，自己同着送行的友人在月台上候着。正候得心焦，車站上已敲起警鐘，有警報了，火車馬上要開出站，雖然還不知道是日本的飛機還是中國的飛機。車站上一陣的紛亂，馬非白大聲嚷着：「吉明，快上來吧，你可不能走丟了！」、林涵英這幾位朋友也一擁擠上火車。這時小榮忽然喊道：

「姊姊！姊姊！」

吉明忙回頭，果然是劉雲，旗袍也撕破了，一張臉血紅，氣都喘不過來似的，吉明馬上拖她上車，林涵英向劉雲道：

「你的行李呢？」

「丟了，小箱子，算了。」

「可是——」

「黃先生，糟了！縵傑給她家裏看起來了。去不了。」

劉雲顧不及回答林涵英，便向吉明說着。

「什麼？」

這簡直是一枚炸彈，吉明臉色都變了。

「我今朝接到一封信，也不知誰送來的，一看原來是縵傑寫的字，說她出不來。要我去一趟，設法一塊走。我馬上趕上章家，誰知章家只有一個小大姐看家，說頭一天全家人都上親戚家去了。我想打聽上什麼地方，她說也不知道。只說小姐哭着，鬧着要尋死，給老爺罵了一頓。後來就被少爺少奶奶拖着上了汽車，可不知上那家親戚家去了。我問不出個結果，心想，來找你再想法子，黃先生，可以想法

子麼？」

劉雲說着說着掉下淚來，吉明像個化石，呆在那裏。林涵英看這種情形，怕擾亂了大家，便使眼色讓兩個女隊員把劉雲拉到一邊，一面向吉明道：

「辦法總可以想出來的，先別急。」

馬非白不禁插口道：

「現在連想辦法的時間都沒有了呀！」

那麼，誰能夠留下來呢？」

「不。我們還是照預定計劃，走！」

意外地吉明忽然說話了。接着又向林涵英道：

「涵英，你知道縹緲的情形，希望你設法同她連繫起來：我，：：」

他可也再說不出什麼了。

這時停了一刻鐘的火車又蠕動起來，警報大概過去了。不一會火車進了真茹

站。林涵英同着幾位送行的人就由此下車。

吉明幾乎衝動地想隨着林涵英他們一塊下車，這時，難民像潮一樣地湧進來，車裏的人好像釘在牆上的衣服一樣，除非有人來拿，自己是不會動彈的。吉明想從車窗偷看這將離開的大上海一眼都不可能，但從縫隙裏看到黑黑的人頭像潮水一般，擠過來，湧過去，喧嘩的人聲充塞了整個的天地，擠上了車廂來的人，即使車廂裏已經像沙丁魚一樣翻不了身，可都不禁掠過了一陣笑容。是的，誰不想投奔到自由的大後方，誰不願意在這次神聖的大戰中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吉明的思想多而紛亂，像浪沫衝擊着岩石，水花一現，便都四散，隨着潮水飄走了。

十一

這是一個漫長的黑夜，多麼可怕的一個黑夜呵！一顆活潑的心給埋進了污黑的泥土裏！見不到太陽，見不到光，可是這顆心並沒有僵死，她有血，有熱，有的是

勃蓬生長的力量，雖然這力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給捏住了！

過了十一月的月半，國軍從上海退出。上海陷落爲孤島。多少有血性的人，聽到這個消息激動到發狂；也有人眼光矚望的遠：日本人三個月解決不了「地方事件」、解決不了「中國」。中國有的是廣大的土地，有的是不可計數的人力，中國不會亡，人民的意志同力量一定可以支持永久，抗戰到底。有的人却又有一種想法，砲聲離的遠，眼前可以得到清靜，不禁傲倖自己幸而是孤島居民，對於保護這片土地的幾個國家，像再生父母一樣感戴起來。「要不是有租界，哼！」這些人却又做起幸福的夢來。那管自己的同胞正在用血肉抵擋砲火，以生命頭顱爭取一寸寸地的得失，從老大的中國洗去今日的恥辱，爲兒孫打出一條獨立，自由的新生的路！一面竟然有一些喪心病狂的人，絲毫不動心，苟且偷生，仰洋人鼻息像條狗一樣搖尾乞憐地活着。這也罷了，還要借點血緣關係，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只要私產一天天肥起來。人皮包裹了一顆顆獸的心，這種人，居然在孤島上橫行霸道起

來。

上海變成了人間地獄，地獄裏堅潔的靈魂在受着沈煉。像林涵英這班青年人，組織羣衆，對抗惡魔，那份苦鬥的精神，正是受着熬煉的靈魂，所散發出來的一道堅潔的光。吉明說着了一句話：「留下來的幹的會更堅苦，」林涵英在幹的「忙不過來」的時候，忽然想起了章縵傑，想起吉明臨走時囑托過他，要他無論如何得同縵傑聯繫起來，可能的話，最好幫助她走。然而林涵英並不太清楚縵傑的家境，甚至連住址都不知道，同經常見面的同學，也都一樣，都是不大和縵傑往來的。忽然林涵英想起了聲音教員何可人，他知道何可人曾經擔任過縵傑的私人教授，不料，找到何女士，她正準備離開上海，只大約告訴了林涵英一個地址，不能自己陪同去找。待林涵英按址往訪，可是那間二上二下的弄堂房子却住了一家新搬來的難民，這家人家也說不清前住章家搬到那裏去了。涵英有點着急，感到無法找到縵傑，對不住朋友的囑托，只好以後設法通知吉明了。而自己的希望，希望多一個有力的幫

手也便成了泡影。

章家的確搬了家，搬到靜安寺路，愚園路一所小巧的洋樓裏去了。章鑄臣一個遠親，在軍隊裏任職的，隨國軍內遷，已去漢口，並且把家眷也送到妻子的娘家——湖南去了。這所小洋樓交給章鑄臣保管，章鑄臣也另有打算，才下決心搬家。縵傑是被當作一件家私給捆綁了過來的。紹鈞夫婦有點明白縵傑的活動，暗地告訴了章鑄臣，一方面討好了寄父，一方面守住了這搖錢樹，他們非常得意自己的機警聰明，爲了怕縵傑以後動疑心，先下手開銷了阿金，故意說阿金的媽來接女兒回鄉避亂，另外僱了一個小大姐叫「阿大」的給縵傑使喚。說起來是同父親兄妹住在一個屋簷下，可是縵傑的心却像拋在荒涼的郊野，得不着一點溫暖，呼吸不到一點人的氣味。她的心是僵死了一樣地，沒有希望，沒有想念。當她大哭，大鬧，尋死，覓活之後，她是精疲力盡了，心也死了，眼淚也枯了。整日不言不語，除了偉有的呼吸，差不多是個半死的人一樣。她恨死了兄嫂，尤其是換了阿大來代替阿金，她就

明白了是他們的鬼計。阿金是她的體己人，她可以差遣她出去打聽朋友的消息，即使自己已被軟禁了起來，但她還能思想，還能打主意，可是就連這一點自由也給剝奪了！她也恨她的父親，他那裏像她自己的親生父親呢？完全受過房的哥嫂擺弄，做了他們的幫兇，來陷害女兒，困死女兒。在這樣的情形和心境之下，瘦傑變成個啞吧，誰也不理，她有一心的悲苦，也只好對自己訴說。這不是人的世界，活着一口氣，不能思想，不能夠行動，同死人又有什麼分別呢？

當她愈想愈亂的時候，心裏也愈感到愧恨痛苦。每一次在絕望中她得到吉明的援助，這次，吉明已經遠離了她，連最好的朋友劉雲也遠離了她，她再也見不到這班好朋友了。他們已經到了自由中國大後方，他們還會想起她來嗎？他們會想到她的這種惡劣的遭遇嗎？他們會同情她的不自由，會原諒她臨走時的失信麼？想到這裏，心裏就一陣絞痛，自己爲什麼這麼胡塗，自己是人啊，爲什麼會像條畜生被人用練子鎖起來行動不了呢？朋友們怎樣懷疑自己都是應該的，是這樣活着還有什麼



面目再見到他們呢？假如有機會見到他們的話，自己有什麼理由向他們解釋呢？尤其是吉明，吉明看透了自己的弱點，吉明就不會相信這事實的！怎麼樣可以找到他們呢？走？假如自己自由了，自己一個人怎麼走法呢？想到這裏，才感到自己像一隻關在籠子裏的鳥，根本就沒有能力遠飛，從鳥籠望出去的天邊，好遠呵！那「心嚮往之」的藍天，從那兒借來一股力量來托起自己的翅膀呢？如此反覆思量，愈痛苦，也就愈其愧恨了。

這是一個漫長的黑夜，多麼可怕的一個黑夜呵！一顆活躍的心給埋進了污黑的泥土裏！永遠見不到太陽，見不到光明，可是這顆心並沒有僵死，她有的是血，是淚，有的是勃蓬生長的力量，這力量雖然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給捏死了，可是埋進了泥土裏去的血，淚，自會培植一朵燦爛的生命的花朵出來的！

## 十二

昔日繁華的上海，變成了一座死城似的，黯淡地度過了一九三七年。整個市場

像一個過度緊張了之後的人現出疲不堪，夜市沒有了，投機商人在觀望。雖然有些喪心病狂之徒，躲在人肉市場的大本營裏，花天酒地縱情逸樂，好比小開陳文元一流的；但稍為有一點聰明的頭腦，敏感到上海這個市場，多年受着歐美商業自由統制的，必然會在不久的將來換一個面目。於是曾經是依靠陳文元鼻息混日子的錢起銘，却在這樣一個動亂時候裏，是最有眼光，最有魄力的一隻鷹，他攆準了一個事業前途，憑他兩句洋涇浜的日本話，活動活動，居然榮任了北四川路口「銀座」舞場的大經理，自然後台老板是日本人，舞女也是新由日本來的。「銀座」的佈置盡了華麗的能事，那輝煌的建築給在冬眠中上海人民一個大的刺激。當漢奸論調的報紙刊載了銀座的建築圖，和介紹一異國舞姬的時候，標題是「兵燹後繁榮上海的第一聲」，青年人看見報紙不禁捏起拳頭咬緊牙；一般居民却多抱着不問世事的心理；而一些渾渾噩噩，靠着祖先餘蔭過日子的人，却瞪着一雙好奇的眼，嚮往着這個新的世界。錢起銘也就看準了這一點，十分的滿意自己的眼光，那躊躇滿

志的神情，使得一個曾經把他當狗一樣差遣過的陳文元，感到刺激。「見鬼，會說日文算什麼，還不是一塊供人差遣的材料，老子有錢，不幹則已，要幹，得叫他乖乖的跑過來。」錢起銘自然很乖覺，陳文元的神色無異是個暗示，他明白只等到「時機」互相都可以利用一下的了。

當「銀座」舞場開幕的一天，意外的舞客並不像想像中的踴躍參加，原因是戰後人心並未安定下來，而且謠言又很多，鋤奸團活動範圍很大，叫人看不順眼的地方，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扔進一個炸彈來。固然好奇心驅使得一些閑着沒事幹的人湊了一下熱鬧，可是踏着光滑的地板，心裏如同身臨懸崖一樣，十分惴惴然，幸而開幕的一天雖不如理想的熱鬧，却也平安地過去了。這也得感謝「友邦」的憲警，戒備的得宜。錢起銘緊張了多日的心情不禁借此鬆弛一下，當天快亮的時候，正準備着回家去睡一下好覺，忽然僕歐來告，說有人來拜訪他。他的念頭轉動的快，這時候怎麼會有人來拜會自己？他本能地叫僕歐去回答客人，說他已經回家去

了。他心裏也的確着急，希望能夠離開舞場才好，雖然他感到一點不安。果然僕歐又跑了回來，遞給他一封信，說是來訪的客人叫留下的，他鼓起勇氣將信拆開，裏面只潦草地塗了兩句話：

「漢奸當心，

炸彈在等着你！

鋤奸團

錢起銘不禁駭的臉也白了，勉強鎮定了一下，才想起應該報告「上峯」，日本人總該有辦法來對付這些蠢東西的。如此一想，覺得任何危險都可以不怕了，從容地回到家裏，臨睡前才給「主子」河田先生打個電話，約了下午見面，電話裏他並沒有將恐嚇信的事報告上去，因為他實在需要睡覺了。

當他正沉醉在夢境裏的時候，却給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惱恨地拿起聽筒，誰知聽了半句，瞌睡就給駭醒了，他只抖索地對着聽筒回答：是，是，是。我就來，

我該死，我糊塗！我忘了報告，是我的疎忽，想不到……」他還想用一切惡毒的話將自己辱罵一番，顯然對方已經耐不住脾氣，他只好輕輕將聽筒掛上，一句話也說不出，用拳頭捶自己的腦袋，慢慢地他清醒過來，馬上換了衣服，他不及仔細盥洗，匆匆向舞場跑去。

遠遠地他看見舞場週圍百步外就放了哨，已經戒嚴了。他跑步走過去，只見河田像個猴兒一樣，亂跳亂叫；他捏着一把汗揀上前去，河田正好用手一指，幾乎打了她一個耳刮子，咒罵同唾沫一起飛到他臉上來了。

「你是什麼經理？進來了歹人，出了事，你却不曉得？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睡覺？你看，舞廳炸了一個大洞，損失且不說，以後看有誰敢進來，頭一天，名譽就做壞了，別說客人，連舞女也請不到了。」

錢起銘又是惶急，又是羞愧，又是委屈。他結結巴巴想聲明兩句，對方却給激的跳起來。

「什麼東西！你還有話說？再說話，就把你當內奸，拿去辦了！誰不曉得你們中國人的狡猾，這案子沒查出來，你等着看吧！」

挨罵的人也就不敢表示抗議，即使把他拖去宰了，他也不敢哼一聲。只好跟在河田的後面，勘察出事的地點。舞廳外面，一切都還完好，炸彈的藥性似乎並不太大，倒霉是都在舞池中心挖了一個坑，音樂台坍了半邊，舞廳四週玻璃窗子都震碎了，河田跳着吼着，申言一定非把兇手抓到不可。又調查事前有沒有可疑的徵候。錢起銘只好戰戰兢兢把那封恐嚇信呈上去，河田看了，半嚮不言語，後來，咬了咬牙道：

「又是他的，好，等着看吧！」

「友邦」憲兵隊副河田兩人嘀咕了半天，錢起銘看出他們也深感棘手，心裏不覺惡意地笑了，他知道××報館的炸彈案還沒有了結，憲兵的能耐也不過如此。固然錢起銘完全由於私人洩憤而報復地感到痛快罷了。

無論「友邦」如何地想繁榮上海，無論「友邦」浪人和一些沒有國家觀念的流氓勾結起來，想在動亂中發一筆洋財，上海是個好碼頭，上海有的是百萬之富的寓公，可是，上海有五百萬左右的居民，是商業，文化，教育——最最發達的都市；戰爭以來，上海首當其衝，所受的犧牲也最大，砲火雖已遠去，可是五百萬人的心並沒有死，五百萬顆心是一個力量，這力量就等於一顆沒有炸的地雷，叫人隨時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威脅，叫人隨時都會對着這個嚴重的威脅發起抖來。

無論敵人，漢奸，用任何手段來繁榮上海，來扮飾太平，一切計劃都是徒勞的，「銀座」舞廳的被炸，這事實就是教訓，這教訓使得敵人和漢奸們的夢不得不動搖。自然敵人本着毒辣的政策，決不會就此鬆手；靠着出賣靈魂和良心過活的漢奸們鬼計也正多。爲了安定人心，炸彈案只好封存起來，隱秘不提了。可是報紙上儘管扣掉新聞，但人們口頭的傳播，是比報紙更有效，也更快捷，宣傳許久的「銀座」舞廳開幕後就無聲無聞了，接着社會上又傳播着那輝煌的建築，將要改作「日

支「交誼廳」，以增進中日友好，故將重新翻造內部。這消息表面很堂皇，可是上海的居民也「旁觀者清」，知道這是敵人漢奸們欲擒故縱的絕技。敵人的無賴，漢奸的可恥，從這個「小小事件」，露出了本來面目。

當「日支交誼廳」還只是一個宣傳的預告的時候，敏感過人的漢奸們，如果是抱着了投機心理的，就看準了這是個大有可為的好機會。錢起銘自恃消息靈，苦於自己沒有經濟背景，許多發財的打算也不啻是空中樓閣了。眼看搶得到口的骨頭豈肯掉頭不顧，於是在沒有辦法中忽然想到了一個可以共謀的人，這人有錢也混的有點名氣，只是有一點愛擺擺小開架子，但，對於錢起銘是無礙的，因為已經多年供他差遣的人，今天既然用得着他，給他差遣又何妨？主意想定，錢起銘便又換了一付卑躬屈膝的態度，早晚隨侍在陳文元的左右了。

自然他們經常出入的場所，不外是秦樓楚館。陳文元這些時候正被一個名叫楚雲的妓女纏得要死，商場成了死市以後，裕光錢莊等於歇了業，此外，兩三家店號



也做不了什麼生意。大時代廣播公司早就停辦了。楚雲鬧着要從良，嫁給陳文元，可是，陳文元即使有錢也不能討個妓女回家呵！何況滬戰以後，家鄉也不平靖，老太爺陳子明也帶着全家老小搬來上海住家，留着大兒子文華在家照料。陳子明雖不是讀書人，却總覺得日本人不好惹，尤其顧忌到自己在本鄉的一點小小地位，不若避開爲上。上海地方大，像他這份家財的人，到了上海也算不了什麼，儘管放心地作個寓公，亂世中總希圖過個安靜的晚年。早年總把希望放在兒子身上，尤其偏愛陳文元；戰事發生後，却又不希望兒子太活動，理由是不希望兒子太冒險，且看看風勢再轉舵不遲。陳文元受到這樣的家教，且樂得過一天是一天。老頭子手上有點錢，對兒子也不太吝嗇，陳文元揮霍慣了，有這樣一個好父親，半年以來幾乎被嬌養的十分怠惰了。只是有時候看到一些曾經靠自己活着的人，居然也抖了起來，心裏多少刺激。忽然錢起銘有求於他，靜極思動，錢起銘嘴甜，使他不得不動心。

這天錢起銘又鑽到楚雲的樓上來，陳文元還躺在床上，楚雲正眼睛紅紅的，好

像剛剛撒過嬌，錢起銘笑着奉承道：

「楚雲姑娘，怎麼哪？」

楚雲故意背過身子去，不理錢起銘。錢起銘覺得沒趣，便搭訕道：

「又是我們的陳大哥得罪了我們的大嫂子？」

楚雲給說着了心事，不禁惱道：

「誰是你的大嫂子呀！」

「我喊的是你呀！」

「別尋我們當姑娘的窮開心了，我們沒那個福份！」

說完，一扭腰，走出去了。

陳文元從床上起來：

「你又搗什麼鬼？」

錢起銘不禁做個鬼臉道：

「你吃得消呀？這脾氣！」

「咱們談正經的吧。」

陳文元邊洗臉，邊轉過話題。可是錢起銘却只有一搭沒一搭閑扯談。看他洗完臉，便道：

「我請你去吃早點去。」

「早點？現在快兩點鐘了。」

就午飯也過了時候了啊，你剛起來，在你總算是早點吧？」

「上那兒？」

「新亞？」

「好。」

×

×

×

×

新亞三〇三號房，是錢起銘經常同幾個密友談話的地方，這地方對於錢起銘等

一流人，是有特殊方便作用；同日本人商談什麼，很近便，同時，惟其新亞劇作特殊範圍後，漢奸們看來也最安全。還有一個附帶的原因，能在新亞開個房間，也不帶擺明了自己的身份了，說不定這是一些想在亂世中混出個「英雄」名的人們所羨慕的呢。

陳文元同錢起銘吃過早餐之後，便上樓到三〇三號來休息，他這時正含着一支煙思索着。錢起銘的算盤打的很精明，仗着日本人撐腰，彷彿誰都得賣他的賬。果然有日本人做後台，辦事會順當的多。例如錢起銘列舉的幾個例子，某某人在南市向日方包下了賭攤，每天繳若干，便可以拿到多少執照，然後再轉賣執照出去，簡直可以做到五層利的收入。又如烟館，甚至是菜市，和糧食，都有人花下大本錢來投機。日本人樂得放任他們去胡攪，而且美其名曰恢復市面，造福人民。事實是人民的生活無形中提高了多少倍，而且把一些無業流氓，等於給趕進了十八層地獄，昏天黑地翻不了身。撐不住的跳進黃浦江倒也乾淨，撐得住的再又廉價地將身

體出賣，上前線做砲灰，或是入工場做煤渣。自然這些結果不是錢起銘他們所要顧及的，只知道某某人發了跡，某某人借了若干本錢，不幾天，窮光蛋變成了百萬富翁，這些事實，是非常令人眼紅的，可惜這類發財的捷徑早有人走到前面去了。不過陳文元却認為太小派，他還不屑於幹那些稱斤秤兩的小玩意；幹大的，又苦於自己並不是百萬富翁，老頭子有幾個錢，可不能讓他押寶似地一注子全放下去啊！

他正出神地吐着煙圈，錢起銘却又拾起話頭，頗有煽動性地說道：

「怎麼樣？他們也是人，他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怪物，他們能幹的，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呢？」

陳文元還在沉吟中。

「小陳，你怎麼謹慎起來了？還不像你一貫作風呵？」

「我謹慎。」

陳文元可被激的說話了。

「這不是謹慎，但我總要考慮一下，如你剛才提議的辦法，自然都不錯，只是，規模大的，不是一個人幹的了，小的事，我們又不屑於去幹。……」

「你怕賠掉老本？」

「人不能太打如意算盤。爲什麼『他們』自己躲在後頭？自己不動一下呢！」

「小陳，你可比日本人還要聰明，說是給你說着了，但，你沒想到他們即使想幹，也還得我們出頭呵！」

「人不露面，錢總可以拿出來週轉週轉吧？」

「你怎麼糊塗一時了？你忘了我們這不就是釣魚的把戲嗎？」

「啊？」

「拿他們做餌，利用這關係，你怕會落空？吃不着大魚，小魚也夠你吃個飽了！」

「好吧，就算利用關係，那麼，我們可以幹些什麼？」

「自然是熟路子。」

「開錢莊？開綢緞店？」

「當然不是。」

「那麼？」

「你再想了。」

「做廣播？」

「差不多了。一句話，是屬於文化方面的。」

「但是，那個日支交誼廳一類的事，我可沒有興趣。」

「小陳，那是一個幌子，你怎麼不懂？你權先做一名會員也不礙事，慢慢的事業範圍大得很，恐怕那時你想全抓過來還要恨自己少了兩隻胳膊呢？」

看看陳文元還在躊躇，錢起銘不禁急了，便用他使慣了的激將辦法道：

「楚雲姑娘真有點厲害呵，把我們的二少爺都弄的神魂顛倒起來！」

「胡扯！」

「瞧你現在一點幹勁都沒有……」

「與她不相干呵！」

「那末……？」

「……」

「也許是在老太爺面前失掉了信用了吧？」

「你說什麼？」

錢起銘用五個手指幌了一幌道：

「未必這個數目都沒有辦法了麼？」

「也不完全是錢的問題。」

陳文元還想說什麼，却又沉默了。錢起銘不禁冷笑了一聲道：

「老實說吧，多少人打我的主意，我却不答應，這條門路並不好找。你以為我



錢起銘會對不住朋友麼？過去承你看得起我，用得着我的時候，我也跑了不少的腿，有那件事對不住你過？總算我不忘交情，把你請了來，誰知你是不信任我，好，好，好，我們不談了，上海碼頭上，朋友多得很，將來你想用我的時候，再看吧！」

錢起銘一頓牢騷，陳文元給說的不安起來，似乎感到有點對不住朋友，便笑着解釋道：

「老錢，自己朋友商量事情，用得着這麼大的火氣麼？我自然有我的困難，要幹，就得幹在檯面上，要痛快，也要漂亮。到家裏去動一點老本並不難，只是目前這時勢，誰也摸不準，一個小小波動，可以起家發跡，也可以破產傷命。太險了！姑且多找幾個朋友，股東制度，先把『銀座』內部修理，暫且不要張揚出去，佈置一個高尚點的俱樂部，慢慢的業務展開，也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日支交誼廳了，那時候……」

陳文元思慮的非常週到，計劃的非常完密，可把個錢起銘聽的出了神，半響，他不禁跳着嚷道：

「好呵！有你的，小陳！快快，我們到隔壁三〇七號去，我介紹我們的『大班』給你認識，他不知要怎麼的佩服你呢！我老錢真沒有交錯了朋友，你想，這樣幹法，將來……」

「……」

將來真是一個夢，兩人都被自己畫出的一幅幻景陶醉了。錢起銘興奮的嘆息了起來，他心裏想：「努力吧！等我有一天，也有了九十萬，九百萬，那時候好好住在家裏享一享晚福，再也不像狗似地看人的臉嘴，受人的氣了，那時候……」他想的得意，便笑向陳文元道：

「小陳，你將來怎麼打算？」

「我？」

「假如事業成功了，你不再依賴老太爺也可以吃用不盡了的時候，你打算怎麼樣呢？」

「太遠了，想這幹什麼？」

「噢，你不打算有一個家，享一點福？」

「老婆還沒有呢？要家幹什麼？」

「真的，你就不打算娶個媳婦了？」

「你替楚雲做說客嗎？」

「笑話，我這是說正經話。」

「一個人不自在？討個女人來受罪？」

「這話也對。哦，我想起了，有一天，我碰見一個人，你猜是誰？」

「誰？」

「章萍小姐！」

「哦！她？」

「怎麼？你們真的不往來了？」

「我還以為她走了呢？」

「走？那兒去？」

「我也不知道，我同她——好久不見了。」

陳文元嚥下了要說的話，他曾經在一次什麼慰勞會裏看見過她，那正是廬戰方酣的時候，她打扮的像個女學生，又像個女工人，同她在一起的也全是學生同工人，她並且還唱了幾個歌，如果不聽到她的歌聲，他還不敢斷定就是縵傑。可是在那種場合，他不便上去招呼，他斷定她是參加什麼服務隊去了。自從國軍轉進，一些救亡團體都已內移，未必她還留在上海；陳文元愈想愈遠，錢起銘看他出神，不禁打趣道：

「勾起你的回憶了，是不是？」

「過去的事，還開玩笑。」

「說正經的。你不要去找她？」

「你知道她現在……？」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在先施公司二樓看見她，她在買衣料什麼，樣子有點憔悴。我忽然一想，如果我們有辦法，何不設法把她請出來？」

「……」

「賣點力氣吧！你們有老交情在。」

「爲什麼打她的主意呢？」

「你真不懂？」

「我……」

「從小處說，是爲你打算。」

「爲我？」

「唔，我知道你不忘情她。我看她那副樣子，可以不費力氣弄回來。再說……

這是一筆可觀的資本。在我們將來的事業上……」

「你真是個鬼，一肚子的鬼主意。」

陳文元像熱鍋上螞蟻似的，不安地在那方地毯上兜着圈子，錢起銘却跌坐到沙發上，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來。

### 十三

縵傑是真的憔悴了，不僅錢起銘偶然的一次邂逅看出來她變了，就是整日生活在一起的她的父親，她的兄嫂，也覺得她變的不同尋常。往好的說，她變的安分起來，整日待在家裏，不言不語，可是從整日沒有笑容的臉上，誰也捉摸不出她的心事。廣播的工作，因為南洋廣播公司的主持人離開了上海，無形中解了約。所以她也就索性把自己關在家裏，終日翻閱紅樓夢一類的書，看的傷心，就借題洩一陣眼淚。後來，看的膩了，便一個人逛街，公園却絕跡不去了，法國公園離得遠，兆豐

公園就在附近，也逗引不起她的遊興，也許是公園的環境給她回憶的材料太多，使她痛苦。她願意找野新的刺激，新的刺激可以忘掉實現。她早已養成了好花錢的習性，所苦又自己沒有收入，錢花的不由快。開始她還整着自己，賭氣不和父親要錢；慢慢的整不住了，便十元，二十元向父親開口了。家裏經濟狀況她一點也不明白，她也不要知道。可是，冷眼旁觀，那掩蓋不了的拮据情形，非常叫她心冷。家裏除了一個做雜事的丫頭阿大外，嫂子便變成了娘姨，一日三餐飯，都是嫂子自己下廚房，哥哥常常往外邊跑，忙些什麼，她不知道也不過問。父親雖則還是整日躺在煙榻上，煙燈却一天只點上兩次，那還是真正放的眼欠呵欠都有了的時候。住的雖然是一所小洋樓，傢具什物都比原來家裏的好，殊不知那只是一個綉花枕頭，生活內幕是不堪聞問的。縵傑有時問到要發瘋發狂了，便到父親煙榻上一躺。她自小就學會了燒煙泡，雖則自己一口也不吃，却喜歡聞到別人叫出來的餘香。以往，父親看她燒煙泡，總微笑地躺下去吃一口，但，現在這一點會心的溫暖也被一隻無形

的手給奪走了。要不是煙盒裏就沒有了煙膏，就有，父親也縐了眉，嘆口氣，或者隨着嘆息道：

「別燒了！縵傑，我此刻不想吃。」

怪呀，以前就是不吃，燒着玩玩也不礙事呵！

怕女兒彆扭，父親只好解釋道：

「我是老了學乖，現在才明白白飯比黑飯要緊！」

望望那一張下頰削瘦了的老人的臉，縵傑也不禁體會到這句話的酸苦。心裏一難過，眼圈就紅了。怕父親看見，便裝做沒事的擦擦眼睛。

遇到這種情形，縵傑有時想向父親要錢，也失掉了勇氣了。

有過這些事情，他們父女倆雖然沒有作過深談，然而一種自發的天性，使得兩顆在黑夜孤航似的心互相守望起來。章鑄臣對女兒一向有點溺愛，眼看女兒一天天長大起來，也和一般做父母的人的心理一樣，把自己的晚年也寄托在女兒身上，女



兒的將來得失幸福，也就和自己脈脈相連了。縵傑呢，住在家裏，除了過房哥嫂看來不順眼外，她沒有理由反對父親；相反的，她日漸同情起父親來。自己的不能隨團體離開上海，她也明白是哥嫂玩的鬼。尤其有一次當她任性地在家裏哭鬧的時候，哥嫂自然勸慰不了她，結果，還是父親走到她屋子裏來，陪着她哭了一場，使得她不由的心軟下來。父親說：

「縵傑！想一想我吧！我老了，我只有你一個女兒，要是時局好，你到那裏我也不管，要是我能回到鄉下去，不愁死了沒有人埋葬我，我也不會拖住你不讓你走。看到死了的母親的份上，你陪我幾年，要曉得我是活不到幾年的人了！」

父親說的傷心，女兒即使有一肚子的怨憤，也只好咽着不說。縵傑想：有好哥哥，好嫂子，要我陪着幹什麼？自然哥嫂是過房來的，她多轉念一下，也明白了父親的苦心，她不忍對父親太過份，日子久了，一個無可作爲的老年人的心情，處處勾住縵傑的同情。眼看父親連自己多年的嗜好——煙，都無力過足一次癮，一種做子

女的責任感油然而生了。縵傑常恨自己不是男孩子，不能創一番事業，可是有了幾年的工作經驗，有時心裏也不免自負起來：「我這樣能工作，能掙錢，我爲什麼不能像一個男孩子一樣，奉養我的父親，使得老人的晚年過的有生氣點呢？」後來又想：「這並不是不能，而是自己不肯，只要肯幹，憑自己那一點點社會經驗，還怕打不出一個天下嗎？」

自然，縵傑還不過是將及二十歲的女孩子，並沒有受過好的教育，有自負的個性，而沒有認識事物的能力。四年來任兩種力量將自己拖曳，那一方面的力量大，她便傾向那一方面去。在這樣的一個五花十色的社會圈子裏，認識不足而剛愎自用的人，是容易成功，也容易毀滅的。

縵傑存心要出去工作，却又苦於沒有門路，坐在屋子裏一想，才覺得自己的所謂天下竟那樣窄狹，心裏不免煩惱起來。心裏一煩惱，家裏就待不住了，沒事就往馬路上逛。她自己只是無目的地走走，不料却給有心的人跟蹤起來，結果她的住址

，門牌，一字不差地寫進了錢起銘的記事簿。終於有一天縵傑接到了一封〔名內具〕的信，拆開一看，署名是錢起銘，她早把這靠跑腿吃飯的捐客忘了，想了半天才想起這人是和陳文元一路的。聯想到陳文元，心裏不覺有點怦怦然，她思索地就草了一封和來函一樣簡短而禮貌的回信，大意說：本人在家時候很多，如有見教，請駕臨舍下一談。信發出去後心情也便跟着緊張起來。她意識到自己是真的寂寞無聊到萬分，就是平素不情願往還的人，這時候也可以卑躬屈膝地往來一下了。她慢慢回念起自己和陳文元之間的一段往事，或多或少地覺得自己對人過苛，那時究竟還年輕，對異性朋友，說不上是愛人，就不應該這樣認真的。如果維持一個相當的友誼，需要的時候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麼？利用？爲什麼要想到利用上頭來呢？她不禁奇怪起來了。在她剛學着懂事的時候，曾經聽到一個女孩子對她談過利用男朋友的哲學，那女孩子就是令她心裏欽慕不已的佩姊姊，當時她還天真，還多少不以唐佩珍的見解爲然。奇怪是向她開導了一條炫奇的人生的路程的人，忽然自己先就在

中途累了，以至改變了做人的路向。縵傑真有點不理解唐佩珍了。唐佩珍在做人路上迂迴了五六年，終於又重行踏上一條新的道路，這爲的是什麼呢？縵傑比唐佩珍小，縵傑的生活同唐佩珍的生活太隔膜，縵傑不能理解唐佩珍的轉變，所以，到今天，重拾起唐佩珍的舊日的人生觀，看起來反倒新鮮引人。

當一個人打算利用機會，利用人，作爲自己成功的跳板時，不啻是以自己的生命爲賭注，沒有餘暇瞻顧一下自己腳下面的懸岩有多少深。

縵傑胡思亂想了一整天，自己都奇怪爲什麼這麼熱切盼望見到這個過去被自己所鄙視過的人？自從同陳文元疎遠了下來，一點也不清楚這班人在幹什麼，是怎樣活着的？在惡魔橫行的今日上海，他們還混的比從前得意麼？或者是陳文元不能忘情於她，特爲支使錢起銘來探聽她的狀況麼？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怎麼去應付呢？她愈想愈亂，心裏一陣歡喜，一陣愁慮，自己倒有點好笑起來。見鬼呢？闲着無聊，自然要盼個朋友來談談，管他是什麼人，有什麼居心，反正自己也老繃了！

轉念到此，彷彿處事對人，已綽有餘裕。紊亂了一陣子，心情便也逐漸安定下來。信發出之後，第三天下午，錢起銘果然被接待到章公館的客廳裏。

縵傑熟練而有禮地盡了主人的身份，漫無邊際地談了一些不可少的應酬話，以接待一個老朋友的心情，而又故作矜持地保持着一個距離，不讓自己的興奮越過了分寸。她這份聰明，不幾分鐘，就被面前那個狡滑而又世故的錢起銘看穿了底。他心裏估量：這位小姐學着世故，其實還是老脾氣在作怪。真的，以縵傑的閱歷同經驗來應付錢起銘這樣的人，是多少有點費力；雖然，縵傑聰明，能把握自己，能察言行事；錢起銘既有目的而來，從對方眼神裏看出了自己被熱誠地歡迎着。他便故意裝做誠懇，談了許多肺腑話。看情形比釣魚還考事，這不等於抓一隻小雞嗎？只要洒一點米，牠自會進籠的。

他們互相談了許多變亂以來的生活，錢起銘簡直是對天撒謊，高興說到哪兒就哪兒，縵傑德的出神，幾乎要把面前的客人當做是藝專的同學似地，是一個誠實而

本分的朋友；便也將自己在戰爭三個月中間的工作，描述了一番。

縵傑談到自己如何參加慰勞團，如何同大隊冒生死之險上了前方，士兵的生活如何，士兵的感情如何，還有傷病的士兵如何地像一個孩子，得到一包餅乾就含感激的變成一個姑娘似地，粗野氣頓時沒有了。

縵傑談的出了神，聽的人也幾乎跟着出了神，像說了一個故事以後而有的靜寂。兩個人都另外找尋話題了，半響，錢起銘忽然問縵傑道：

「那末，你那班朋友呢？」

「走了！」

「走了？走哪兒去了？」

「遠得很呢！」

「那末，你？」

「我不是在這兒嗎？」

縵傑努力地笑了一笑，希望掩暈自己失望的感情。可是對方還是不放鬆地問下去：

「章小姐爲什麼不想同他們上內地去走走呢？」

「我不想去。」

「吃不了苦吧？」

聲音含着挑逗的意思，不料對手很穩，又是一個微笑：

「也可以說吃不了苦；生長在上海的人都離不開上海，你說是麼？」

「唔唔！所以我也沒有難開上海囉！」

估量了對方的斤兩，知道去題目不遠了，於是便又點燃了一支煙，從容地轉下了念頭，說道：

「章小姐常在家嗎？」

「偶而也出去走走。」

「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

「沒有作事，有什麼事可作呢，現在？」

繆傑本是無心地反問了一句，不料錢起銘却有意地抓住了話題：

「真的，現在好像沒有什麼事情可作，不過，如果章小姐有意思找個事情解解悶，恐怕別人請也請不到呢。」

「這那兒的話！」

「真的！不過，有些工作怕章小姐不願意屈就就是了。」

「沒有的話，我的能力太差了，幹不了什麼事。說實話，在家裏也悶夠了，有機會倒真想出去跑跑……」

「那太好了，章小姐！機會雖不說太好，却湊巧有一個，哦！章小姐好久沒有見到小陳——文元了吧？」

要來的終於來了，顯然不出繆傑所料，是陳文元差遣他來的！心裏不禁怔忡了



一下，等臉上一陣紅暈散掉，才癡想地答道：

「是的，許久不見了，他好嗎？」

「我也好久沒有見到他，也許他很得意吧！」

錢起銘狡滑的像隻狐狸，故意掉過話題：

「我是說有一件工作，同以前小陳的事業差不多，是播音工作……」

「哦！」

縵傑顯然猜不透對方的意思，只是惑然地瞪着一雙大眼睛，哦了一聲。

「我想，章小姐對播音工作，還是像從前一樣有興趣吧？」

「唔，興趣是有的，祇是……」

「那就好！」錢起銘打斷縵傑的話道：「有興趣就好商量。現在，是這樣的，有幾個朋友有意弄一點文化事業，廣播工作也是文化事業中的一部份工作，恰巧這部份工作找到了我，你知道的，我還不是什麼也不懂，需要大家朋友來幫忙。不

過，我想，戰後的上海，在精神方面也需要有人出來鼓動一下，否則，幾百萬人口就讓大家死沉沉地過下去嗎？所以，我不量力就答應了。章小姐可別見笑，以為我這樣一個人談談生意經倒無所謂，什麼也談起文化事業來了呢？對不對？」

「那裏的話！不過，你這些朋友都是什麼人呢？」

「他們麼？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將來，我會介紹章小姐，給大家見見面的。」

「不，我是問有沒有『他們』在內？」

「他們？誰？」錢起銘知道推諉不了，便裝做恍然有所悟的神情道：「你是問有沒有日本人對不對？我的好聰明的小姐？日本人還會出頭嗎，這時候？」

錢傑被錢起銘巧妙的反問倒語塞了，一時躊躇着想不出說什麼，而錢起銘却搶着補充道：

「怎麼樣？有意思合作嗎？我們這就算說定了！那末，一兩天我請客，約大家

朋友們見一見，說快的話，也許一個星期，或者十天就要開始工作了呢？」

縵傑被這突如其來的機會弄的楞住了，心裏盤算着許多許多事，一時却又不知怎樣向對方開口才好。

錢起銘知道該告辭了，再坐下去，談下去，也許應該保留的話也都給說出來哩。於是一邊站起來一邊補充道：

「爲了工作上方便，我們還需要來一個形式上的手續，就是關於時間，報酬，工作範圍等等，該需要定一個合同吧？」

「唔，好吧。」

「那麼，一併過幾天再辦吧。」

縵傑把客人送到門外，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便斜着身子擋住了客人的去路似地問道：

「哦？工作地點在那一段？」

「在——北四川路。」

「北四川路？」

縵傑有點詫異地想再問句什麼，可是錢起銘已經跳上了黃包車，揚揚手對縵傑道：

「再見，一兩天送請帖來！」

車夫拉着了顧客，沒命地飛奔着走遠了！

縵傑茫然地在門口立了一陣，心裏一時也打不定主意，便又回身進屋，穿過客廳，不意父親正從樓梯門進來：

「是誰？」

章鑄臣咳了聲嗽，裝做無意地問問女兒。縵傑也漫不經心地答道：

「一個朋友，過去同過事的。」

「哦，什麼地方的同事？」

「播音公司的。」

縵傑以爲支吾過去就算了，不料父親又問道：

「他找你，有什麼事嗎？」

「唔。沒有什麼。好久不見，來看看我的。」

「哦！」

章鑄臣在客廳裏徘徊了一下，背着手，從斜陽的反影裏看這位老人，身子更個  
傻了；不過五十歲的人，滿頭的頭髮都是銀灰色，額頭三道縐紋有指姆深。縵傑望  
望父親，不覺嘆了口氣，因之也不拐下老人一個人上樓。沉默了半響，終於忍不住  
問道：

「爸爸，上樓去躺躺不？」

「不！今天，這會倒還精神。」

縵傑也只好歪在沙發上，無聊地點燃一支香煙，望着煙子出神。

「縵傑，你那位朋友，有沒有談到近來的時事？」

「沒有。」縵傑笑了笑：「倒是談的過去的事。」

「他現在幹什麼？」

「不清楚。」

「哦！」

老人失望地不再言語了，縵傑不忍地問道：

「爸爸，你想什麼？」

「不想什麼，想的太多了！」

章鑄臣苦笑了一下，終於又嘆口氣道：

「那日子真難過！我們生活在這裏的人，當然只好希望平平安安死在這裏，可是，現在這不生不死的日子可真受不了……」

如果在一年前，不，甚至是半年前，這話縵傑是聽不進去的，聽到了，她也有

一套理論來駁復說話的人，不管說這樣話的人是誰。她以為人反正有一死，死要死得其時，也要死得其所，她最讚美前方抗戰的士兵，只有在國家危難中爲了抵抗侵略而死的人，才是死得其時，死得其所。她最恨庸碌地活着的貪生怕死的人，她恨那些不死不活的人。而今天，自己也竟成了不死不活的僵屍之一了，當父親傷感地發着牢騷，縵傑也被勾起一心的酸苦。她十分同情眼前意志消沉無所事事的父親！因之，她也就能夠這樣地勸慰父親了：

「爸爸，日子總要過下去的，你還是放寬一點心吧！」

「當然，不死，總要活着。可是，我自己現在，什麼也不做了，你哥哥也不中用，你又是個女孩子：許多生意上的事，你也不能出頭露面，我常常想要是你有一兩個靠得住的朋友，在社會上混得有點辦法的，也可以幫幫我們的忙，解決一點我們的困難。」

「是些什麼事情呢？也許……」

「我說過了，都是些生意上的事，你知道打仗以後，南市的損失多大？我們家裏的一點可靠的財源，也都毀在那一次炮火裏！現在，聽說日本有意恢復市面，想繁榮上海，我們有點股子的幾家老店，聽說也要籌劃恢復生意了。可是，據東源的賬房說，要恢復，日本人就得入股，以前的損失要股東認賬，把損失的折算以後，重新定股額，這樣一來，本是大股東的，也變成小股東了。東源一家如此，別家也如此，這樣一來，除非我們有現金另外入股，否則，我們只有給別人壓的喘不過氣來……」

「真的麼，爸爸？爲什麼一直不告訴我？」

「告訴你有什麼用！」

「爸爸真以爲我一切都不如哥哥嗎？」

「他不比你幹，他可以跑腿呀！這兩天他正爲這事奔跑着呢。」

「爸爸想到有什麼辦法挽救沒有呢？」



「辦法——除非有後台。」

「後台？」

「有有力的人撐腰；要不然就得自己有錢！」

「錢，錢，什麼都是錢！」

縵傑緊緊地咬着嘴唇，恨恨地低聲詛咒着。嘴唇給咬出了一排齒印，她也不覺得痛。忽然一個奇怪的想念從腦際掠過，她看到客廳裏同她說話的人是一個圓頭胖腦，營養得過了份的老人，她不禁歇斯底理地狂笑了起來，一直笑着跑上了樓，回到自己屋裏，還笑個不停。可憐的老人章籜臣惇惑地站在客廳裏，以為女兒中了魔，而茫然失措地站着發呆。

其實，縵傑並沒有着魔，她只不過是被一個奇怪的念頭刺激的失了常態而已。這只是一會兒的事，當她笑夠了，心情也跟着平靜下來。替代興奮的感情，是一陣心酸，她簡直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場才好。可是，她哭不出來，她不忍心哭，因為哭

解決不了問題，哭只有增加老父的痛苦，做子女的不能替父母分憂，那能忍心增添老人的愁慮呢？想到這裏，她更恨自己，恨自己不是男子，她有這份雄心，要創出一番事業，要光復門庭。爲什麼社會要給女人許多的限制呢？她不服！

她捏緊了拳頭，彷彿自己有無限的力量，這時候她冷靜下來了，思想也有了理路。她想：現在是可以幹一下的時候了。

×

×

×

×

錢起銘沒有失約，訪問了縵傑之後，他頗得意這次初步的成功，便謹慎縝密地計劃了起來。原來這時候他正和幾個朋友計劃日支交誼廳的事，已見端倪；預備將銀座的舊址修一下，銀座舞廳被炸的教訓他們並未忘記，這教訓使他們有了一個藉口，日本人老板儘管在幕後作提線人，不出頭露面，全部交給了錢起銘他們。對外活動完全是錢起銘的事，而錢起銘呢，知道漢奸並不好做；同時釣魚也得有餌呵，自己沒有錢，白手起家總是難的，所以他就早存了心，拉幾個在經濟上有辦法的朋

友進來，自然陳文元也被拉到的一個。拉攏陳文元，因為是看中了文元的父親陳榮明，那個想躲在租界裏享點清靜晚福的老商人，從此也就清靜不了了。

當大體籌劃就緒了以後，他便發出八張請帖，主要的客人是章縵傑，同座都是事業上合作的幾個親密朋友，同朋友的太太和愛人；自然陳文元也是被請的主客之一。看起來，是錢起銘義氣，夠朋友，有意替老朋友說和；說穿了，何嘗不是利用他們過去歷史來拉攏他們兩人呢？

請客地點是一醉軒，在北四川路，這是新開的一家北方館，可以作特等酒席，地方非常軒敞而華麗，朱漆綠窗，金字浮雕，簡直像座宮院，這也許是應時而開的一家酒樓，專供特種人物作特種活動的地方。

錢起銘非常仔細，請帖發出後使同陳文元機密地商量了一次。請客的當日，早半小時寫了一封信派一個聽差的叫了部黑牌汽車上愚園路章公館去接章小姐，汽車出去了半小時，客人也都陸續到了，而時間也越拉越長，等着的人却偏偏姍姍來

遲。

縵傑並不是有意擺架子，她也沒有料到錢起銘會這樣遲到，想得到派人來接，汽車來的時候她還未準備，於是只好吩咐錢起銘的聽差等着，忙忙的梳洗穿戴起來。從箱底找出了一件白法蘭絨繡紫花花邊的旗袍，一件紫色短呢大衣，灰麂皮高跟鞋，灰色手袋，這一身雅淡的驚人！這正是金風送爽的秋天，服裝非常入時。她對鏡照照，鏡裏人好像和她睜違了好久，眼神都有點怨艾神情。她悵然輕啣了一聲，可是嫂子又來催促了，她不得不下樓鑽進了汽車裏去。

上海的夜市都是那樣熱鬧，同舊日有什麼分別呢！縵傑想從紛亂的心緒裏掙扎出來，她怕回想過去，可是她又像一個貪喝兩杯酒的人，感覺到臉熱心跳，而又不肯承認是醉了。幸好汽車不一會就在一家金碧輝煌的大廈門口停下來，兩個穿綠色制服的孩子來開了車門，這時那聽差搶先一步，上樓通報去了，她緩緩的踏着一層層厚地毯的樓梯，心裏想着這地方可真不差，自己還是第一次作這兒的客人，同鄉

下人見世面一樣，自己竟也變成鄉下人似地，被燈光照的眼都花了。想着好笑，忽然像在夢裏被人喚着的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來，她連忙站定，抬起睫毛一看，看見一個西服畢挺的青年人，禮貌地向她伸過手來，她的手不由自主地被握在那隻有力的手掌裏，她似乎被強迫地吐出了一句聲音，那聲音低沉的也只有她自己聽到：

「陳先生！」

陳文元輕輕地住挽她的手臂，感動地說道：

「章小姐！今天見到你，真是榮幸呀！」

縵傑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了。這時主人也閃現在她面前，熱誠地歡迎道：

「章小姐，今天真賞臉！」

她被他們擁進了一間坐滿了客人的屋子裏。主人禮貌地給她一一介紹起來。

縵傑一進來，屋子裏像閃過一道電光，都不由地對她上下打量。自以為老練的

縵傑，這時也只有點頭微笑，極力維持交際場中的應有的禮貌的份兒了。

待大家坐定，正好陳文元坐在她的右手，於是便殷勤地伺候她，不住地察言觀色，低低地送過去一兩句動聽的話。當大家鬧酒的時候，陳文元極力袒護她，或者替她喝掉半杯，他們給人家的印象是一對愛人或是什麼關係，縵傑自己却像新認識了一個朋友，私下裏將陳文元品評着。同時心裏也不禁有幾分得意，是女性獨有的驕傲感吧，一個過去的愛人居然對自己一直不死心，自己彷彿是一個身經百戰的戰士那樣榮耀，而無暇推敲事實。以獵者的心情來看世界，世界萬物是跳在自己腳下的；可是，一個不善獵的獵者，有時候可能是野獸的獵物哩。

宴會順利地進行着，大家盛讚着一醉軒的酒菜好，是道地的北京味。陳文元在這方面替一醉軒老板鼓吹了不少，他是自命爲老京油子的。

待大菜吃的差不多了，錢起銘忽然擎起杯子，站起來，向大家說道：

「承諸位賞臉，我敬一杯酒，祝諸位健康。今天可以說是我們事業開始的一個

友誼的聚會，難得章萍小姐也能參加，這是一個好消息，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歡迎我們的章小姐，……」

話未說完，全體一陣鼓掌，縵傑被陳文元扶着站起來，接受了大家敬她的一杯酒。她心裏雖然有許多疑問，可是此刻頭也有些暈暈的，什麼話也問不出來了。

在熱烈的情緒裏，錢起銘又說了許多話，縵傑只聽到什麼文化事業，商場報導……復興市面，合作……。還有一些她聽來頗為生疏的名詞……

最後乾的那杯酒是超出了她的酒量的。她有點想嘔吐，心裏也意識到如果吐了是多麼失禮的事，她想吃點什麼壓一壓胸口，陳文元却送來一杯檸檬水，溫柔地慰問着她，她只好靠在一張沙發上，眼看客人都散了，錢起銘掩不住得意地對陳文元道：

「送章小姐回去吧？」

「我已叫茶房吩咐我的車夫去了。」

陳文元一面回答，一面對縵傑道：

「允許我送你回府上麼？」

縵傑沒有說什麼。兩人便扶她下樓，一部綠色小汽車已經等在門口。

上了汽車，錢起銘却握了縵傑的手道：

「真抱歉，我有點事，不能送你，偏勞文元了，改天再來奉看吧！」

汽車在馬路上兜着圈子，陳文元盡力讓縵傑坐的舒服。兩人都不說話，可是靜默代替了一些不必要的語言，多日的隔膜這時候像陽光裏的霧，霧裏的兩人都嚮往着那太陽的溫暖。

許久許久，陳文元輕輕地喚了一聲：

「萍！」

沒有回聲。

「萍！允許我同你談一次話嗎！能夠給我一個自白的機會嗎？」



當陳文元正要俯頭接吻一下縵傑的時候，忽然，像從噩夢裏驚醒過來似的，縵傑猛地跳起坐到畸角上去，陳文元一時不知道是什麼事，忙問道：

「怎麼？要吐麼？今天真喝夠了！」

「陳先生，我並沒有醉！」

意外地縵傑說話了：

「謝謝你，我這就到家了。」

陳文元有點窘，支吾地道：

「哦！是的，這就到了。」

汽車停了下來。縵傑先跳下汽車道：

「今天太晚了，不便請陳先生進去坐坐，改日再見吧。」

陳文元只好遵命彎了腰鑽進汽車。汽車沒有掉頭，逕直開走了。縵傑站在大門口，給晚風一吹，酒真的醒了。望着汽車像個小黑點消失在一條路的拐角，她才轉

身按了按鈴，當阿大儂頭儂腦地打開大門，正看小姐容彩煥發的笑臉。她心想：小姐從來沒有今晚這麼漂亮呢。

## 十四

午夜，離銀座舞廳舊址改建的日支交誼廳不數步，新光舞場却正是衣光鬢影，附和着敵偽的所謂紳士名媛們却是舞興方酣。當音樂台上的指揮，對着「麥可風」報告歌星章萍小姐開始了播唱節目的時候，全場報以熱烈歡迎的掌聲，於是我們的章萍小姐姍姍地走上了音樂台，她從容而大方，在紅綠燈光下，華麗的裝束把章萍烘襯的更美麗了。加上她特有的迷人的聲音，輕緩地歌唱着一隻經了她多次播唱而膾炙人口的名歌「這兒有」，容納了數百人的舞廳，頓時寧靜下來，彷彿把人引到山邊溪旁，聽着溪水潺湲的流，半閉着眼睛，似乎歌聲從天外飛來，聽的人都發了呆，不知是誰出神的開始在光溜溜的地板上滑了兩下，也許是在打着拍子，而所有的人也跟着節拍，對對舞了起來。也正如溪水一樣，流走了的是數不盡的月日，而

這般所謂名媛士紳們也記不清在這紅燈綠酒的夜世界裏消磨了多少個季節。

被報紙宣傳，受時人重視的章萍小姐，也就是章縵傑，她自己對眼前所過的生活，取一種什麼樣的反應態度呢？她滿足於這種物質的享受和虛榮麼，至少，看起來她並沒有討厭她所過的生活，和所擔負的工作。工作真是多麼的輕鬆，新光的待遇超出了她的需要，她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陳文元像一條哈巴狗似地跟着她常向她獻殷勤，當她寂寞的時候，自會有種種遊樂方法給她解悶。一切與四年前在大時代廣播公司工作時差不多，可是，一個看不見的理由隨時隨地觸動着縵傑，她時常感到自己是飄在大海洋裏的一隻破船，隨時都可以沉下去，她把不穩舵，她需要一隻援引的手，而當她呼救地等待時，握着她的手的人，却是溫柔的如女人，殷勤的令她反而感到陌生的陳文元。陌生，真是一個奇怪的想法，她和陳文元除了沒有正式舉行訂婚和結婚的儀式之外，無論叫誰看起來他們却是一對形影不離的愛人或是夫妻。是不是她需要一個形式上的儀式，和形式上的手續呢？當然她更明白自己並

沒有愛着陳文元，陳文元呢，是愛自己麼？她懷疑。可是，從那一天起她把自己竟委身給這個陌生的人了呢？是生活，是環境，把她引向到另一條人生的路上去了。有時候，午夜醒來，彷彿自己是一個失掉了奶媽的孩子，忽然遇到了一個強人，來逗引自己，要搶去自己，那強人雖是一臉的笑，一手的糖，她怕他，她想哭，想喊，她吃着那強人塞到她嘴裏去的糖，糖是酸的，同自己的眼淚溶混在一起，那滋味想不到二十年後的今天又嚐到了。往往流着淚，睜眼望到天明，太陽光從窗隙偷偷進來，她才被陳文元的嘶聲誘着假寐了一下。

失眠，飲泣，幾乎是不離她左右的伴侶，鏡子裏瞥見自己瘦了，臉色慘白，可是粧台上堆着各樣的補品，種種化妝品，一番經心打扮之後，鏡子裏換了一個畫上的美人，陳文元滿意的在背後對着鏡子讚賞着，她也莫明其妙地嫣然報以一個微笑。如果有一個朋友在旁邊，誰也會羨羨這一對璧人。誰能說他們之間沒有感情，誰能說他們是不幸福的呢？

她再也聽不到父親的嘆息，嫂子的吩咐。有時到愚園路家裏，陪着父親燒燒煙，吃着嫂子親手燒的菜，或是幫着哥哥解決一兩件生意上的問題，她感到自己惟一的一個抱負，沒有遺憾地做到了，她已經負起了「一個兒子」的抱負，她使得自己的家在風雨飄搖中安定下來，而生活也上了一條軌道，家人都不再為經濟問題焦慮。自己每月有固定的費用送給父親，哥哥又由陳文元介紹到一所洋行裏任職員，原來的幾家有股子的店舖，都恢復了營業，所以家裏生活的，頗有欣欣向榮的氣象。紹銓不敢開罪這位妹子，自然更巴結陳文元，只要陳文元陪着繆傑回家，這一對夫婦就忙的沒有休息。雖然家裏除了阿大之外，又添用了一個姑娘，但是紹銓嫂子總要自己斟茶，做菜，似乎不如此，顯示不出自己的殷勤，表達不出由衷的歡迎。紹銓夫婦這一番過份的好意，往往刺傷了繆傑的自尊心，因此常常甩掉了陳文元一個人回家看視父親，真的，除了父親，有誰值得叫她犧牲一切，去挽得全家人物質上的享受呢：她始終討厭着嫂子，她更明白在嫂子的笑臉上窺得出一種對自

己的惡意的鄙視，比如有的時候玩笑的說：

「妹妹，你該請吃紅蛋了吧？」

或者說：

「害什麼羞呢？現在時代文明了，婚姻不但要自主，而且也不用行禮磕頭了。」

她忍受不住這種玩笑，但是她又沒有法子給自己辯護。自己既已陷進了這種暖味的感情生活裏，也無法揭掉心靈上的污點。以此她更怨恨嫂子。不過爲了父親，她又不能不常常回家來。只有在父親面前，她才接觸到一分真正的人性的溫暖，即使父親變的沉默，不多說話。她能像從前一樣，躺在煙榻上給父親燒煙泡，她能夠重溫一下舊日的生活，就算是一種大的滿足和安慰了。只有這個時候她能撒撒嬌，對着自己最親的人，沒有顧忌地說點孩子氣的話，心裏也就舒暢的多。可是父親並沒有如自己所想的那樣，任怎樣營養，也調養不好，身體是虛弱的，精神是消頹

的，爲了使得父親健旺起來，她買了不少的適於老年人食用的溫補藥品，結果，一點効驗也沒有。世間竟也有不是金錢可以買得到的幸福麼？她惑然了。那末自己一番雄心闖到入海裏去混一下的結果，所得的又是什麼呢？

然而，縵傑能夠這麼自省地想一想的機會並不太多，多半的時間隨着陳文元應酬，交際去了。偶然抽點空，又要預備新的節目，她所播唱的幾隻歌，例如「這兒有」，「夢」，「等待」，「鴛」，「狂歡之夜」，「舞娘曲」，都已經是全上海最最流行的曲子，如果有一隻新的曲子，都要找到章萍小姐播唱，似乎才能風行。縵傑多少有點自滿於這種收穫，幾乎以前她爭執過，而且固執地熱愛過的一些有意義的名曲，比如「我們不再徬徨」，「大路歌」，「新女性」，等等，差不多都封進了記憶。縵傑一則是忙，一則是懶，有人來找她播唱新的歌曲，甚至都沒有多的時間練習，多年養成的練聲的習慣也早已荒廢了。但憑自己的動人聲音，她毫不顧念自己技術上的退步。

一天，她正在屋子裏哼着一隻新歌：「何日君再來」，當唱到：

「人生難得幾回醉，

不歡又何待？

今朝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忽然一陣莫名的悵惘，像海上的朝霧輕輕地籠罩着整個的屋子，她愈想擺脫愈擺脫不了，她是懷念着一個人，是在回憶着一些過去了的往事，還是悵惘於自己的一段明朗的，朝氣的，年輕的日子的失去呢？

半嚮，她像是忘掉了自己似的沉默着，還是陳文元同錢起銘由外邊進來的聲音把她驚醒了。她懶懶的拾起不知什麼時候掉落在地毯上的歌譜，錢起銘却已經走向她，賣弄的說：

「我一猜你就是在偷偷的用功呢。你也太認真了，其實，對着「麥可風」，對



着那些看也看熟了，幾個臉子，閉着眼睛都可以背得出來的歌，還練習幹嗎？是不是，文元？我看章小姐用功都用的有點消瘦了，這是你的責任呀？」

這一番話，縵傑聽來反而有點不受用，只輕輕冷笑一聲，背過身去，陳文元馬上走過來，溫柔地詢問道：

「怎麼？不舒服？」

縵傑勉強搖了搖頭。

「是什麼事不高興了？」

錢起銘又自作聰明道：

「我曉得，生了氣了！」

縵傑只是不言語，歪身躺到床上，順手拿了一張報紙遮住了臉，裝做看報，其實是懶得理他們。錢起銘討個沒趣，便拉着陳文元到窗口雙人沙發上坐下，兩人唧唧喳喳，像在商量什麼，一會，只聽錢起銘緊張的聲音也放大了點，說道：

「這不行，他們是精靈鬼，算盤打的比誰都精。你說他們肯出這個數目嗎？他們可想拿進這個數目呢！」

縵傑從報紙上的一個破洞看出去，只見錢起銘把左手舉到頭前，伸開了五個指姆搖了兩搖。這時候陳文元像個彈簧人似地，從沙發上跳起來道：

「五百萬？太狠了！」

「那有什麼辦法，心不狠也不會打到中國土地上來。」

「可是，單這一門生意，就吃這麼一個大注子，這不是要我老頭子的命？」

「所以要給你商量呵！你到老伯那兒探探口氣，其實，成不成都已經是定局了，什麼政治囉，文化囉，其實，一句話，是商業買賣。」

「不。這不是賣買，這簡直是搶……」

「文元，這話可不是說着玩的呀！」

陳文元可沒有聲音了。

「好吧，我等你的訊。哦，關於歡迎他們商務大臣的事，本來，也還早，以後再說吧。」

錢起銘站起來告辭，繆傑也忍不住從床上坐起來，錢起銘陪着笑臉道：

「好了，好了，氣可消了？」

繆傑勉強笑了笑，裝着送他出去，關上房門，馬上接着陳文元坐下，關心的問道：

「這傢伙又搗什麼鬼？」

陳文元繃着眉，半嚮，嘆口氣道：

「關於我們家裏的絲廠的事。」

「怎麼啦？『他們』要收買？」

「收買也罷了。他們要投資。可是出二百萬，要包給他們五百萬的淨利……」

「這也急，不合作不完了？」

「你不懂，萍！這不是合作，這，這是命令，是強迫執行……。」

「你父親肯嗎？」

「肯？老命怕也要送在這件事上頭了。」

「那麼你？」

「我有什麼辦法？也許過一兩天回鄉下一趟，先同大哥商量商量。」

「什麼時候回去呢？」

「今天太匆促了，也許，明天吧。」

「明天？」

「我這麼想。哦，明天如果走的成，明晚上又不能陪你了。怎樣，歌練熟了嗎？」

縵傑本來想安慰安慰陳文元的，可是，當陳文元說明了原委，她心裏又莫名其妙地煩惱起來。使扁着嘴不言語，陳文元以爲縵傑不高興自己離開，便溫存道：

「至多一天半，我就趕回來的，我讓老錢來陪你，明晚上……」

「誰要他陪？」

纔傑可真有點氣了，便道：

「沒有人陪我就過不了麼？你儘管走了不回來都可以。」

「不！我是說明晚上。」

「明晚上又怎樣？」

「因為你要播唱一支新的歌呀！照說應該像過去一樣，我請客來捧場的。真不

巧！」

「沒有人捧場我就不能唱了麼？」

「別又誤會我，萍！爲什麼近來老愛生氣？你不知我現在多苦，我家裏這件事還不知怎麼辦呢？」

「哼！」

縵傑冷笑了下。心想：活該！誰叫你信錢起銘的話？誰叫你同他們一樣給拖下水？其實縵傑可真說不出，即使有更好的理由也說不出，自己的處境又何嘗不一樣？同樣是陷在泥潭裏的人，誰又比誰聰明呢？

×

×

×

×

第二天，陳文元果然搭了早車回蘇州去了。縵傑無聊的混到晚上，也無心練習歌唱。很早，便化起裝來。錢起銘從電話裏得到陳文元的托咐，晚飯時來約縵傑，同用了頓晚飯，飯後又同上新光舞場，不過八點鐘，因為是星期六，所以已經有不多的舞客了。

約摸八點半鐘光景，是縵傑的播唱節目，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她輕盈的走上了音樂台，柔和的歌聲從「麥可風」播送出來，充盈到每一個角落。這時一位着黑緞子綉花旗袍的女人正挽着「山本少佐」的胳膊翩然來到舞場，歌聲使得她不禁止步凝想了一會，遠遠望過去，只見音樂台上立着一個妙曼的女郎的情影，那女郎着

一件白緞子夜禮服，方方臉，大眼睛。這女人還有點懷疑，正好池子裏舞客們都對起舞，這女人笑着向少佐示了下意，兩人便滑到池子裏，不一會就轉到音樂台前，縵傑却正好唱到：「今朝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是她！」

這女人默默自語了一聲，當一曲舞畢，少佐把她引到一張小圓桌那兒坐下，她却向茶房要了一張紙，寫了兩個字，對茶房說：

「送給章小姐，我這兒等她呢。」

少佐問道：

「她是誰呀？」

「我的小朋友。」

不一會，縵傑被茶房引到這一對陌生人面前來，她瞪着一雙大眼睛，打量着面前這個女人，她正要驚喜的喊出來，那女人却拉着她的手向自己的同伴介紹道：

「這是我的小妹妹，章萍小姐。這位是山本少佐。」

「你，佩姊姊！」

「縵縵！你居然還認識我？」

唐佩珍把縵傑熱烈地擁抱了一下，笑聲隱蔽了不能自己的惆悵的情緒，兩人都說不出話來。

當縵傑喊出第一聲佩姊姊的時候，她恨不能把所有的感情都傾瀉出來，像一個沒有娘的孩子見到親人，正有一肚子的委曲要傾訴。可是，由於唐佩珍的故意的矜持，同時也直覺意識到，面對着這位山本少佐，的確不是談話的時候。所以，唐佩珍敷衍似地說了一句：

「你還是那樣！」

縵傑只有苦笑了一下。同時，她也觀察了下佩珍，她發覺佩珍的眼角多出了兩道繃紋。兩人都感慨地輕輕嘆息着。忽然山本對唐佩珍說了兩句縵傑聽不懂的話



言，唐佩珍也回答了兩句什麼。「她怎麼會講日文了？」縵傑心裏十分詫異起來，而佩珍却又笑着向縵傑道：

「你一個人麼？縵縵？」

「不。呃，是的。」

縵傑想到陳文元沒有來，可是，聯想到陳文元，下意識地有點不安起來。而佩珍自然沒有聽懂縵傑的意思，却又問道：

「山本先生想跳舞，我們只有三個人，你能找一位朋友來一塊玩玩好不？」

縵傑這才明白佩珍是講交際場中的禮貌，不便扔下她一個人坐着去同山本跳舞，但是，她心裏只想同佩珍兩個人一塊待一會，看來只有另外找機會了。她便不加思索的告退道：

「我還有點事，那麼，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再見到呢？」

「我住在新亞六一五號，明天。」

佩珍望了望山本，又接着說道：

「明天下午一兩點鐘，我等你！」

音樂響了，縵傑不及多說什麼，唐佩珍已經同山本滑進了舞池。從山本的肩上一閃着一對小而亮的眼睛，像是想說什麼話，縵傑惆悵地楞了一會，那眼睛便又消失掉了。

縵傑退回到畸角，錢起銘找到了她，便問道：

「那女人是誰呀？」

「一個朋友！」

「那位軍官你也認識麼？」

「山本少佐嗎？」

「想跳舞不？」

「我想回去了。不，不用送，我一個人可以僱車子的。」

縵傑擺脫掉錢起銘，逃一般的走出了新光舞場。這晚就爲陳文元不在，故意沒有坐陳文元的車子，這時一個人却又不知道怎樣回去才好，望望自己的服飾，又不便在馬路上散步，正好一部黃色汽車開過，她招了招手，汽車停下來，她獲救地鑽了進去。當汽車開動的時候，她看見一個熟識的青年人對她注視着，她一時想不起那青年是誰，却不禁好奇的回頭望了一下，只見那青年人躊躇地徘徊着，是一個沒有錢的舞客麼？或者是慕她的名來聽她唱歌的人麼？這想念一剎即逝，汽車不一會把她送到了公寓門口了。

×

×

×

×

頭一晚早睡，第二天起了一個大早，這是多年來少有的習慣，其實頭一晚並沒有睡好，想到可以見到唐佩珍，恨不一睜眼天就亮了。早起也十分無聊，破例的翻了翻報紙，本市新聞中忽然發現了一則意外的消息：

「狂妄的紙彈——昨晚九時許新光舞場有人散發荒謬傳單，當場將該青年人拿

獲，據云姓林，名涵英，作反動工作多年，但堅不吐露反動之組織，該青年已送憲兵隊，治安機關限令所屬，除嚴緝主犯外，嗣後當加意防範，不得再有此等擾亂社會秩序之事件發生云云……。」

「林涵英！」

縵傑瞪着眼睛讀着這三個字，不錯，是他，是自己的同學，藝專的同學，也就是昨晚在汽車裏看到的那個徘徊觀察的青年人，爲什麼她竟不認識了他呢，昨晚？只覺得面熱，可是他多少有點變了，的確憔悴了一點，他是一個令人崇敬的青年，他冒着生命危險，爲了喚醒孤島上的將要沉淪的同胞，他面對着死亡，爲了反抗敵人的壓迫和麻醉毒化我國人民的政策，他的行爲多們偉大呵！縵傑感動的眼睛都濕了，可是，她不能再想下去，她的心像被刺了一樣痛了起來，神經也影響的十分不安了。想到林涵英的危險，她得去營救他，她有什麼辦法呢？她不認識一個有權威的日本人。日本人，有權威的？忽然她想到了山本少佐，想到了唐佩珍，去求她

吧；她可能爲我想點辦法的。

好容易巴望到了下午，她特意換了一身樸素的衣服，趕到新亞，她知道新亞是一所供給特種人物使用的旅館，但她說明了找山本少佐同唐小姐，馬上就被接待上二樓的客廳。不一會佩珍就出來了，並且邀她上臥室裏去，她冷眼旁觀，只見那班茶房和某種便衣特務。頗聽佩珍的使喚，心裏不禁十分的詫異起來。

走進二一五號房間，沒有看見山本少佐，心裏先安定了一半。不待坐定，便緊張的求唐佩珍道：

「有一點事，我想你能幫幫忙的，你看到今天報紙麼？你讀到那條社會新聞麼？昨晚我走的早，想不到竟出了這麼一個意外，那青年人是個好人，我希望能救救他，佩姊姊，我求你！……」

唐佩珍先是有點詫異地望着她，慢慢地嘴角現出了一絲嘲笑，漠然地答復道：「你有那麼多的功夫管閒事！我們多年不見了，不正有許多體己話要談麼？等

一等，我換了衣服，同你去逛逛街，買點東西，吃點點心，再……」

「佩姊姊！我這是求你呀！」

縵傑眼淚都急出來了，可是唐佩珍只裝做沒有看見，逕自打扮起來。不一會打扮好了，順手給縵傑的臉上撲了兩下粉，輕輕地耳語道：

「爲了我，現在別談這些，裝做快活一點。我們一會就出去，找個地方談談。」

縵傑茫然地應着，心裏十分狐疑起來。

「她搗什麼鬼？」

但唐佩珍的語氣是誠懇的。而態度却又像做戲一般，令人捉摸不定。只見唐佩珍從容地吩咐了茶房兩句話，挽着縵傑下了樓，兩人走到了街上，一部汽車已經等着她們。上了汽車，佩珍吩咐開到永安公司，到了公司門口，她使吩咐車夫道：

「車子我不用了。你回去吧！」

走進永安，佩珍果然耐心地購買了一些奢侈品，都開了地址，吩咐送到新亞

去。從永安出來，佩珍神秘的笑了笑。

「帶我上你的家裏去吧！」

「我的家？」

「你們的公寓。」

「怎麼？」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事麼？別害臊了，我們好痛快的談談。」  
縵傑紅着臉無話可說，只好引路。

回到公寓，佩珍却吃着剛買的糖菓點心，縵傑已經十分的忍耐不住了。

「佩姊姊！這過的是什麼生活呀！」

「你是說我？好吧！我來告訴你，這幾年我吃了不少的苦，也學了不少的乖。你知道我受了一次大的打擊，那還不算什麼，早過去了。想不到戰事變化的這麼快，我本來想回到上海來的，不料一個意外的工作，使得我又回到天津，而且在青

島待了一年多。最近才回到上海。真的，一來，就想到你，打聽你，總算不錯，我們又見着了，你說，這幾年的變化大不大？不過戰事倒是很樂觀的呢！」

「那方面的戰事？」

「你說呢！」

「我，我覺得你變的多了！」

「那麼你呢？我的綽號，人總要變呵，不過變的好，變的壞，是不能拿主觀來判斷的。」

「我不懂！」

「慢慢，你就會懂得的了。我問你，你生活的幸福嗎？告訴我，別掉眼淚，你是不是有點寂寞，也有點想念以前的朋友？」

「我也說不上來。」

「你有黃先生的消息麼？」



「沒有。」

「爲什麼不同他們連絡起來，通個消息呢？」

「我，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哪兒。」

「你願意給他去封信麼？」

「怎麼，你知道？」

「說來，也許你不相信，如果不因爲他們鼓勵我，他們的行爲感動了我，我也不會有今天……？」

「什麼？他們要是知道你今天過的生活……？」

「好了，愈說你愈要糊塗了。我老實告訴你吧，哦，你忘了你要我救那個人的事了……？」

「不，沒有忘記。」

「你除了知道他是你的同學以外，你還知道什麼別的事情不？」

「我……」

「那麼，你爲什麼要救他呢？」

「我，我只知道他是個好人，是我的同學，他是個愛國份子。」

「還有呢？」

「真的，什麼別的理由都沒有。」

「你沒有瞞我？」

「瞞你？」

「聽說你過去曾經同他們一塊工作過？」

「那是抗戰開始的時候。」

「後來呢？」

「後來？」

綏傑避開了佩珍的逼人的眼光，半嚮，痛苦地把頭低下來，把臉伏在靠在沙發

上的胳膊裏，聲音低得只有自己聽得見地道：

「別，別說了，我苦得很，我真悔那時候太年輕，太沒有勇氣，一個意外，使我同他們失掉了連絡，後來，再也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了。」

「現在你願不願意再同他們連絡起來呢？」

佩珍等着縵傑的回答，可是望到縵傑狐疑的眼光，便又補充說下去道：

「第一，相信我還是你的好朋友，你的佩姊姊會害你麼？同時，也許你不相信，我現在是他們的戰友。這話說出去於我不利的，不過我做的是於他們有利的工作，相信你不会害我，我才告訴你。並且，也是他們托我打聽你，你過去既然那樣努力過，只要你有勇氣，你就可以恢復以往的熱情，你可以再幹點有意義的工作，自然，我不過是向你建議而已，我不希望你這樣自苦，你還年輕呢！」

「年輕！唉！這兩年我好像活夠了一輩子，我真覺得活的膩了。」

縵傑失神地坐起來，燃起一支煙捲，語調，神情，的確彷彿比以前老了十年，

嘴角含着自諷的苦笑，接着又嘆口氣道：

「再說，我哪兒去找他們呢？黃先生走後一封信也沒有，劉雲也不給我信，是的，我搬了家，可是原地也可以轉到信呀！他們都忘了我，本來我也不值得人家紀念，何況，我是墮落了，他們知道我今天過的什麼日子，他們也不會原諒我的。」

「爲什麼把別人想的這麼壞？」

縵傑悲慘地搖了搖頭道：

「我只希望別人不要把我想得太壞了！」

「縵縵！可惜我在此地的時間不多，你是一個需要人照顧的孩子。一切還是往好的方面想，往好的方面做去吧。假如你願意同他們通消息，我開個地址給你，你既然沒有忘記他們，我敢告訴你，他們還是十分的關心你呢。這兒……」

縵傑讀着佩珍寫下來的地址：「××路，×號，邱公館劉太太，」不禁詫異地

問道：

「不是劉雲的母親的地址麼？」

「對了。你去過的？」

「很久以前了！」

「那麼好極了？劉太太近來心緒正不好，你既然認識。也可以安慰安慰她！」

「什麼事？」

「唉！說來也慘，你知道她的唯一的獨子劉榮的事嗎？」

「什麼？」

「被炸死了！」

「哦？在什麼地方？」

「在昆明吧？我還不大清楚。這消息最近才告訴她，大概是一年前的事，現在瞞她也瞞不住了。所以……」

「太慘了！」

縵傑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佩珍以爲她是過份的同情而傷心，便勸道：

「劉榮雖然死了，可是中國的優秀青年多着呢？一個人犧牲，可以激發十個以上的人來爲死者報仇的。」

「你也這麼想嗎？」

佩珍望到縵傑含着懷疑的眼光，不禁微笑了笑道：

「我爲什麼不呢？」

「我不知道，不過，你現在？我真不清楚你現在是怎麼回事，佩姊姊！我覺得你這人真奇怪。你的思想彷彿比我的還要明白，可是，你的生活……」

「比你的還要糟，還要墮落是不是？」

「反正我不明白你。」

「一點也不錯。我才真是墮落了，我希望你是這樣看我，希望你能夠走一條新

的路。」

「可以嗎，現在？佩姊姊，你比我聰明，你比我經驗多，告訴我你打算怎麼樣，在幹些什麼？告訴我，我應該怎麼樣打算，應該幹點什麼呢？」

佩珍笑道：

「今天說的太多了。時間也不早了，我還有事呢。你問的話幾分鐘說不完，以後再找機會吧。我該走了。」

「什麼時候再見呢？」

「我會來看你的。記着上劉家去一趟！」

「好。」

「讓我好好再看看你，我的縵縵！」

縵縵像貓一樣偎在佩珍的懷裏，緊緊的擁着佩珍，彷彿把握着一股力量，雖然佩珍的一切她看來是個謎，然而她怕失掉了這惟一的精神的支柱，她的心在跳

動着，半嚮，還是佩珍的撫慰，暫時安定了那一股徬徨無主的情緒：

「別這樣，我們會再見到。」

佩珍熱情地在縵縵的額上吻了一下，終於飄洒的像一陣和煦的春風，溫暖了縵傑的心靈，溫暖這間縵傑認為是監牢一樣的屋子，可是春天不久駐，她走了。

## 十五

唐佩珍走了，縵傑茫然了一陣，腦子裏轉動了許多問題，徒然紊亂了自己的情緒，結果又彷彿什麼問題都沒有理出一個頭緒。只覺得佩珍有點神祕，縵傑確實不太懂得她，又想到後方的朋友們，一想吉明，自己多少感到有點慚悔。又想到林涵英，才想起忘了追問佩珍，林涵英是否真的被捕了呢？如果被捕了的話會有危險麼。她不自禁地打了個寒顫，幾乎衝動地想出去打聽一下消息，上那兒打聽呢？劉家，劉雲的母親家裏，劉太太失掉了愛子，現在該怎麼的悲傷呵！應該去安慰安慰這位老人。雖然不大情願上邱公館，爲了自己同陳文元的關係，邱家是陳文元家的



表親，可能有所風聞，一個沒有正式結婚的女孩子，被人指摘總有點不痛快的。然而劉榮的天真而頑皮的神情反在記憶裏出來：

「我要章姊姊唱歌！」

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

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竟會那麼慘的給敵機炸死，她不能相信這是真的事實，然而這是事實！

「應該去慰問慰問劉伯母，同時也可以打探一下吉明和劉雲的通訊地址。」主意想定，看看錶，又該到了自己的工作時間了，不覺有點懊惱，一切只好留待明天吧！

想到明天，不自禁地有點興奮，也就迫切地等待明天早點到來。明天充滿了幻

想，也充滿了希望。真要感激敬佩姊姊，是佩珍帶給她一個明天的希望，多少日子來，生活麻木得只是過一天是一天，能多使得自己興奮而又緊張一次，是怎麼難得的事呵！

明天終於到來了。

縵傑很早就起了床，陳文元離開了這幾天，日子也過的比較規律，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應酬，晚上工作完畢就逕自回到寓所，不用胡天胡地地跳通宵舞。而且能夠自己一個人靜靜地想一想，才覺得自己從心底有點厭惡自己所過的生活！這能責備誰呢？生活的如此空虛，雖然、物質享受上陳文元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她仍然不滿足。顯然並不是不滿意物質上的享受，而是厭惡自己，厭惡自己的生活圈子，也厭惡陳文元，一個她並不愛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塊的男子。也奇怪，陳文元走了兩天，她一分也沒有想到他，而當她對自己作無情的批判的時候，聯想到他，感情是落漠的。

從自己的寓所上邱公館並不太遠，縵傑在水門汀的人行道上漫步着，秋天的陽光賜給人一份溫暖，也帶給人一份惆悵，許久不加注意的道旁梧桐樹，葉子都枯黃凋落了。

走到邱公館的鉄柵門前，不禁有點躊躇，終於鼓起勇氣揷了下門鈴，老門房來開了門，打量了一下縵傑，縵傑說是來找邱府的客人劉太太，老門房便不聲響地拉開鉄門，請縵傑進去。沉默地走過了一所大花園，遠遠地狗叫了兩聲，旋又被誰斥止了。也許是秋天的緣故，這所花園顯得十分荒涼而空漠。走進了客廳，縵傑留在客廳裏，老門房走進去通報了。客廳佈置的都是紫檀傢具，令人有陰森之感。不一會老門房由裏間出來，低沉地說聲：

「請。」

那僵僵着背的老頭子便逕自出去了。

縵傑不安地走進小客廳，靠花園的另一邊一排玻璃長窗，陽光耀眼，她炫惑

地張望一下，只見一位老婦人，整個身子被裹在成堆的羊毛線裏，那不是劉伯母麼？

她不能自己地歡躍着跑上前去，熱情地喊了一聲：

「伯母！」

劉太太攔下編織的羊毛衣，摘下老光眼鏡，用手絹擦了擦眼角，又是歡喜，又是嘆息地道：

「章小姐！是你呀！真正難得！多少年不見了，我們？你，你可更標致了！真的，一看見你，我就不能不想到阿雲來。哦、請坐呀，章小姐！你看，我被這些東西壓的站都站不起來，我在趕着織衣服呢，這裏有太陽，光線好，我的眼睛早就跟瞎子的一樣了。門房說有人來找我，我還以為是來拿衣服的呢，真想不到呵！坐下，坐呵！我們好好談談，這幾年……」

縵傑被慈愛的老人攆到沙發上坐下，心裏又是興奮，又是羞怯的，以至訥訥說

不出話來。她只端詳着老人多縐紋的臉，只見劉太太的頭髮完全灰白了，心想：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劉太太不過是中年婦人，才幾年呢，却老了這許多。這幾年裏面生活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打擊，也真夠得這位老人忍受下來。縵傑一邊想着，一邊也不禁嘆息了一聲。

「你看我老多了吧，章小姐？唉，我是廢物呵！那像你們年輕的人可以做許多事情……」

縵傑聽到這裏，心裏像被刺了一下似的難受，馬上接着道：

「不，伯母，您還很健旺呢！這麼多年不見，你都記得我呀！」

「記得，記得，當然記得，我還打聽你呢？」

「伯母知道我——我沒有同雲姊他們走？」

「知道，那是後來的事了。阿雲走後沿途都拍來電報，到了漢口，才來一封長信，詳細告訴我關於你的事情，後來我派人去找你，你可又搬了家了，搬

到？……」

「愚園路。」

「是的，後來也托人打聽到了。可是，我又聽說你——結婚了，是不是？」

縵傑紅了紅臉，勉強笑了笑。劉太太接着嘆口氣道：

「噯！多少年了？漢口都淪陷了快兩年了！阿雲他們可也去的更遠了。」

縵傑偷望了一下劉太太的臉色，小聲地問道：

「雲姊有信來麼？」

「有。她進了學校了。」

「哦？」

「進了一所醫科學校，再過幾年，她可就是一名醫生了！」

劉太太不自禁地笑了笑，顯然這位老人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遠在後方苦讀的女兒的身上。

「你看，這是我給她織的毛線衣，後方東西貴，她爲了讀書，把許多舊東西都賣了，而且還遭遇一次轟炸……」

縵傑的心緊了一下，再看看做母親的臉，慈祥而堅定，想到劉榮的炸死，又不敢提到，却又一心的想安慰安慰這位酸痛的母親的心。

「伯母！我早該來看您的，我也惦記着雲姊。我想跟她通通信，說真話，我是多麼想到後方去讀書呵！伯母，您應該高興，您有這樣一個好女兒，雲姊將來一定是一位名醫，您看人家有十個兒子的，也抵不上您有一個女兒有福氣呵！」

「唉！說什麼福氣，章小姐！現在誰還顧到自己，誰還想到將來？雖然，我也只有這一個女兒了……」

劉太太說着不禁擦了擦眼淚，又道：

「我是老的沒用了，吹風，就流眼淚。」

這是一個多麼堅強的老人呵，縵傑心裏酸酸的只想抱着劉太太哭一場。

「你說，我還有什麼希望呢？」劉太太又接着說下去道：「自己也不曉得活幾天！可是，有時讀讀報紙，聽幾個年輕的孩子們的談話，才慢慢明白，比我還苦的多得很，這是打仗呀，自己現在不多吃點苦，亡了國的苦才更苦呢！你說那些年輕的孩子們又圖些什麼？他們都是可愛的孩子，真的，比我的小榮還要可愛些，可是他們都拚命地吃苦，拚命地和敵人週旋。他們都是好人家的孩子呀！我只有小榮一個兒子，他又死得那麼冤枉，聽說連屍首都不完全的。唉！」

劉太太的眼淚可真像開了閘的水，傾瀉地流下來。縵傑這時已經哭濕了一條手絹，也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劉太太。半嚮，還是劉太太先停了哭，咬了咬嘴唇道：

「反正我們的仇人只有一個。我記得一輩子的。」

縵傑從那灰黯中透出堅定神色的目光得到一個啓示，雖然意識還很朦朧，她却不自主地說道：

「伯母，你的仇人也就是全中國人的仇人。總有一天，要算這筆賬的。」



「我早想開了，章小姐！我也相信命，命裏注定我沒有兒子。我也老了，不想什麼了。只要阿雲讀書出來。將來，像你一樣，配個好人家，我也了了心願了。」

縵傑苦笑了一下，想說什麼，只見那門房的老頭子探身進來。

「劉太太，張先生來了。」

「哦，請，請進來吧。」

劉太太一面起身一面看了看縵傑，縵傑正背過身子對了小鏡子擦臉上的淚痕，

便又喚住門房道：

「張先生在外面麼？我就出來。」

又對縵傑道：

「章小姐，你坐坐，一會我叫人弄茶來。我們再談談。」

縵傑看出劉太太有什麼事，自己留下怕不大方便，便道：

「伯母，我下次再來看您吧！請您告訴我雲姊的地址。」

「我身上正好有一封最近的信，你拿去看吧。」劉太太從裏衣口袋掏出一封破緞的信遞給縵傑，縵傑謹慎地放進手皮包。便同着劉太太走到大客廳，客廳裏那位青年人聽到有人來馬上站定，縵傑一看，不禁詫異地喊道：

「林先生，你！」

那青年人退後一步，沒有握住縵傑熱情地伸出來的手。縵傑羞紅了臉，回過頭向劉太太道：

「伯母，我認錯了人了，請您介紹一下。」

劉太太爲難了一下，便介紹道：

「這是章小姐，這位是——張先生。怎麼，你們是認識麼？」

被喚作張先生的那位青年人，沉默不語，只鋒利地望着縵傑的眼睛。縵傑痛苦地低下頭來，勉強解釋道：

「張先生十分像我的一位同學，姓林的。」

劉太太正不知如何收場這個僵局，忽然，那青年說話了：

「章小姐居然還記得過去的朋友們麼？」

縵傑惑然地望了望對方的眼睛。

「好多年了啊！章小姐！所以你坐在汽車裏的時候，有點想不起來，今天，想不到記憶恢復的這麼快。」

縵傑怯然問道：

「是你？你是林涵英先生麼？」

「你好，章小姐！」

林涵英這時自動地伸過手來。縵傑本能地握了一下對方的手，劉太太招呼道：

「既然都認識，那就請進去坐坐，談談吧。」

「不了，伯母！」縵傑知道自己不便坐下去，便告辭道：「我下次再來。林先

生！能見到你，我真是意外的高興。當我看到輓上的消息真是非常着急。想不到你還平安。」

縵傑誠懇的語氣，減去了林涵英一半的敵意，便也附和地說道：

「謝謝你的關心，章小姐！被捕的是江華，你記得那位愛唱歌的江華吧！我現在正在設法營救他。如果你還是我們一個朋友，請你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說是在這兒看見我，尤其不要連累了我們的劉伯母。」

「林先生，我並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一個壞女子，我……」

縵傑含着淚，可再也說不下去了。低着頭一個人走了出去。這時，林涵英却追上一步道：「假如你想知道黃吉明他們的消息，下個星期天到這兒來，有人會帶信來給你的。」

縵傑默默地點了點頭，又握了一下林涵英的手，快步地走出了花園，走出了邱府。

上邱府訪劉太太是星期四，算算到星期日只不過三個整天，偏偏這幾天裏事情特別多，陳文元又從蘇州回到上海，神情非常頹唐，早晚都同錢起銘在一塊，商量什麼機關大事似的。縵傑一心的煩惱，却又不得不隱忍着。她並不大清楚陳文元的事，只知爲了某一項生意回家同父兄商量，說好聽點是日本人想投資，往壞的說，是日本人要侵佔他們全家依賴生活的一樁最大的生意。原來陳文元家裏的老底子，是做繭行的，後來發了財，開了錢莊，和絲綢糖食舖子，可是當地的蠶繭生意，仍然操在陳氏父子手裏。一、二八以來，絲繭生意走下水路，越做越無起色，形成大上海經濟恐慌的高潮，他們眼光準，便改做錢莊，無本生利，而且可以吸收大量金子，來投資其他的事業。靠了多年的信用，加上陳氏父子手腕靈活，不幾年，確實發了點財。不料八、一三事起，江蘇的金融界又來一個混亂時期，陳氏父子馬上轉眼色到老行當，於是出了九牛二虎的力，把所有遠近的繭子都收購了來，預備大大的投一次機。果然眼看二十七，二十八兩年江南棉花收成雖然好，而不到成熟却

全被日本人收購下來，老百姓怨恨地望着自己血汗換來的棉花，一船一船運往海外，殊不知陳氏父子心裏可樂的開了花。棉花貨缺，眼看繭子價俏。這樣的時勢豈有不肥了商人的腰包的道理？陳氏父子看準了風頭，心也就更狠，當要拋貨的時候故意說是要收進，價錢便扶搖直上，殊不知是日商河田信郎看準了這塊肥肉，要來分贓。如果陳氏父子要開繭行，日方便得合股，否則便要折價統統收購，兩個辦法任擇其一，總之，陳氏父子盤算多日辛苦到手的利益，眼看完全要給別人拿走。河田信郎的條件，由錢起銘代表來談判，至於錢起銘是否從中有鬼，陳文元也許信賴這位朋友，因為他口口聲聲是為陳文元打算，可是一次比一次條件兇，而冷眼旁觀的縵傑却不由的動了疑心。固然日方商人有政府同軍隊撐腰是事實。但錢起銘又何苦這麼熱心，真爲了朋友，爲什麼不設法替陳文元頂一頂，却逕說些恐嚇性質的勸告呢？而陳文元却深信着這位心腹朋友，縵傑冷眼旁觀到忍不住了，便勸陳文元不要太輕信錢起銘，無論什麼事得自己拿定主意。事實縵傑自己心裏也有事，也無

暇過問的太多。好容易盼到星期天，便向陳文元撒了個謊，說是要回愚園路家裏去。一天，晚上到新光碰頭。一切安排好，便興沖沖地上邱府訪劉太太。

當縵傑被引導到那間小客廳裏時，意外的坐在客廳裏接待她的，並不是劉太太本人而是林涵英。

林涵英微笑地同她握了下手，說道：

「你居然沒有失信。」

「我？」

縵傑訥訥地不知道說什麼好。便囁嚅道：

「怎麼，劉伯母不在家？」

林涵英且不答復這句話，却道：

「因為我有點事情要同你談談，說來，我們都有三年不見面了，這三年以來，人事變化可真大啊！那天在這兒意外地見到你，你不但記得我們，而且還那樣關心

我們，所以也增添不少勇氣；我要同你詳細地談一次話，況且我也是受人之托，得忠人之事。吉明兄離開上海前的一分鐘，重重拜托了我，要我同你連絡起來，儘可能的給你幫助，想不到我竟失了朋友的信，我一直找不到你，一直到後來……」。

林涵英一口氣說到這裏，突然停頓下來，縵傑早已維持不了心情的平靜，這時却不自禁地插話道：

「當你們到後來再發現了我，我已經變的不可救藥了，是不是？」

「爲什麼要這樣說呢，章小姐？」

「爲什麼不呢？我喜歡痛快。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如果你們還願意和我做朋友，一些話更可以直接了當不好嗎？」

林涵英不禁笑道：

「你還是那樣？」



「還是那樣孩子脾氣，任性，不懂事！」

「爲什麼要往壞的方面想？」

「因爲誰也不把我當一個有希望的好人看，誰也禁止不了我往更壞的方面想了。」

「哦，章小姐，吉明兄曾經寄了不少的信來給你，可是，一則你的地址我不知道，再者我的工作，危險性大，我是一身之外無長物，爲了隨時應付事變，本來可以保存一個時期的信件可都毀了。」

「哦！」

「我要向你道歉，不過，我還得告訴你，上次見到你以後，我已去信吉明兄，料想二三月後便會有信來的，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他的地址，如果你有便去信的話。」

「真的麼？林先生？」

林涵英從身上掏出一本記事簿，撕了一張紙，草草寫了兩行字，便遞給縵傑道：

「請收下！」

縵傑謹慎地將字條放進皮包，抿着嘴唇想了一下道：

「不知道我不是還可以在劉伯母這兒來拿回信？」

「我想，劉伯母一定歡迎你來的。」

這時，老門房推門進來，望了望林涵英，低沉到彷彿耳語似的道：

「張先生，劉太太來電話，請你……」

林涵英點了下頭，等門房出去了，便對縵傑道：

「我去接個電話就來。」

縵傑被扔在小客廳裏，思緒忽然紛亂起來，她心想：林涵英爲什麼要用兩個姓？老門房的眼光，爲什麼那麼古怪？劉伯母未必也參加了什麼祕密的工作？不可

能呵！那麼大年紀了，身體精力怕也不夠用了，可是，劉太太雖然遭受了這樣的打擊，却好像精神更年輕起來，是什麼原因呢？還有，這家主人邱太太怎麼老不見呢？縵傑惑然地對着這陌生的環境發着疑問，心裏一方面却又想道：他們是在用怎樣一種眼光在看我呵！懷疑我，不信任我，甚至有點輕視我呢。我真是他們所想的——一個壞女人嗎？想到這裏，也就愈其不安了。從玻璃窗門望了望外邊灰黯的天色，秋天，雲層很厚，樹葉在風裏抖擻着，無目的地飄落下來，縵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心情也就更其落寞。正好林涵英打完電話回到客廳來，臉色十分陰鬱。縵傑躊躇着要不將自己的疑慮，完全提出，談個明白；要是依着自己的性子，保存着過去的友情，而回到過去的環境，她一定可以盡性地哭一場，跳一場，然而情形迥非舊觀，她不得不一再躊躇，而失掉了說話的勇氣。

林涵英看了看掛錶，縵着眉道：

「糟糕，時間竟過的這麼快。」

縵傑只好跟着問道：

「你有事麼？」

林涵英沉默了一會，忽然問縵傑道：

「章小姐，我知道你有誠意才來找我們的，爲了我們過去同過學，而且在一塊工作過一個時期，你的努力，你的成績，至今都還留在我們許多人的記憶中，失掉了你這朋友，少掉了這麼一位熱情的工作者，我們都認爲是很可惜的事；我更坦白的地說一句，爲了吉明兄他對你的關心，也許你想像不到，不過，他對你的認識自然比我們深切，過去，留在上海這幾年，竟意外地失掉了連絡，我是深感抱歉，現在，我冒昧問你，如果你還需要舊日的朋友，如果你還有已往那一股子對工作的熱情，我們歡迎你來合作。不過，我們有一個條件，希望你誠懇，坦白，能不能，願不願，都明白告訴我，我們才好考慮你的工作性質同範圍。說老實話，因爲幾年的隔膜，你的生活離我們的已經很遠了。再說，這也是一種必經的手續，任何新的工

作份子加入，也都要經過一番考驗的。希望你別誤會，別牛氣。我爲了還有別的事，不能多談，以後還可以再在這裏碰頭。今天，如果想見到劉伯母，你可以等她，大概不多一會她就要回來了。請你相信我的誠意。我還可以再待幾分鐘，如果需要我馬上回答的，儘管提出來。好麼？」

縵傑瞪着一雙大眼睛，像聽不懂似的，半嚮，從心底迸出一聲歡呼，熱烈地握着林涵英的雙手道：

「你們能夠信任我，能夠把我當作過去的一位朋友看待麼？相信我有工作的能力，相信我是一個忠誠的工作份子麼？」

「當然。」

「可是，你們知道我的生活和我的環境麼。」

林涵英照樣的點了點頭。

「可是，」縵傑自己反又惑然起來：「祇要我環境可能，能作點什麼工作呢？」

林涵英很快的答道：

「我說過，你能不能，你願不願。願意，那麼任何環境，都有我們需要的工作份子。」

「不。林先生，我可以改變我的生活的。」

「爲什麼一定要改變現在的生活呢？」

縵傑給問的不知怎麼答復才好，林涵英却又換個話題道：

「唐佩珍聽說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

縵傑馬上意識到某一點，却不馬上答復，而等待着林涵英說下去。

「這應該是祕密，但我可以告訴你，江華已經釋放了，不曉得你看到報紙沒有？」

縵傑下意識地紅了紅臉，她因爲心煩事多，幾天沒有看報，雖然關心着發傳單的案子，但是，自從上次在這兒見到了林涵英，知道被抽的不是林，關心的程度也

就低下來。她不好意思說出這個理由，只默然的聽林涵英說話。

「可惜我不能多談下去了。章小姐，你決定了請留個信在這兒，我們再約時間見面吧。」

「好的，林先生！」

「那麼，我先走一步，你可以等等劉伯母。」林涵英本來想說兩人一塊出去，怕不方便，想到縵傑還是一個沒有經過什麼事的孩子，便故意加重語氣，似乎希望縵傑能夠等到劉太太回來，縵傑可也真想等劉太太回來，想談點別的事情，還有上一次拿去的劉雲寫給母親的信，並且要告訴劉太太，已經寫信給劉雲了。誰知林涵英去了許久，劉太太仍然不見回來。陌生地待在別人的客廳裏總不大好；同時，今天遭遇這樣一個意外令人興奮的事情，那興奮的感情，似乎也不是這麼一間冷寂的客廳包容得了。她真想像鳥一般滿天飛一轉，告訴全世界人，她要開始另一個新的生活了。她需要笑出來，喊出來，喊給全世界的人聽，那顆歡躍的心已經不是她那

小小的身體所包藏得了的了。想到這樣，不遲疑地站起來就走，穿過花園，經過鐵柵門，得意地睜了老門房一眼，鳥一般地跳到路上。

哪兒去呢？

站在街心，她不禁又徬徨起來。

找誰談話好呢？誰能夠分享她此刻心裏這份歡喜呢？

回家吧？父親的家，父親不會了解她。回公寓，陳文元更不是談話的對象。一念到陳文元，便又想起今天晚上的播音工作，頭就痛了。

望望天，天上雲多，要下雨的樣子。

西風吹到身上，她感到自己同落葉一般的寥寞。

花草到了春天，會再生一次，難道她就不能重行做一個人嗎？

這麼一想，空虛的心情，馬上又充實起來。她聽到自己輕快的腳步聲，她感到自己有一股莫可阻遏的力量。她聽到自己心底的歌聲：



「我們不再徬徨，  
意志就是力量，  
.....」

## 十六

自從與林涵英懇談過一次以後，縵傑不禁對自己本來的生活，織上許多美麗的幻想。她十分戀念從七、七到八、一三那一段學生生活，她渴望回到那舊的環境，她也覺得這種想望不大可能，而另一種非想像所及的帶點神祕性的地下工作，更有力量令她神往。同時，唐佩珍的來去，她也作了許多可笑的夢。

可是，事實上，幻想同夢永遠是幻想同夢。她由焦急的等待，而終於陷進到失望的悲哀裏。他們似乎都不大信任她，林涵英再也不容易見一次面，即使懷着滿腔的熱情去看到劉伯母，劉伯母也不信任她似的，她們談話很少。縵傑有一腔的苦悶，這時候也無處發洩了，自從有了吉明的通信地址，一直都沒有勇氣提筆，到此

也更躊躇不知寫什麼好了。她心裏只有一個期望，做出一點成績來，讓吉明先知道她，知道她沒有讓他失望，她才能像過去一樣，把他當哥哥一樣訴點苦，撒點嬌，向他討個主意，或者慢慢設法也到內地去讀書去。然而就憑這點期望也都是不可能的事。自己既然不敢貿然地寫信給吉明，而盼望着劉雲的回信却始終不見到來，是地址不對，還是郵政不通？或者竟是劉伯母另外有信給劉雲，暗示劉雲不給她通信了麼？

心裏愈焦慮，生活上無論巨細，都使得她愈煩惱。陳文元爲了挽救他全個家庭依恃的事業，整日在外奔忙，縵傑冷眼看來，陳文元十分遷就着錢起銘，要討好日本的交情，拚命在做功夫，以此很少陪縵傑一塊吃喝玩耍了。縵傑覺得這也好，樂得自己清靜，可是想清靜，心却安定不下來。一肚子莫可訴說的冤苦，當偶然見到陳文元和錢起銘鬼祟地商量什麼，便不由地要發點脾氣，她鄙夷陳文元這種做法，他恨錢起銘的手段毒辣。可是發點脾氣有什麼用？開始陳文元還忍着讓她幾分，後

來，看看讓不是辦法，兩人不免吵幾句，吵的激烈了，縵傑更賭氣出去，三天，兩天不回寓所。這情形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忽然有一天，陳文元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笑嬉嬉挨近縵傑，溫柔的像初戀時求愛的神情，低低的向縵傑道：

「萍！今天我請你的客，咱們好好樂一樂。」

「你發財了？」

縵傑語不經心的譏諷了一句，只顧拿擱小剪刀修手指甲，意外地她的侮謾態度並沒有激怒對方，陳文元却更熱心地敦勸道：

「發財可談不到，可是一陣子倒霉的運氣可以換一換了。」

「這麼說，你是走了好運道了。今天只單請我一個麼？」

「不。唔，你應該也是主人呢。」

「我是主人？你預備大請客麼？」

「也不是。有位朋友，還談得來。告訴你吧，這次我的困難他幫了我不少忙，

現在，問題都解決了，所以……」

「我猜是老錢？」

「笑話，他是自己人，談不上。別猜了，這回你再聰明也沒有用了。走吧，別讓客人等我們。」

「上哪兒？」

「一醉軒。他喜歡吃中國菜。」

陳文元只顧說的高興，不意：「他喜歡吃中國菜」這句話，却引起了縵傑的疑心。「又是那些鬼！」過去曾爲了縵傑一塊去應酬一些日本商人，縵傑鬧了許多次別扭。又是那些把女人不當做人的日本鬼。一轉念，縵傑却遲疑地把要換的衣服攔起來，冷冷地道：

「糟糕，我忘了，今晚我有事呢，我不能同你去了。」

「你有事？」

「是的。而且，我不去，你們玩的更方便一點。」

「萍！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有些地方我不能不檢點，你知道我的性格，何必又弄的不歡而散呢？」

「萍！過去的別談了。今天你非去不可。因為……」

「如果爲了需要一個女人陪喝酒，你可以去找什麼老七，老九那些女人啊。何必定要我……」

「不要同我算那些舊帳好不好？一句話，人家傾慕你，希望見見你這位紅得發紫的歌唱明星，你又何必一定要搭架子？好，走吧，已經不早了。……」

「文元！我從來不過問你的事，希望你也尊重一點我的意見好不好？」

「真的不去？」

「絕對不去。」

「一個人的自由也有個限度，你不幫助我，你可不能連累我。」

「我連累你？」

「你近來的行爲以爲我不知道麼？」

「我幹了什麼事了？奇怪！」

「真也奇怪？我並不疑心你有什麼行爲對不起我。但是，想不到他們特務工作組織得那樣好。你的事都調查的清清楚楚，老實說如果不是我的朋友多，替你疏通得快，你早就給人看起來了。這向我忙，沒有時間找你談。現在，我不得不說出來了，今晚爲了你好，人家多少也賣我一個面子，交際交際，給你洗刷洗刷。你本是個無所謂的人，我就不相信你會跟那些年輕人一塊胡鬧。時間真的到了，就別換衣服，去吧！」

這番話說的又委婉，又有份量。縵傑本來一肚子的憤怒，給陳文元這一說，不禁自己付量着：「可怪了！我倒沒有做什麼工作，人家就注意起來。可是，我爲什

麼不能學一學佩姊姊？她和他們生活在一塊，誰也不疑心她，看來，她可幫了救國工作不少忙。我爲什麼不能學她呢？」這麼一想便故意發脾氣道：

「好呵！假如我犯了罪，把我關起來好了，反正我自己明白，我什麼也沒有幹，我誰也不怕，我犯不着去敷衍誰。」

「但是，萍！」

「文元，別把我當孩子；要我幫你一點忙，也是情理以內的事，我陪你這一趟吧。你剛才恐嚇地說的那一套話，我另外要找個時間同你算一算帳的。我不能隨便受人誣蔑。給我把大衣拿來。」

被縵傑這一擒一縱的幾句話，陳文元可樂的只有唯命是從，服侍着裝扮好了，便攙着進了汽車，駛向「一醉軒」。

一醉軒已經是縵傑來熟了的地方，掌櫃茶房一見就都熱烈地招呼着章小姐，如果是同陳文元一塊來的時候，或者也稱喚一聲陳太太。兩人走進小客廳，果然已經

有了幾位着西裝的日本人在座。文元搶着上前抱歉道：

「來遲了，不恭得很！」

「那裏！能夠請到章小姐，我們就萬分榮幸了。」

纔傑望了望說話的人，國語竟那麼流利，可是神情却像那裏見過，十分面熟，

一時想不起來。這時陳文元却走過來一一介紹道：

「這是山本將軍，這是河田先生，這位魏經理，那位是李先生；這就是章小姐。」

「久仰了，章小姐！」

「章小姐的歌真唱得美極了！那一天，有機會請章小姐灌幾張片子，送回敵國。」

去宣傳宣傳。」

「那不簡單嗎？請章小姐上東京去觀光一趟不更好嗎？」

「只要章小姐肯賞光，我們是萬分歡迎。」



「李先生！這可得請你在報紙上盡力多宣揚宣揚。」

對了，我們得先知道一點章小姐對於貴我兩國文化交流的感想。唔：·李先生得費神記下來。」

縵傑在這一片阿諛奉承聲中，極力在抑着自己感情，不讓自己激動，勉強微笑着應付着。陳文元更是滿臉春風，他得意今天這一激縵傑，可應付了他的困難，其實，他那片話一半是恐嚇的，因為縵傑常常一個人出去，錢起銘勸過文元小心，恐怕縵傑私下參加什麼秘密工作。陳文元主要的目的希望縵傑爲他拉攏這些有勢力的人，也因為縵傑已有的音樂上的成就，早就被日本人注意了。山本少佐是負責做文化連絡工作的，曾經同唐佩珍一塊兒上新光舞場時見過縵傑，所以縵傑覺得面熟，因爲沒有談什麼話，一時想不起來。山本對縵傑轉過許多念頭，一直沒有機會。所以今晚特別獻點殷勤，一則縵傑年輕，漂亮，二則縵傑是上海極紅的一顆明星，如果能夠拉她上東京走一趟，對於所謂大東亞的文化運動，倒是一個大大的貢獻。

這一晚酒席真是吃的盡興，結果河田大醉，縵傑也裝的醉了，爲了避免山本拉她上舞廳。陳文元也有點醉意，回到寓所，就吐了。

縵傑卸了裝，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靜靜的想了好一會，陳文元睡得很熟。縵傑想了很久，激動的心情也漸漸冷靜下來。她覺得陳文元恐嚇的話也許是真的，萬一是真的，那麼自己有意做點救亡工作更不可能，對林涵英他們不但無利，反而有害。可是，這樣鬼混下去，刺激太多，太痛苦。自己沒有唐佩珍那份才幹，雖然羨慕唐佩珍那份偉大的犧牲精神，那條路眼看是走不通的。但，自己這樣犧牲下去又爲的什麼呢？林涵英他們不信任她，她沒有工作可以表白自己，叫他們如何能信任她呢！上海已經不是可以平安住下去的地方了，爲了家庭，現在哥哥已經有了工作，父親生活不成問題。爲陳文元？一個沒有愛來維繫的生活，有什麼可留戀的呢？縵傑左想右想，望着自己手指上的鑽戒出了好一會神，她盤算自己的手飾可以值多少錢，怎樣來分配自己僅有的這點財產，安頓了父親，自己也可以安心離開這生長了

二十二年上海的上海了。

如此想了一通宵，人一點也不疲倦，紊亂的心情也安定下來。太陽這時却偷偷的從窗帘射入。縵傑拉開窗幃，順手撕了一張桌上的日曆。已經是十一月三號了。「假如行動的迅速，可以趕到內地過年呢？」如此一想，心裏充滿了歡喜。馬上盥洗起來，預備趕早上輪船公司打聽香港的船期。這時陳文元還睡在夢裏。

×

×

×

×

自從一醉軒那一次談話之後，山本可暗中籌劃敦請上海在文藝界有名望的名媛們上東京去觀光這件事了。當然縵傑是主要的被邀請者之一，此外還有幾位女作家，和一位從東北來上海拍戲的女演員，李麗冰，一位從香港迎到上海來的女明星呂雲卿等。這事一方面暗中籌備，一方面分別着人去敦請這幾位女士，幾位女作家是求之不得的機會，兩位明星也都不成問題。至於章萍這位小姐，山本和河田都有極大的把握，陳文元整個的事業都依賴他們來支持，難道陳文元有關係的這麼一位

年青的藝人會有問題嗎？他們準備在新年的時候用專機送她們上東京，這樣一種榮耀，多少人求之不得，誰還會拒絕呢？

山本他們正在打着如意算盤，誰也沒有想到縵傑已經在暗地裏整理了她的行裝。她已經向三井公司定了一張直駛香港的廣州丸二等艙的票位，船期定十一月二十八日。

縵傑所以要定這麼晚的日子，爲了自己這一去說不定什麼時候回來，自己不得不爲幾年以後的生活作一點準備。自己自幼相依爲命的父親，也應該留下一筆錢給他養老才行。估計自己的手飾不一定馬上能脫手，同時，也害怕去了，香港因人地生疏，和吉明他們通不了消息，一個人因窘起來，反不是事。心想，且等拿到船票，劉伯母那裏去一趟，能見到林涵英更好，請他們給自己打通點關係，但也只有等拿到船票才能表示自己的決心。

主意想定，生活無論怎樣照常的敷衍，却總不免有許多疏忽的地方。幸而陳文

元整日爲商業上的事各方奔走，也不大注意到縵傑的變化。但是縵傑因爲忙自己的事，心緒也很亂，廣播的工作，無形地了耽誤幾次，錢起銘却不由的暗暗的奇怪起來。錢起銘以爲縵傑和小陳在鬧別扭，可是見到陳文元，陳文元却很興頭，不像有什麼不愉快的心事。錢起銘心想：「怪呵！未必這位小姐背着陳文元要什麼花頭？」他是一個惟恐天下不亂的人，便討好地向陳文元進話道：「小陳，章小近來工作情緒很低，你們是不是又在鬧氣了？」

陳文元一聽，不禁十分詫異，便道：

「沒有呀！怎麼？」

錢起銘便將縵傑曠職的事告訴陳文元。陳文元也覺得有點奇怪，才想起這些日子縵傑常常外出，她在忙什麼呢？在陳文元方面更有理由去調查一下了。

陳文元特爲抽半天空，回寓想和縵傑談談，回寓，縵傑正好剛由外面回來，正躺在沙發上抽煙休息。文元究竟是一個很世故的男子，便婉轉地道：

「萍，我這向老忙，難得今天有空，你願意我陪你出去玩麼？」

「我累得很，就在家裏坐坐不好麼？」

「你近來是不是有點不舒服？萍！」

「沒有呀！」

「聽說你好久沒有去廣播了。」

「唔。」

「聽說你請了病假。」

「誰告訴你的？」

「老錢。」

「這人沒好話。」

「人家是關心你。」

「謝謝吧！再說，這工作我真膩了。我還想請長假呢。」

兩人沉默了一下。陳文元忽然用很體貼的口吻道：

「休息是應該的，你也太辛苦了。你自己知道吧，看起來你都瘦多了。等到明年春天，我陪你旅行去？你知道山本他們已經決定了請你上東京這個計劃了嗎？」

「接我上東京？」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

「哦！我以為是說着玩的呢。」

「人家可一本正經在籌備着哩。對了，他們向我討一張你最近的照片，我一直忙的忘了告訴你，今天陪我去照一張好吧？」

「要照片幹什麼？」

「宣傳呀！」

「這樣說一切都是真的了？」

「當然。而且是飛機專送呢。」

「什麼時候？」

「預備十二月下旬，到東京正好過年。」

「啊呀，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

「可不是。你也該準備點服裝。同去的人上次告訴過你，就是那幾位有名的小姐，不過，我包你風頭比她們足……」

縵傑忽然從沙發上跳起來，不安地來回走着，想着。

「你算算，製點新裝要多少錢？」

「要多少錢？」

「隨便你，先去做再付賬也可以，先要錢，我也可以給你一張支票。」

「你能給我多少呢？」

「五千，怎麼樣？」



看見縵傑在想心事，便又道：

「一萬如何？我馬上開給你。」

縵傑不言語，低着頭看着陳文元開支票，心裏却在想着這支票該作怎樣一個用途。

望着縵傑把支票放進了手提包，陳文元心也跟着安定下來。他看準縵傑的弱點：愛新奇，愛幻想，有什麼機會比上一次東京去出出風頭更爲新奇的事呢？

揚言籌備東行，縵傑更忙碌起來。陳文元甚爲得意。雖然縵傑拒絕他陪着去製備服裝，其實，自己待辦的可也多，樂得不陪也好。並且索興代縵傑請了假。

向錢起銘說明了原因。縵傑從此變了一隻出籠的鳥，只等時機一到，便高飛遠去了。

可是，時機真是不可捉摸的東西。等待船期却愈等愈覺的時間過的慢。好容易到了十一月二十五號。縵傑告訴陳文元父親病了，得回愚園路去住兩天。拿了一隻

手提箱，從此離開了這隻華麗的囚籠。

又過了一天。

好容易盼到二十七號。忽然三井公司來了一封簡短的改期通知，說廣州船未到，行期須候船到後才能定。

縵傑驟在父親那裏，焦急地盼望通知。直到十二月八號的下午，一張號外將她一切理想和夢都打的料碎。「日本皇軍」在太平洋向英美宣戰了。上海的租界又嚴重緊張起來，縵傑在馬路上徬徨到徬晚才回家。一切同八、一三相彷彿，一家人惶亂地躲在客廳裏，縵傑臉色白的像大病以後的人，她的身體同精神可真也支持不了這麼一個意外的打擊了。

十二月九號清早，陳文元慌亂地來接縵傑回去。縵傑失眠了一夜，這時什麼思想都沒有了，但只有一個意念，拒絕回到華麗的囚籠裏去。

她的拒絕，連她的家人也看來是不近人情的。

在過度的失望與悲傷之下，她只覺得頭暈，想嘔吐。

一口接一口的鮮血，染紅了這朵飽經風雷摧殘的花一樣的生命，縵傑就此倒臥在床上。她誓死不同陳文元回去，也不進醫院。章鑄臣究竟愛自己的女兒，也請求陳文元讓女兒在家裏養息一個時候，等時局澄清一點之後再說。

「皇軍」順利地完成了登陸的使命。上海租界被日方接收時，局勢似乎安定下來。到一九四二年的春天，縵傑的病體忽然轉好了一點，自己雖然萬念俱灰，却無法禁止別人把自己當作商品似的種種打算。山本的計劃雖然因戰事擱置了一個時候，現在却正好配合着日方的軍事勝利，預備在四月八日以前實現原來計劃，四月初準備集合這些文藝界的名媛們先開一個盛大的歡送會，以示隆重。

陳文元興沖沖的把這消息帶給縵傑，並且討好地說：

「萍，這真是一個機會，這趟旅行對於你的身體再好也沒有了，而且，『他們』竟也不知道你生病這回事。你看我想得多週到，否則，失去了這樣一個機會就

太可惜了。」

縵傑只冷笑地說了句：

「是可惜嗎？」

陳文元忽然想起縵傑的行裝，不知道準備得怎樣了，便道：

「你做的新衣服呢？怎麼一件也沒見你穿過？」

「我懶得穿！」

「我看看，讓我來做參謀。你恐怕還要添什麼東西，要錢麼？我再拿給你。」

「不用了！」

陳文元見她懶懶的，以為是身體的關係，也不在意，從此他可認真忙起來，像籌備一個什麼典禮似的，四月一號那一天，陳文元送來一份精美的請帖，是山本具名。日期是四月三號下午。專機準五號起飛，八號就在東京接受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每一個被邀請赴約的女士，無不當做一件千載難逢的盛事，緊張地準備起來。

四月二號這一天，縵傑一早起了床，看了一身新製的春裝，陳文元來陪她出去散了下午。她推說得上醫生那裏去拿點藥，並且叫陳文元替她去拿一雙定做的皮鞋，兩人便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口分了手。

縵傑果然上一家私人醫院裏去，可並不是她常去診治的私人醫院。

從醫院出來，縵傑並回家，却暫回滄洲飯店，用黃銓如的名字開了一間房，吩咐茶房晚飯以前不要來喊她，她剛剛旅行了回來，十分疲倦，需要休息。

茶房應命去了。縵傑坐了來寫了兩封信。打開皮包，拿出一粒黑色的丸子用開水吞服了，幾分鐘後她果然支持不住一股倦意，和衣倒在床上，安靜地睡了。

.....

.....

一七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上海新聞報有這麼一段新聞：

自殺者：

靜安寺路滄洲飯店，日前有一女子年約二十許，服飾華麗，前來闢室，當由茶役導入三百號房，在登記簿上自書黃銓如三字，即閉戶休息。詎至晚間，茶役見此室一日無聲響，乃入內探視，發覺該女子服毒自殺，當即送寶隆醫院救治，聞該女子有遺書二封，由捕房提去。

又訊：

「自殺女子黃銓如，即歌唱明星章萍，原名章縵傑，其遺書有二，一致其內地友人黃君，一致其父。原因關係厭世，幸施救及時，現在調養中，生命可以無虞。惟據醫生云因藥性過猛，今後恐將永遠失掉嗓音。愛慕章女士歌唱者莫不爲之惋惜云云。」

約摸十四個月以後，在重慶的黃吉明才輾轉得到上海友人寄來這份新聞報的剪報，他盼望讀到縵傑本人的信，這盼望却成了一個幻想，永遠不能實現的幻想了。

上海友人並且在信裏提到：

「她雖然活着，可活着比死還要痛苦，她失掉了聲音，也失掉了行動的自由；我們憐惜她，我們無力救她，讓她離開這環境，離開病，離開痛苦，我們真想用最有效的辦法，幫助她完成她的志願，讓她痛快地死，她雖死，她那純潔的心却會永遠地活在人間，活在我們的心裏……」

可是怎樣一個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呢？吉明想着，想着，一切往事湧現了出來。從認識的那一天起……